

風蕉



(期二八一第)

號月二十

目錄

□ 論 文 □

馬來新舊文學的分野……………洛深澤（十六）
論王夫人……………依藤（二八）

□ 廣播劇 □

來自荷花港的人……………王欽明（七五）

□ 小說 □

耐不住寂寞……………張寒（三一）
愛情、愛情、愛情……………喀羞莎（二二）
解不開的死結……………徐秉鉞（三四）
土地……………梁園（六九）

□ 散文 □

十二月……………周鼎（三一）
青苔……………吳青亭（六十一）
歐遊印象記……………瑪戈（六一）
看山……………憂草（七三）
蕉風日記……………黃崖（九九）

□ 傳記文學 □

三角戀愛小說商張資平……………溫梓川（十八）

□ 詩 □

恆舞向你……………淡瑩（三三）

角二金美

元一幣港
角三元一金美
角五元二金美

角五幣馬
元三幣馬
角七元五幣馬

：（冊每）售零
：（冊六）年半
：（冊二十）年全

定價：

5.12.67



游 祿
YEW LOKE HO
87, Taman Jaya,
14000 Bk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MALAYSIA

蕉風月刊

第一八二期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

出版者：

蕉風出版社

電話：五一九六九

The Chao Foon Press,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承印者：

馬來亞印務公司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總代理：

友聯書局有限公司

No. 469,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Chao Foon Monthly

December, 1967.
KDN 2552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晒網

孤獨花

□ 徵 文 □

盼 詠 長時的涼意

谷 鈴 (六六)
曹逢甫 (七四)
曠中玉 (九八)

陳小雲 (五六)

余君明

費郵寄平之戶訂期長
• 內之費新在括包
郵按，寄郵空航須如
• 費收實郵購買局



讀者

作者

編者

本刊自一七四期改版以來，已半年有多，從各方面的反應看來，國外的讀者比國內的讀者更熱心支持本刊馬來西亞化；以前，澳洲和美國只有幾間大學的圖書館訂閱本刊，現在已增至十餘間，學者私人訂閱的數量也較前增加一倍；然而在本邦，本刊的銷數却仍保持改版前的水平，並無顯著的波動。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黃崖先生在本期的「蕉風日記」中提到：「目前馬華文壇的最大危機，可說是『信心』的問題。作者沒有『信心』，讀者沒有『信心』，……」假如答案真是如此的話，相信我們是可以予以克服的。

這一期，我們刊登了四個創作小說。張寒先生的「耐不住寂寞」保持一貫的水準，作者具有相當的中華文學基礎，用字遣詞都很費心思，創作態度十分嚴謹。「愛情，愛情，愛情」的作者喀羞莎小姐，對本刊讀者來說，是陌生的，喀小姐的作品給我們帶來一股新鮮的氣息，相信讀者們會喜愛它的。梁園先生的「土地」，取材現實，這類題材若落在某些別有用心作者的「手中，不知將變成什麼面目，幸好梁先生是個文藝工作者，他是運用藝術手段來處理這個短篇，使它具有藝術性，同時也能發人深省。

黃潤岳先生最近患病，身體尚未恢復健康，來信申請「免役」一月，他的「龍引十四年」要在下期才能續刊，這是讀者的一個損失。原擬在本期的「世界現代文學譯介」專欄刊出的戰後西德文壇巨人 Willi Heinrich 的名作「恥痕」，因篇幅關係，延下期發表。

自上期起，廣播劇的刊登佔去很多篇幅，但我們仍樂於發表這些參加大馬電台比賽得獎的廣播劇，原因是一，這些是馬華文藝作者的作品；二，廣播劇創作是值得提倡的。除了「來自荷花港的人」外，仍有三個廣播劇將陸續在本刊發表。

根據很多讀者的反應，希望本刊能刊登一些輕鬆幽默的雜文，這個意見十分可貴，盼雜文作者多多惠稿。

下期將在本刊登的作品有：史立恆先生的「生財之道」（小說）、陌上桑先生的「告別」（詩）、陽影小姐的「店員側記」等。

月二十

■ ■ 鼎 周

赤道，十二月。長長的半島浴在燦爛的陽光中，沒有寒風，也沒有冰雪。松樹在海濱與印度洋的季候風嬉戲，高竹在金馬崙懶散地舒展臃腫的軀體，梅花耐不住寂寞早已回返了故里。

湄南河的悲哀沒有把這塊常青的土地染成灰色，飲椰花酒的仍在飲椰花酒，跳弄影舞的仍在跳弄影舞，買千字票的仍在做中獎的美夢，割膠姑娘仍在田野唱着令人心跳的山歌。

一切那麼平靜，那麼美好；這是塊歡樂的土地。

聖誕鐘聲只是一種點綴，沒有人盼望救世主！

草原的羊群有牧者，海上的魚來了有人下網，石頭上沒有可讓飛鳥啄食的種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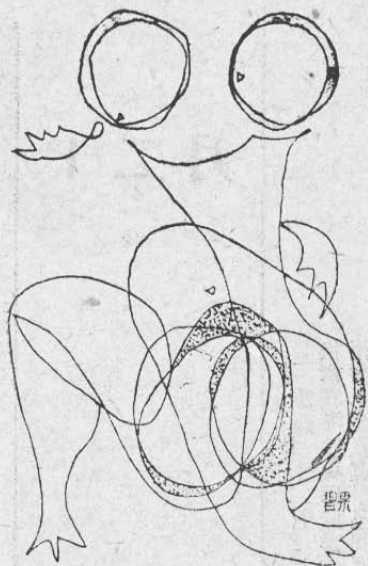
我們不要奇蹟，我們寧願觀看馬戲班表演，而不想看水變酒或人在海上行走。

土地給了我們錫米、鐵沙、金子。樹膠給了我們乳液。我們能不滿足嗎？我們的生命在流動，但我們聽不見時間的脚步聲。生活在赤道，十二月在我們只是一個符號，沒有特別的懸哀，也沒有特別的快樂，誰也不會去想：十二月是一年的終結。



耐不住寂寞

■ ■ 張寒



音。
「看照片，新娘就很瘦，像衣架。」二叔公的聲

音。
「誰說新娘？是老娘囉！」二叔姆的聲音。

音。
「甚麼老娘？」表弟的聲音。

音。
「翻頭嫁，丈夫不久前才死了。」又是二叔姆的

聲音。

音。
「止飛也是，有學問，人又好看，爲甚麼不討個

女孩家來？」二姨的聲音。

音。
「他母親的舌頭也勸硬了，他就是不聽，這一來

，洞房花燭夜，痰盂上蓋的紅紙，叫小孩打穿，也沒

意思了。」舅母的聲音。

音。
「哼，早都穿了！據說還流產過一次。」姑媽的

聲音。

音。
「我看表哥是書讀太多，腦筋壞了幾根。」表妹

的聲音。

音。
「可是，人很醒嘛！」姨媽的聲音。

音。
「醒甚麼？那女的準是狐狸精投胎。」姑婆的聲

音。

音。
「你們啊，在這掛紅布的好日子，說話也該討個

吉利，噤噤呱呱，給止飛聽見，不是在他臉上抹屎嗎

？」大伯的聲音。

謝謝大伯！我早聽見這些在我臉上抹屎的聲音了。我對着鏡子把頭梳好，穿上大衣，把裝着半粒紅豆的小盒放進內袋，從房裏走向客廳。他們都像看電影般，全把視線投到我這銀幕來。

「原來你在房裏？」幾張嘴一齊動，我分不清是誰的聲音。

「有甚麼不對嗎？」我望着他們。

「沒有，沒有。」舅母把頭搖得像上足鍊的洋娃娃。

「你該去接新娘了。」二叔姆的聲音比講翻頭嫁時小多了。

「該去，早都該去了！舅父，走吧！」我說。

「現在嗎？」

「當然！」我隨着舅父離開家門，難道要我留下來聽他們的評判報告？

我們上了車，舅父熟練的操縱着駕駛盤，向着疏影的住宅駛去。

雲朵由機肚慢慢浮上機頂。空中小姐透過麥克風，用軟風般的聲音叮嚀旅客繫上安全帶。我抖落四小時中累積起來的疲倦，用冰冷的香水紙巾洗臉。從窗口望下去，青綠的馬來西亞像大塊的青苔，在我腳下伸展。十五分鐘後，吉隆坡國際飛機場左右傾斜的出現在眼中，我捏着袋裏裝紅豆的小盒，記得四年前送客的陽台上，會滴着疏影的眼淚——

「別哭了，疏影，你的手帕可以擱出水來了。」要不是太多人，我準會把疏影擁進懷裏，讓她哭給我聽的心願。

「止飛，你會忘記我嗎？」

「別儘說傻話，我從來不輕易付出感情，付出後就不收回。」我真願收集這些比珍珠還有價的眼淚，把它帶到千里外，不管風雨晦明，讓它在枕邊告訴我相思。

「可是，四年的時間好長。」

「可是，我會讓妳活在我的心中。是爲了學問，我才離開妳，但是，爲了愛情，我會回來，我一定會回來。我不會忘記我們共同製造的幸福，更不會忘記妳在我耳畔說過像牧師唸聖經一樣真誠的『我愛你』三個字。」

「你要寫信給我啊，止飛！」

「我會寫長長的信給妳。」我會讓信代替我安慰妳，我會告訴妳我的生活，我的懷念，我更會告訴妳，我是如何的唸着妳的名字過日子。

麥克風傳來催促旅客上機的聲音。

「這給你。」疏影說。

我打開小盒，是半粒紅豆。

「我要的是完整，我要給你的也是完整，」疏影說：「止飛，我珍藏半粒，你珍藏半粒，當我們相見時，便是完整了。」

「四年後，妳要在這裏接我。疏影，我給妳的將是完整。」

「不騙我？」
「不騙你！」

疏影，我沒有騙妳，在一千多個日子中，我是數着分針和秒針過日子。而妳，却騙我，通訊了兩年，妳突然告訴我，妳要結婚。這是可能嗎？是事實嗎？坐在校園的石凳上，整整六個小時，我就想這問題。遠處的雞嘎啾啾的啼着，不知那家的狗「完了完了」的吠着；夜露沾濕我的頭髮，冰涼着我的心。新月像生黃疸病，慘黃的掛着。晨風發起神經病，東南西北的吹來。我縮着脖子，問風：這是可能嗎？是事實嗎？重看妳的信，簡單的幾行，是妳的筆跡，像一加一，是二，還有不可能嗎？我跑到海邊，想跳海，勇氣不夠。想吃農藥，怕焦了腸胃還不死。想吞安眠藥，又怕被人發現，要用膠布蒙着雙眼，把液體通過膠管由鼻孔灌入肚裏。活下去罷！當疏影把感情當着泥沙賤賣，你就別老閉着眼睛說是稀世寶石。睜開眼睛，像水牛在泥巴田裏，隨便追逐。你站在另一個角度去看，雌水牛都一樣，爲甚麼沒有疏影就活不下去？就是這念頭救了我，雖然我不會去追逐另一隻雌水牛，却因此消了自殺的念頭。

飛機滑落在跑道上，慢慢駛向停機場。

綠色的馬來西亞啊，我回來了！

時，我看見一個穿窄裙，戴墨黑眼鏡的女人，她就像

疏影。我仔細的看，她是疏影！

「止飛，不認識我？」疏影問我。

妳變成泥漿我也認識。離別前的晚上，在玻璃廳前的草坪上，靜靜的讓我擁在懷裏，還說：「止飛，讓我送一樣最有價值又不必花錢的紀念品給你。」我以爲要送我的是潔白的沙粒或者貝殼一類的東西，沒想到是要我吻妳。「我不是浪漫的女人，」妳說：「從來沒有人像你這樣把我抱在懷裏，更沒有人像你這樣吻過我。女人很重視第一個吻，像重視她的貞潔一樣。止飛，你知道嗎？」

「我知道……我是說我認識妳，當然認識妳，妳來接誰？」

「我知道今天有一班專載學生的包機從台北飛到，我猜你或許在裏面，所以，我來碰碰運氣，我是來接你。」

「是來接我？」

「是的，你不高興？」

「我高興，」我說：「我當然高興。」

「止飛，你瘦了，是嗎？」

體重由一百四十磅減到一百零八磅，當然瘦，妳會說：不吃肥豬肉的人肥不起來。可是我捏着鼻子也吃不下。每次郊遊，妳總帶一包八寶飯，硬要我吃。三個月後，體重增加五磅。妳在我面前扮鬼臉，說我比豬還笨，吃一肚子肥豬肉還不知道。甚麼時候吃呢？原來妳將肥肉切成小方塊，混在叉燒和沙葛中炒成八寶飯。

「是瘦了，好久沒吃肥肉。」我說。

妳沒說話。其實，妳該有好多話說，妳却悶着不出聲。這時，妳望着噴射機載着旅客飛向遠方。

「還記得嗎？」我指着鑽入雲端的飛機：「就是這種怪物，會把人與人間的距離拉長，會把愛噴射得一乾二淨。」

妳的眼淚滴落在胸前，一襲紅衣，在我眼前閃動着。

我想起白髮的教授會顫抖着聲音朗誦莎士比亞的名句。我只記得兩句。我突然背誦出來：「當我遇到你的時候，你是已故撒撒吃刺的殘羹冷炙。」

「別對我太殘酷，」妳眨落兩顆淚珠：「我是殘羹冷炙，可是，我沒有遇到撒撒。我是痛苦的。不然，我不會來接你。」

一架噴射機聒噪着降落，幾乎吞沒妳的聲音。

長窗外，渾圓的夕陽慢慢沉落在山後。我們沐浴在墨黑裏，好久沒有說一句話。該說什麼？錯誤像模子般鑄成了。妳是人家的太太，我是被妳遺棄的人。我們又在這兒相聚，明知是對道德挑戰，竟然在這大浪翻滾中游泳。想想吧，是怎樣有了開始？那是在波德申，西邊水平綫上還鑲着紅敦敦的夕陽，晚霞用顏色變魔術。潮漲了，千萬隻尖嘴魚撥動尾巴，享受悠閒。我用枯枝在沙灘寫詩句，也在享受悠閒。潮水總是唏哩嘩啦的替我抹去。我沒有灰心，沒有失望，我

做的本不希望完成。妳什麼時候站在我背後，我不知道，到現在還不知道，因為我沒有追問。何必呢？明知事情已經開始了，發生了，又有什麼好追問？我最喜歡把詩句寫在沙灘上，我是這樣告訴妳。「未至終焉心飄渺，萬事都從……」妳在潮水合唱聲中，彷彿用女高音獨唱我寫的詩句。「還有呢？」妳問。「萬事都從缺憾好。」我說。「只兩句？」妳問。我點頭。在這時間，在這地點，再寫詩便是呆頭鵝。我把枯枝拋進海中。我們談落日，談潮汐，談望海潮怎樣守望海潮，談釣魚鳥怎樣垂釣海魚，而忘記了日落，忘記了歸去……

「止飛，你在想東西，是嗎？」

「想現在的故事怎樣寫下第一章。」

「把燈扭亮罷！」

我扭亮燈，心頭仍舊有一團黑。

「疏影，為什麼要到機場接我？」

「我不知道。」

「為什麼又摸來這兒？」

「我不知道。」

「妳製造了痛苦，難道還要讓痛苦延長？」

「請不要問我無法回答的問題！止飛，為什麼不問該問的問題？」

「什麼問題？」

「我為什麼要嫁他？」

「是的，我知道，妳為什麼要嫁他，嫁給——他

叫什麼名字？」

「品林，姓毛。」

「爲什麼要嫁給毛品林？」

「因爲我寂寞，止飛，因爲我寂寞，我眞的寂寞！還記得嗎？和你在一起，我太幸福，也因此，你走後我才會寂寞，非常的寂寞啊！你說過的話，你任何細微的動作，在你走後，都在我的記憶中翻滾。我受不了，我眞正受不了。人家說，老虎沒有吃過人肉，從來不吃人，當牠知道肉味後，牠就無法不吃人了。止飛，我不是女神，不要把我設想得太崇高。我無法殺死所有的慾望，更無法拒絕誘惑，我一直強迫自己等待你回來，我辦不到，我眞正辦不到啊！」

我呢？我問自己。到了春天有杜鵑開滿山坡的地方，也有女人像杜鵑一樣美。我終於守住我的完整。現在，我才知道，如果當時我墮落，此刻就不會痛苦。我痛苦，因爲我從不會墮落。

「說下去！」我幾乎帶着命令的語調。

「我抱着消除寂寞的心情參加舞會。我和主人跳舞，那時扭腰舞正風行，跳得很痛快，扭得很徹底，渾身却像洗過熱水澡，舒舒爽爽，悶氣全蒸發了。我不知道早已有一個人躲在角落看我，用那雙上帝也是魔鬼的眼睛看我。他是一條獵狗，純種的獵狗。兔子沒有不想逃避，能麼？」和誰來？」他問。「和我來。」我回答。我想走開，我怕他撲上來。「我也是和我來，」他走上一個，繼續說：「剛才和男人跳舞時，妳好野！」我說：「我野干你什麼事？」我想他一定會討個沒趣走開。他沒有，竟笑着說：「有

關係的，因爲——他壓低聲音：「我喜歡野。」我的腳有點軟，他又說：「我最喜歡像妳這樣野！」我寫信時沒告訴你，這是我的弱點，人性中無法根除的弱點。我明知在你我的關係中，這種事情不容許發生，我卻讓它發生。發生了，我又把它掩飾。止飛，有誰願意把自己犯的罪告訴人家？」

「是的，沒有人願意。剛才我還騙母親，說妳是我的女朋友，我也是掩飾着事實。如果母親知道妳是人家的太太，她會哭着甚至跪着哀求我離開妳。她會認爲這種交往比貓糞還臭，她會要我像貓兒一樣，用沙土蓋住。」

「如果你不喜歡我，我願意離開。」

喜歡，就是喜歡。想當年，我的朋友見了妳，那一個不笑得彎腰按肚，問我喜歡妳什麼？花生眼，細眯眯的，永遠像半睡眠。鼻樑凹凹的貼在滿是雀斑的臉上，像被刀削去一塊肉。那張嘴，據相書說可以吃光丈夫的百萬家產。眉毛稀疏，眉端彷彿缺少水份的韭菜葉，低垂到眼角。四尺十寸半高，夜裏不動的站着，像用繩墨鋸成的長板。沒有使聖人也變成色鬼的卅六吋胸圍，頂多可以湊足廿八吋，難怪我的朋友說：她不該叫疏影，該叫太平洋上行船——風平浪靜。妳說過，妳不必束肚，妳像抽鴉片煙的男人，沒有肚子可束。妳也不必繫腰，那腰瘦得只有廿六寸。我喜歡妳什麼？就是喜歡妳的眞實。妳不上美容院，不塗口紅，不穿高跟鞋，不戴假睫毛，也不用專門製造來欺騙男人的又挺又尖的乳罩。妳就是疏影，妳就是眞實

，和妳走在一起，我是和真人走在一起。我也知道這愛跳舞，尤其愛跳動作粗野的舞，有時妳還會跳得像野牛發怒一樣野。我從不反對。妳一向把跳舞當着運動，妳可以儘情的運動，不必就心高跟鞋斷跟，不必就心假睫毛掉進眼裏，也不必就心左邊的義乳會比右邊低了二寸。可是，我從沒想到妳會遇到他，更沒想到妳會對我不忠實。

「爲什麼？疏影，妳還沒告訴我，爲什麼要嫁他？」

「我……」
「說下去，我會把它當作小說來聽。」

那天，天下雨。跳完舞，我和毛品林去宵夜。他硬灌我喝酒，說是可以驅寒。我喝了，像喝開水般喝了一大杯。酒精在身體中作怪，我的頭發熱，耳根也發熱，眼睛像一夜沒睡眠，更熱。他笑我是小孩，不會喝酒。我又咕嘟咕嘟的灌進一杯。脖子像沒有骨頭，支撐不住重甸甸的頭部。我好像伏在桌上，他扶起我，冒雨鑽進車裏，還好像送我回家……我醒來時，他睡在我身邊，像肥豬般打着鼾。我一望牆壁，十二吋粗面玻璃鑲着的紅字跳進眼裏：住客須知。天啊！這是旅店。我酒意全消。我由牀上跳下來。這時，我發覺下身光條條。我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我已經由少女變成少婦了。我在牀頭找到裙子，穿好後，坐在牀上嗚嗚的哭。他被我的哭聲吵醒，坐到我身邊

來。

「你……你……」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只
有哭。

「我愛妳！」他咬着我的耳根。

「可是，你……你不該趁我喝醉酒時把我弄來旅店，尤其不該用這種手段佔有我。」當時如果有一把刀，我會像殺雞一樣把他的頸割斷。

「我愛妳，疏影！妳該相信我說這話的眞誠。」
他的臉磨着我的臉。

「少來這一套！」我站起來，外邊的雨已停：「你這種表現愛的方法只有使人輕視你。你是世界上最下賤的人！你比野狗還不如，野狗要性交，雄的還會先徵求雌的同意。」

他低下頭。等他把頭抬起來時，他哭了：「疏影，原諒我！剛才宵夜時，妳醉醺醺的伏在桌上，我想從妳的手提袋找條手帕揩去妳嘴角溢出來的酒，卻發現一封外地寄來的信，我偷偷的打開來看，才知道妳愛着一個叫止飛的人。我害怕，我害怕會失去妳。我從信中也知道止飛對妳的愛。所以，我……我……突然有了佔有妳的邪念。」

「你以爲這樣做能得到我的愛？」我問他。

「我並不以爲。我只以爲這是最快找到答案的辦法。」

「止飛，」疏影望着我：「我要說的都說了，這

是全部事實。」

「他那樣卑鄙，妳還嫁他？」我把香煙踩熄。

「沒有辦法，二個月後，我發覺懷孕了，在這二個月當中，他不斷的找我，求我原諒他，我一直沒有理睬。可是，肚裏有了他的孩子，我知道這一生註定了跟他。」

「孩子呢？」

「流產了。」

雨，在窗外淅瀝淅瀝的下着。

「妳來，他知道嗎？」我重燃上一支煙。

「我告訴他，我要找你，他咬着嘴唇，臉色很難

看。

「他愛妳？」

「愛我！他說他真的愛我。」

「妳呢？」

「他對我是一片真誠，如果這世界上沒有你……

止飛，你的香煙灰掉在地上了。」

「妳胖了，」我站到窗前，望着雨下在地上：「

聽說結婚後會胖，是嗎？」

「你這房子佈置得很美。」

「我寧願妳瘦。」我說。

「這盆栽，我還以為是真的。」

「是日本貨。我喜歡妳像從前一樣瘦。」

「你的衣角上有一隻飛蛾。」

「下雨天，蛾就飛進屋裏。第一次見妳，妳瘦得

像枯枝，蠻有詩意的。」

雨，毫無詩意的在窗外滴答着。

釵頭鳳 并序

日來心緒不寧，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只爲年來羈旅，萍飄蓬飛，所誤者實多。昔江郎所謂黯然銷魂者，惟別而已，信然。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伊悄然來訪，幾度潸然淚下；十六日及廿三日復來訪，泣余懷中，余非木石，孰能無情？伊仍愛我，無奈羅敷有夫。輒語往事，未嘗不感慨系之。人生如夢，是耶？非耶？人面桃花，空有無可奈何之嘆；舊恨新愁，無復喁喁細語之情。漫吟杜牧詩：「自恨尋芳到已遲」，久久不能釋懷。爰填此詞，以記伊來訪之事，兼寄感慨于萬一也。

相離久，佳人瘦，幾番凝望衾寒後。千金諾，錦書薄，酸風盈袖，小樓蕭索。惡！惡！惡！郎如舊，夢空守，四年別恨三年候。梅花落，尋常閣，淚痕猶在，舊情難卻。錯！錯！錯！吸完六支煙，我把這闋詞的最後一個「錯」字填好時，門必剝必剝的响起來。

是疏影！

「我來了，想不到罷？」她笑，像和戀人相會一樣的笑。

「想不到！」我說：「很高興妳來。」
她在我面前坐下來，交叉着腳。「你在寫什麼？」

應徵信？」

「已經有一間學校請我去代課，我可以填飽肚子了……妳額上還有汗，來，我替妳抹掉……這是填心靈空虛的玩意兒，是填給妳的。」我把原稿紙交給疏影。

「淚痕猶在，舊情難卻……」疏影唸到這裏，重複了一次，眼淚隨着流下來。

（似乎噴射機的聲音在耳畔聒噪着。我記得，當疏影的眼淚第一次滴在機場送客的陽台上，我是帶着滿懷希望。現在呢？）

「淚痕猶在，舊情難卻。」我也跟着唸一次，覺得鼻子有點塞。

疏影把原稿紙在我面前揚着：「送給我，送給我做紀念。」

「把眼淚擦乾，妳哭，我心裏也難過。拿去，我本來是填給妳的。」

疏影把原稿紙摺好，放進手提袋。

「妳來，他知道嗎？」我問。

「我告訴他，我要找人。你這張椅子的顏色很美。」

「是人家送的。他沒問妳找誰？」

「沒有，看他的表情，他知道，一定知道。是女人送的？」

「對面的老太婆。還做八寶飯嗎？」

「止飛，不要談過去。談現在，好嗎？你現在身體也不差。」

「差多了，那天在機場，妳不是說我瘦嗎？大概還會再瘦下去。我喜歡過去，妳八寶飯中的愛，曾使我重五磅啊！」

「我還是愛你，止飛。」

「妳這話對幾個人說過？」

「只對那個第一次吻我的人說過。」

「只對那個在玻璃廳草坪上吻妳的人說過，是嗎？」

「我想喝水，有水嗎？止飛。」

「要喝水？」

「要喝水！」

「開水還是汽水？」

「都可以。」

我渾身熱騰騰，視線由疏影的臉上移到她的嘴唇。那嘴唇，我會以為是屬於我一個人的。我會吻過，在那一剎那，曾使心靈溝通，也會使大地變得更加和諧，更使得似水涼夜格外溫暖。

我又吻了疏影。在我這房裏，我像喝了過量的酒，腦神經不受指揮，我吻了毫不反抗的疏影——毛品林的太太。

「我，我沒想到會這樣。我……我很抱歉。」我不敢正眼看疏影：「我這兒什麼水都沒有，媽上街了。」

「不要緊，我的口不渴了。止飛，這屋子裏好熱呀。」

「熱？不會嘛！哦哦！是的，有時，不，現在，

現在是有點熱，是好熱！」

「你看我的無名指，早上切菜時切傷了。」

「這麼不小心？」

「老想着你，小心也沒用了。」

「痛嗎？」

「現在不痛了。」

「他替妳包紮？」

「我自己。」

「讓我看！噯，傷痕很長。」

「都是你害人。」

「妳的手沒有從前那樣滑，從前，妳的手——」

「止飛，我想哭，想大大聲哭！」

「止飛！」
「疏影，妳來遲了，是因爲下雨？」
「疏影拂去身上的雨水，在我對面坐下。冷氣茶室只有幾個人。」

「這裏倒很靜。」疏影說。

「是的，很靜。喝什麼？鮮橙汁？隨便？……伙

計，鮮橙汁一杯。」

「家裏卻太熱鬧。」

「妳的頭髮還有雨滴。怎樣熱鬧？」

「真難得有這樣幽靜的地方，燈光也很柔和。你來很久？」

「整小時。怎樣熱鬧？」

「他生氣！」

「他……」

「他問我，如果丈夫養姨太太，太太會有什麼反應？我悶着不出聲。他把一個心愛的花瓶摔在地上，磁片亂飛。他說如果他是女人，發現丈夫養姨太太，會毫不猶疑的把丈夫宰掉。說完，他望着我笑，笑得我渾身毛孔豎立起來。哦！太大杯了，給一半你。」

「够了！够了！我已經喝了一杯冰淇淋蘇打。味道不壞吧？」

「不壞。他說，如果能弄把獵槍，他要帶在身邊，然後找一個人當目標，像打野豬一樣，把他的頭打穿洞。」

「他敢？」

「敢！他最近變得很厲害，常喝酒，駕快車。有一天，他還說，草帽布帽大帽小帽都戴過，就等着戴綠帽，說完哈哈大笑。」

「還是讓我見見他。」

「不，你不能，他最近氣上頭，什麼鬼事都敢幹。噯！止飛，我也問過自己，最好是我回到他的身邊，可是，我辦不到啊！近來，我一天沒見你就像活不下去，晚上，也要吃他買的安眠藥才能入夢。我常常對自己說：把止飛忘記，只有忘記止飛，才有幸福，可是，我忘不了。我願意被全國人罵是賤婦，我也要見止飛。」

「我也是，如果我像溫莎公爵一樣有江山，我也願意用江山換一個妳。」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我……」

「噯……」

該怎麼辦呢？在白天！在夜裏，我都在想着這問題。毛品林始終不願意和疏影離婚，我也不能硬硬把疏影搶來，在名義上，他們是合法夫妻，我又是什麼東西？越想便越悶，也因此對毛品林的卑視一天深過一天。

一直到我收到了他給我的啓事，才徹底的改變了對他的態度，那啓事是：

讓妻啟事

止飛先生：我一向重視愛的力量，以爲一個人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婚後，我更把這深含哲理的兩句話當着座右銘，用我的全心，用我的身體，用我的行動以及所有的時間愛疏影——我的妻子。我堅信着疏影對我的感情會像我對她一樣深厚，更堅信除我以外她不會愛上任何人。我知道，在這一世，沒有了疏影，我無法活下去，既使活下去也不會有任何意義。可是，疏影並不瞭解我的用心，她最近的每一次行動都說明她根本不愛我，也從來沒有愛過我。她侮辱我，輕視我，說我受的教育不多，工作薪水不高，這使我連見你的勇氣也沒有，也因此更加怨恨你。有許多次，我想殺了你，然後到警察局自首；或者把你弄成殘廢，使你知道佔有別人的妻子應付出怎樣的代價，可是我同樣沒有勇氣。

「淚痕猶在，舊情難卻」，這是你填給疏影的詞，我在她的手提袋中找到，我再看看那序，知道你們不只流淚，疏影還倒在你的懷裏，也許你們還：：：十六日到廿三日正是我生病的一段日子，我忍受不了，我真正忍受不了。止飛先生，如果你的妻子在你生病時，倒在別人懷中，你忍受得了嗎？

當你收到我這啓事時，我的汽車大概已經載着我滾下吉怡公路傍的深坑，我希望一定死。這是唯一可以使人認爲是意外死的方法，我相信，除了你，絕對沒有人知道我是爲愛而犧牲。

我把疏影讓給你，希望你像我一樣的愛她。

讓妻人：毛品林

毛品林死了，報紙上還刊登他駕車落下深坑的照片，正如他自己所說，沒有任何人懷疑，包括疏影在內，都以爲他是意外死亡。而我是生平第一次，看見報紙上登載的車禍新聞而高興。

「死的好！死的好！」我一邊看報，一邊喊着。毛品林要是不死，疏影就無法和我結婚。當然，

今天我就不會成爲新郎了。

「舅父，駕快點！」我說。

「別心急，新娘遲早是你的，今晚洞房，她還逃得了？他媽的，印度人就是討厭，讓牛在馬路中央開蕩。我說止飛，你的大概已跳到新娘那兒吧？很緊張是不是？」

「這是頭一次遇到，當然有點緊張。往右邊轉，你還沒出訊號燈。你結婚時緊張嗎？」

「洞房才緊張。怎走？」

「直直去，快到了！」

「欸！那麼多人，在看新娘吧？」

「舅父，就是那間屋子，」我說完，突然精神起來：「我真有點怕！」

「又不是——」舅父轉口說：「是大喜日，鎮定點。」

車子在門口停下，許多人圍上來。我一鑽出車門，

守門告訴我：疏影進了醫院。

「什麼？你說什麼？」我緊張的問他。

「疏影說要自己化粧，其實，」守門說：「其實是關起門吃安眠藥自殺。」

「你說疏影自殺？」我幾乎站不住。

「是的。」

舅父載我到醫院時，已遲了一步，疏影死了。白

布罩着她的身體。她的母親，正在呼天搶地的哭着。

「疏影！疏影！」我抹掉眼淚，低聲的叫着：「爲什麼？爲什麼你要死？我們等了多久才等到今天啊！」

連一絲風也沒有，白布一動也不動的蓋着。

疏影的母親把一個白信封交給我。

我拆開一看，是疏影寫的：

「止飛先生：經過一夜的考慮，我選擇了死。

記得嗎？很多年前，我對你說過，我要給你的是

完整。我所說的完整，並不是指處女膜不破的完整，

而是指愛的完整。我早已經是人家的太太，這你知道

，所以我敢找你，愛你，就因爲你回來後，我發覺對

你的愛還是完整的。我才願意忍受別人的責罵而找尋

也才願意在品林死後，毅然答應和你結婚。

可是，昨天看了品林給你的信，（你是無意嗎？

你爲什麼要給我看？）我被那封信感動了。我發覺我

是罪人，如果我不答應和品林跳舞，以後所有的事情

却不會發生。品林的死，我是兇手。我像獵人佈下陷

阱，把可憐的品林陷住。他和我在旅店發生關係，只

是被困的野獸咬了獵人一口，怎能怪他？他愛我，他

爲我忍受一切的恥辱，終於爲我而死，而且臨死還呼

喊着愛我，爲什麼我一向沒有發覺他這片真情？

止飛先生，是我耐不住寂寞，才造成今天的悲劇

，才使品林因我而死。寫到這裏，我的「淚痕猶在」

，是對品林「舊情難卻」。現在，我發現，我愛他遠

超過愛你。我再也無法給你完整。我只有死，吃下品

林買給我醫治失眠的安眠藥而死，這是耐不住寂寞的

人唯一能走的路。

那次在海邊，你寫下了：『未至終焉心飄渺，萬

事却從缺憾好。』的詩句，現在，請你再唸一次，我

相信你會感到快樂的。

永遠是品林的太太 疏影遺字」

我把看完的信放進袋裏，無意中觸到裝着半粒紅

豆的盒子。

我揭開蓋着疏影屍體的白布，輕聲的對她說：「

我只有半粒紅豆，再也找不到完整了。」

疏影的臉孔慘白，卻寧靜得像一杯清水。

安息罷！疏影，妳的臉孔已經告訴我，如果妳能

重頭再愛起，妳一定耐得住寂寞。

馬來新舊文學分野

洛深譯



當我們開始研究古典馬來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們或會覺得我們是在研究一種無論是形式、內容及其寫作動機都大致相同的東西。然後，當我們詳細閱讀文西阿都拉的作品，便會發覺兩者有着不少差別，尤其是他所採取的寫作形式、內容以及對問題的看法，與一般古典作者都不同。如果被記錄出來，或者將新舊文學故意分開來給我們去讀，那麼我們很可能馬下便會發覺到前者是舊文學，而後者是新文學。通常我們是利用年代來衡量新舊文學，公元一八〇〇年以後的著作，我們便歸入新文學的範疇裏。不過，我們必須明瞭，時間的分界只不過方便我們明白馬來文學中有關形式與其他因素的不同。將時間劃分是辨別文學流派最輕易而乾脆的一種方式。

馬來新舊文學分野的最重要因素是有關社會的思想方式。而這些思想方式，是受四周環境，社會成員之感受的影響及與四周事物比較之下而產生的。舊社會是停滯的社會，靜止的社會，當其時並不需要任何的革新。並不是沒機會使這些革新產生，是社會成員認為他們的生活無需此類事物。大家所着重的，是對一定規條及傳統習例俯首服從。作者不必將自己的名字記在作品裏頭，因為這些作者是社會的共同產物，是社會公認的與常規無動的著作。不過，這並非是說古典文學便一無是處，原因是這些古典作品一樣有其作者的人生觀、感受及社會的習俗包含在作品裏面。舊文學對其社會對於生活及制度的觀念之描述是一致的，例如社會對宮庭階層的敬仰，便也在作者的筆下受到渲染。這類文學作品並不完全根據作者及社會的感受而照實寫作，而是出之於一般的幻想與觀念。古典馬來文學並不在「意識」的景況中產生。有「意識」的作品只有當深入及進一步的思想抬頭，各人覺悟到作者所寫的是文學作品及作者的私人寫照時才會萌芽。換言之，有意識的創作是與作者對所作的東西有所覺悟時同時出現的。

我認為一項使新文學產生的歷史事蹟，便是遠較進步的西方文化

與靜滯不前的東方文化（這兒是指馬來文化）的接觸。兩者交接之下，社會便產出要接受此種影響的反應。於是，大家有所醒覺，一心要以自己的文化與西方已有的及將有的文化相比較。可是，東西文化的接觸並不立即便引起社會人士的普遍覺悟，而是在緩慢地進行。首先對此情況有所覺悟，又能嘗試深入地使其社會亦覺悟過來的人，便是名符其實的思想先驅者。

上述兩種文化交接所引起的覺醒與反響，便產生了新的馬來文學。新的馬來文學與舊的馬來文學在幾項一定的因素上見出其異同。

與西方文化交接下，大家開始明瞭一名作者必須對其所寫的一切東西負責。作品裏面所寫的必然是他的經歷，感情與觀點。作者原抱着一定的目標而執筆。他必須對作品負起責任。於是，他大胆地署下自己的名字及權利在其作品中。

由於現代的作者根據個人的思想、情感與經驗而寫作，他所寫的便必定是現實的、具體的、入世的。他觸及人類間的問題，四周發生的事故及自己本身經歷過某種事情的結果。同時，這些事情是經過作者加工而表現出來的。

作者們對作品負責有了覺悟，創作出來的便是「意識文學」，即是文學形式必須具備獨創的風格，形式是獨特的，語句也是獨特的。現代文學作家不但對主題、現實性有所覺悟，同時還嘗試在寫作形式及技巧上儘量表現出獨創的風格來。

本刊徵文 歡迎參加

題目：
我最難忘的

字數：二千字以上，八千字以下。

投稿日期：即日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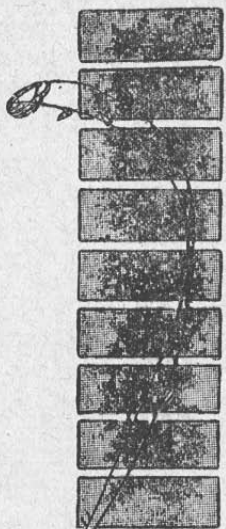
來稿請用稿紙繕寫，並請附下作者照片。

收件處：

The Chao Foon Press, P. O. Box No. 5, Petaling Jaya, Selangor.

三角戀愛小說商張資平

溫梓川



在二三十年代的創造社的三巨頭——郁達夫、郭沫若、張資平當中，我最喜愛的作家，便是郁達夫，他的散文、譯文、舊體詩詞，都有一手，往往令人讀了愛不忍釋。他的小說，我一向就不敢恭維，雖然他也寫過「過去」、「春風沉醉的晚上」那些膾炙人口的作品。他的著作，我搜購得也最齊全，他的譯作却沒有一篇不曾讀過，這當然是我個人的偏嗜。後來我和他認識之後，在私交上來說，也可以說是介乎師友之間。至于郭沫若，我雖然讀過他的「女神」、「瓶」，和「橄欖」，却引不起我的喜愛，甚至他後來在抗戰爆發時，從日本「拋婦別離」，回到中國所寫的那本「在轟炸中來去」，也使我覺得有點惡心；尤其是他對會頒通緝令緝捕他的最高當局的那種奴顏婢膝的諂媚，在字裡行間流露的醜態，更覺惡劣不堪。及到後來，大陸變色後，他又大事盡情詆毀過去的政府，簡直教人不相信是出自同一個人的手筆。他之所以能寫歌頌史太林為「爺爺」的詩篇，表現得那麼下流卑劣，以及最近寫詩狂捧江青的無聊，都是不足為怪的；因為郭沫若根本就是一個無行無恥的文人。至于張資平的作品，我也一樣不喜歡。當年我讀創造社諸子的作品時還是個中學生，正是喜歡談情說愛的戀愛小說的年紀，說來奇怪，我只讀過他的一篇短篇小說「梅嶺之春」和長篇小說「苔莉」。後來他出版的

「最後的幸福」，不知怎的，看了十幾頁，便再也看不下去了。他這個人後來給我的印象，覺得他非常庸俗，簡直庸俗得有一個商人，一個市儈。

有過一個時期，他到暨南來教書，原是代周傳儒先生的「地理」課，時間不長，只有一個多月。他一來上課，便自我介紹說他姓張，以後同學們都稱他張先生而不名。他生得矮矮胖胖，剪光頭，西裝穿得還整齊，只是不知怎的，總覺得他不像教授。他講書時，口沫橫飛，很是賣力。只是他的普通話，簡直是梅縣的客家話。外省籍同學自然不易聽得懂他說的什麼；但客籍同學一聽就知道他是道地的梅縣人。他的普通話原來就是用梅縣客家話讀出字音便算數了。譬如梅縣客家話說「我，你，他」為「厓，佢，佢」，他只消用梅縣客家話唸作「我，你，他」便是了，自然初聽起來不大中聽，但慢慢也就習慣成自然了。

他畢竟是學過地質學的，他繪地圖也很熟練；不過時常好像口沒遮攔，那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市井之言」的粗野俗話，也時常脫口而出。有一次，他說：「中國西北方氣候很乾燥，雨量又少，河道又少，只是在大同附近有一條水，也可以說是河澀（即河流），叫做武川河的，在地圖上看起來，有時還找不到，在軍用地圖上看來，倒像『令毛』那麼粗！」他這話自然引起十多個客籍同學的一陣哄笑，那些外省籍的同學當然不知道他的話有什麼可笑處，原來他所說的「令毛」就是客話，如用普通話說，就要說成「陰毛」了。

他在暨南代課時，我們始終不知道他到底是誰。後來聽那幾個梅縣同學說，才知道他就是最近在申報「自由談副刊」發表「時代與愛的歧路」被腰斬的小說作者張資平。

張資平是廣東梅縣人，早歲留學日本帝國大學，專攻地質學，一九二二年五月畢業返粵，先後在梅縣東山中學和廣益中學教書，他與郭達夫、郭沫若組織創造社，以處女作「沖積期的化石」一書出現中國文壇。一九二六年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學地質學系主任，二年後辭職赴滬，在大夏大學任文學系教授，講授「小說學」，被魯迅嘲笑為「最進步」的「無產階級作家」。他說他曾將張資平全集和「小說學」的精華提煉出來，那就是「一△云云。一九二八年秋創辦樂群書店，專出版以賤價收買的無名作家的作品，以及社會科學叢書之類的書籍，如周毓英化名鄭菊華的長篇小說「最後勝利」，馬寧的中篇小說「無辦法的戀愛」，以及孫俠夫，金石聲等青年作家的作品都是。周毓英原為創造社小夥計之一。樂群月刊創刊于十月一日，他和陳豹隱教授、盧泰堡、馮憲章、馬寧也最賣力。張資平在樂群月刊創刊號撰的宣言，就表示他要把小說的形式與內容澈底改換。「愛力圈外」、「愛之渦流」、「跳躍着的人們」、「長途」、「柘榴花」、「青春」等，便是轉變後的作品。但內容依然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感情的衝動，並沒有把握得革命文學的真意義，雖然他的這些作品所寫的背景都是革命時代，但也只是表現了他對政治的憤慨，在發牢騷，在為「普羅文學」張目，其實張資平並不會被

左翼作家看在眼裏，只是他還有多少剩餘價值，可供利用而已。

他出版的譯著不少，文藝論著計有「文藝新論」、「歐洲文藝史大綱」、「普羅文藝論」等，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學術論著則有「普通地質學」、「自然地理學」、「人文地理學」、「近世社會思想史綱」、「社會學綱要」、「海洋學業」等。作爲一個文藝作家的張資平，他曾翻譯過六七本日本小說，後來彙成一厚冊「張資平譯集」。他寫的短篇小說集，則有「沖積期化石」、「不平衡的偶力」、「雪的除夕」、「苔莉」、「最後的幸福」、「飛絮」、「愛之焦點」、「紅霧」、「糜爛」、「明珠與黑炭」、「脫了軌道的星球」、「北極圈的王國」、「梅嶺之春」、「素描種種」、「上帝的女兒們」、「天孫之女」等不下三四十種之多，後來還彙集了不少短篇小說，編了一部「張資平全集」。他那部長篇小說「天孫之女」，却頗惹起日本人的反感，甚至連上海北四川路日本人最多的虹口區一帶，他都不敢走動。其實他的小說，無異是張蕪生博士的性小說和鴛鴦蝴蝶派的合併，內容千篇一律，不是三角便是四角戀愛的描述，實在沒有甚麼意思。

一九三三年春，他有一個長篇連載「時代與愛的歧路」在上海申報的副刊「自由談」上發表，後來給主編的黎烈文半途停止了，以自己翻譯的法國小說「紅蘿葡鬚」代替了他的位置，有些好事的小報便因此轟傳爲「腰斬張資平」。於是在次日的時事新報上，張資平便借題發揮，登了一則方寸大字的標名啓事：

張資平啓事

五日申報自由談之「談文人無行」，後段大概是指我而說的。我是坐不改名，行不改姓的人，縱會有時用其他筆名，但所發表文字，均自負責，此須申明者一；白羽還另有其人，至「內山小坐記」亦不見是怎樣壞的作品，但非出我筆，我未便承認，此須申明者二；我所寫文章均出自自信，而發見關於政治上主張及國際情勢之研究有錯覺及亂視者，均不惜加以糾正。至於「造謠偽造信件及對於意見不同之人，任意加以詆毀」皆爲我生平所反對，此須申明者三；我不單無資本家的出版者爲我後援，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爲妾，以謀得一編輯以自豪，更進而行其一詎毀造謠假造信件」等卑劣行動。我連想發表些關於對政治對國際情勢之見解，都無從發表，故凡容納我的這類文章之刊物，我均願意投稿。但對於該刊物之其他文字則不能負責，此須申明者四。今後凡有利用資本家爲背景之刊物對我詆毀者，我只視作狗吠，不再答覆，特此申明。

接着，黎烈文也在次日的時事新報上登出相對的啓事：

烈文去歲遊歐歸來，客居滬上，因申報總經理史量才先生係世交長輩，故常往訪候，史先生以烈文未曾入過任何黨派，且留歐時專治文學，故令加入申報館編輯自由談。不料近兩月來，有三角戀愛小說商張資平，因烈文停登其長篇小說，懷恨入骨，常在各大小刊物，造謠誣衊，挑撥陷害，無所不至，烈文因其手段與目的過於卑劣，明眼人一見自知，不值一辯，故至今絕未置答，但張氏昨日又在青光欄上登一啓事，含沙射影，肆意誣毀，其中有「又無姊妹嫁作大商人爲妾」一語，不知何指。張氏啓事既係對「自由談」而發，而烈文現爲「自由談」編輯人，自不得不有所表白，以釋群疑，烈文只胞妹兩人，長應元未嫁早死，次友元現在長沙某校讀書，亦未嫁人，均未出過湖南一步。且據烈文所知，湘潭黎氏同族親姊妹中不論親疏遠近，既無一人嫁人爲妾，亦無一人得與「大商人」結婚，張某之言，或係一種由衷的遺憾（沒有姊妹嫁作大商人爲妾的遺憾），或另有所指，或係一種病的發作，有如瘋犬之狂吠，則非烈文所知耳。

此後還有幾個啓事，都無非是意氣的漫罵。結果還是張資平自己說，是另有所指，黎烈文自己多心吧了。但因此張資平以後也沒有創作發表了。

在抗戰發生前夕，張資平在真茹暨南大學附近，蓋了一座洋房，命名爲「望歲小農居」，已面團團成了一個富翁了。於是小報就又有新聞，說他之所以那麼多產，有些作品原是從日本第二三流的通俗作家的作品，改頭換面，竄改成爲自己的作品。又說他當年僱用了不少無名的青年作家，頒示綱領或重要情節，叫他們去寫成長篇小說，然後他加以修改潤色，用自己的名字出版。據說當年在樂群書店出版過好幾本中篇小說的金石聲，便是「愛力圈外」的原作者。金石聲原名謝偉榮，畢業廣州中山大學，戰後來星加坡教書，前二年在星加坡去世。此外那篇「時代與愛的歧路」的執筆者是孫俠夫，據說也是張資平提示綱領由他寫好，經他潤色而成的，因此當年有人說他是一個小說商，可見並不是空穴來風；但他是這種惡劣的「作風」的「始作俑者」，以致今日文壇上還受着這種罡風的影響。

太平洋戰事發生後，日軍進佔上海時，他落了水，成爲汪政權中的紅人，那時他還發表了「紅鱗屑」和「新紅A字」兩部小說。

大陸變色後，他一度被送去勞動改造，然後派到東北去作勘測地質的工作。如果他早年不去寫甚麼三角戀愛小說，規規矩矩去搞他的本行，相信他在學術上的成就，一定非常可觀的。

愛情！

愛情。

愛情？

這是一間溫馨的房間，他把它租來作補習課室，而她的貞操就埋葬在這裏。

「張，我如果有了孩子怎辦？」這一天她忽然如此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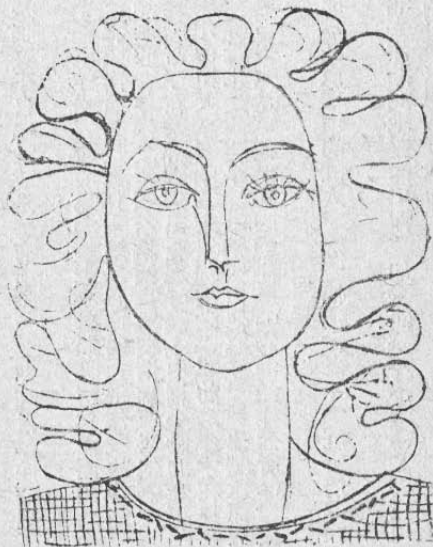
「聽其自然好了。」他想一想，說。

她心裏有一種空虛的感覺。她多麼希望他對她說：「別擔心，我是一個負責任的人，有了孩子就和你結婚。」

她悵然把頭依在他懷裏。他輕撫她，像撫摸一隻可愛的小動物；他端詳她，像欣賞一件精美的藝術品。忽然，他快樂地附在她耳邊說：「如果孩子能像你，一定非常好看。」

她不禁想起一個「烏鴉媽媽」的故事：她的雛鴉非常醜陋，但她却向同類誇耀她的孩子是世界上最美麗的。她覺得這個故事十分有意思。她幾乎想衝動地把心中所想的告訴他，但是她想了想，改而轉口說：

□□ 喀羞莎



「如果我們的孩子像你更好，將來有你的聰明，瀟灑和魄力。」

「慧苑，如果有一天你忽然不理睬我，我一定會很痛苦；如果你將別我而去，不管天涯海角，我也要追尋你，不惜赴湯蹈火。」他低聲說。

「別總說這些，」她嬌嗔地用手掩住他的嘴：「愛情不是天天掛在嘴上的，你對我的愛情怎樣，應該把它表現在行動上。」

「：：：」他親熱地吻她。

她更溫馴了，此刻的她只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纏綿的日子不覺過了三個半月，他們幾乎天天都有幾個鐘頭會聚在一起。父母問她為何總常常不在家，她答說是到同學家裏預備功課，由於她平日是個好孩子，行動向來中規中矩，父母再也不多問了。這一天，他從衣袋裏掏出幾粒藥丸交給她，說：「這是從一間很有名的西藥房買來的，吃下它，對身體不會有壞處的。」

「這是甚麼東西？」

「你不是說那東西不來了嗎？」他解釋說：「吃下它又會通順如常的了。」

「不，我不吃。」

他沒有再勸她，只是把她摟在懷裏。熱吻像雨點似的落在她臉上，頸上：：最後又回到嘴唇上。

「慧苑，吃下它，對你有好處的。」

她凄然將它放入口裏，他連忙爲她倒了一大杯溫開水，促她吞下去。

以後的幾天中，她心情很不好，空白似乎越來越多佔據在心中。她怔怔地想了一遍又一遍：爲甚麼他現在又不喜歡我有孩子呢？他是個神秘的人，直到現在我都不能進一層了解他。已經多次了我探問他家庭情況，他一直都避而不答，要不然會如此說：「我們對生活要隨遇而安，你不知道我多麼愛你，快別想那些擾亂情緒的事情。」

「我只想知道多少有關你家庭的事情而已，你不能告訴我一些嗎？如果你真是這麼愛我！」

他沉思一陣，說：他是長子，母親在他廿三歲時已去世，父親本是西馬一間樹桐承辦商的副理，六年前他到火車站觀察工友搬運樹桐時不幸被一棵滾下來的樹桐壓斷了左腿，如今殘廢在家，此外，家裏尚有三個弟妹在唸書，大的那個年底參加高級劍橋會考，二妹讀完今年將進護士學校作見習生，幼弟讀中二。因爲生活負擔重，他請教育部調來這兒執教，晚上再收補習學生。

「就是因爲這樣，你遲遲未結婚？」她同情地望着他。

他把頭低下來。

她靠近他，企圖想以她的愛和熱撫慰這顆孤獨的靈魂。

「慧苑，你看我會像一個結了婚的人嗎？」經過許久的沉思後，他如此問她。

她怔了一怔，不知怎的此時心裏有一種驚惶的感覺。她大力將口唇咬了一下，然後平靜地說：「我覺得你不像是個有家室的人，——但是，你爲甚麼要如此問我？」

「想看看你的反應，」他說，很快又把話題岔開了：「不談這些吧，你明年真的要出國嗎？」

「我自己還不能決定，」她若有所思地說：「出國只是父親的意思，母親捨不得我離開她，大哥說本地有大學，何必跑到老遠的地方去唸書，不過，如果我能領到外國的獎學金又例外。」

「如果你出國，我也跟你一起去。」

「可是你的家……」

「我的弟妹都大了，他們也應該有能力照顧自己和父親。」停了停，他又說：「六七年來這個家所加在我身上的負擔太重了，我不能一生爲了家把自己比作一隻牛，被家牽着鼻子耕地，我是人，一個很平常而有血有肉的人，我應該有自己的自由和享受點人生幸福的權利。」

「甚麼幸福權利？」

「與你永遠在一起。」

他緊緊摟着她，替他拭抹頸上雨串似的淚水。

「哭吧！慧苑，盡量哭……」他無限懊惱地說：

「除此之外，我也不知道怎樣安慰你了。」

她讓淚水自由奔流，滴在唇上，滴落衣襟間染濕他的手腕。她的心碎了，思想也快麻木了，要怎樣哭

呢？而今就算她喊破喉嚨，哭斷肝腸也挽回她的損失。

「慧苑，我實在太對不起你……」
他的話只有挑起她更多的創痛，她在此刻恨不能將他碎屍萬塊以洩心頭的憤怒。

「你……」她握緊拳頭，心在裏面陣陣絞痛，她用力咬住蒼白的下唇，微微的血絲透過牙齒顯現在唇旁。

「你自己想想這幾個月來究竟作了些甚麼事情？」
她沉痛地逼視着他。

「我不止想到，而且，更體會到你此刻的心境，」他把視線投向窗口：「事情來得太突然了，我沒料到她們馬上會來這裏。」

「可是你爲甚麼要欺騙我？」

「我太愛你了，我怕你知道我已有了妻子和兒女後會不理睬我，」他捉緊她雙手，說：「我和妻子的結合是莫名其妙的，當時自己就只知道應該要有一個妻子而已。我不知道有否愛過她，她離我理想太遠了，結婚幾年來，生活像一泓死水，沒有半分情趣，我每天上課下課，改學生作業簿，一天三份二的時間都留在外邊，別人羨慕我們的婚姻美滿，很少發生角的事情，誰曉得我們不吵架的原因爲彼此連談話的趣緻都沒有……」

「苑，在沒遇到你前，我根本不知道愛情是甚麼，一生便如此過去了……」他的聲調漸漸變得低沉。
「……」她按捺住自己的激動，試圖想聽清楚

他說甚麼。

「那天在補習班第一眼見到你，我就被你深深吸引了。那節課，我每講一段書就望你一眼，我看見你一直在靜心聽講，神態多麼酷似一隻溫馴的小鳥。後來我改你的作業簿，發現你的功課非常好，我奇怪你爲甚麼還要來補習，接着幾天我便向同學打聽你，知道你不但是學校幾年來的模範生，更是多少人垂慕的校花，不知得過師長們多少的祝福與稱讚，私心下我對你也有了深深敬意。」

「不久，我才知道你所以要求補習是因爲令尊明年要把你送出國，他怕你英文趕不上，囑你晚上到補習班加修幾科語文課程……你似乎比別的同學多發問，每次聽到你清脆的聲音，我便有一種說不出舒服的感覺。晚上我休息時，我想着你的身影，爲自己編造奇怪的夢，爲甚麼我竟會對你有這種感覺，連我自己都不能解釋。」

「……」

「這感覺越來越深，所以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必須設法接近你，不惜浪費教學的時間藉故去你家裏找你。我看到圍繞在你身邊的男孩子很多，他們個個都比我年輕又富有，我妒嫉他們的青春，我更怕你會被其中的一人追去……」

「別再追說這些無聊的故事了。」聽到這裏，她創傷的心已在滴血！

「護我說，苑！」他傾盡柔情地摟緊她：「在我年輕時，我也和其他的男孩子一樣，在心裏製造一個

夢裏人，可是在現實的生活中我一直沒有遇到她，後來父親斷了左腿，家裏沒有人照顧他，我只有糊里糊塗地找一個女人結婚，雖然如此，某種空白和不滿足却一直在蛀蝕着我的心靈。」

「所以你就用那種卑鄙的手段來奪取我的幸福來填補你的空白？」她狠狠地掙脫他的擁抱。

「是的，」他淒然說：「明知這樣做是魔鬼行爲，如果被學校或你父母知道後我會一輩子吃不着這碗教師飯……但是，苑，我一直都盼望今生有一個愛我又被我深愛的女子作爲生命旅程的伴侶，雖然我已使君有婦。」

「這是社會不能容忍的！」她哀傷的說：「現在事情已到了這種田地，你後悔和表白都無濟於事。你到底將如何處置這件事？」

「我要求你別把我們的事告訴你家人，同時，我更要求你以後別不理睬我。」

「好一個自私自利的魔鬼！」她沉痛地把這句咒語埋藏在心底，極力抑制住就要衝撞出來的憤恨，說：「我的身體，我的前途，我的幸福都給你摧毀了，擺在我面前的是一片漆黑。」

「不，你的前途不會黑暗的……」

「那你有甚麼打算，預備和妻子離婚？預備放棄這份高薪的工作與我同往外國？」

「現在我心亂得很，對於這些事我現在還摸不着頭緒，你看我應該怎麼辦好？」

「你叫我怎說？我和你妻子都同樣是女人，我同

情她，但是我也同情自己。」

「她今年二十五歲，可是青春已不復存，這是婚後幾年來不如意的生活造成的，如果我與她離婚，兩個孩子就會變成孤兒，再有，她滿身病疾，又讀書少，一旦與她離了婚，她不能自立生存，一定會向我討一大筆贍養費，我交不出。」

「所以今生裏你一方面做不如意婚姻的籠中鳥，另一方面又在善良者身上求滿足？」她冷嘲地說。

「我……」他哭了，淚水沿臉頰流下，他不去拭它，她的心開始漸漸軟化了。

「張，我了解你，更同情你，」她鎮定自己的情緒說：「婚姻這件事有時就像在冥冥中有個主宰在安排似的，聖經有一則故事說，有一天聖人囑一個徒弟到一座大花園採最大朵的花，他剛起步時，他就見到一朵很大的花，他馬上採了一朵，誰知行到中途時還有更大的，然而他已經沒份去採它了，結果抱着一顆遺憾的心和一朵不滿意的花回到聖人跟前，向他說明這一切。」

「……」他苦惱地望着她，她的話正說明了他內心的遺憾。

「你是我十八年生命裏的第一個戀人，我愛你深摯，我也盼望能永遠與你在一起，只是一山不能藏二虎，這種矛盾的事情既然你有勇氣做出來，你應該有胆量負起。」

這一天她和他便如此地聚在那間昔日溫馨而現時已成了痛苦深淵的房間消磨去整個白天和半個黑夜。

晚上風冷霧重，從窗外望向路口，一片白茫茫，雖有路燈在不遠處照射着，可是微弱的燈光却逐不散那一片迷朦，正像他和她的心情和前途。

「慧苑，我們一星期多沒見面了，」他這一天到她家裏看她第一句說：「你看來更美了。」

她努力睜着那雙深陷又失神的眼睛，內中包涵着多少的憔悴：「那天從你那裏回來後，我一直似病非病，怎會更美麗呢？」

「你家人知道我們的事嗎？」他避開她的眼光，也避過她的話題，有點驚惶。

「我這個樣子不知引起多少人注意與探問了。」她感傷說。

「那麼，你說……」他強作鎮定，可是按捺不住內心的惶然。

「爲着遵守諾言，每次有人驚訝地問起，我都裝作一副輕鬆的笑臉回答說沒有甚麼；母親還以爲我神思不定的樣子是因爲功課太多造成的，她還埋怨父親呢！」

「這就好了。」他透了一口氣。

「事情怎樣了？」她等他舒完氣後才問，她很想從他口中得知一些他妻兒來了的情形。

「……」他不敢接觸她那逼視的目光。

「張，張，」她高聲說：「你回答我的話呀！」

「我……」他哆嗦着：「你是個聰明又美麗的女孩子，你充滿朝氣與活力，我希望你原諒我，原諒我。」

……你能原諒我嗎？」

「原諒甚麼？」

他低下頭說：「這一星期來我想了又想，我擺脫不了這個家庭。不知誰告訴她，我和你很要好，她與我大吵大鬧，弄得整個學校都轟動起來，董事部要調查這件事。她是個潑辣的女人，申言如果我想吃教師飯和要兩個兒女，必得與你斷絕來往。」

「那你怎樣表示？」

「我只說跟你是師生關係，不可輕信他人謠言。」

「……」他繼續說：「苑，我很辜負你，如果我與她鬧翻，弟妹今年都畢不了業，現在我所能做的便是忍，忍，忍，忍！以你的外貌，出身與教養，等着娶你的人很多，你可以把我忘掉！」

「忘掉？」她的心彷彿被人猛刺一刀，自尊在冷滴血。這星期來本已够蒼白的臉，此刻更蒼白了。不知何時，有熱流在冰冷的嘴唇爬着，那是鹹而帶着辛醉味的！

「你以為忘記一個人是這麼容易嗎？」她啓動着慘白的嘴唇：「我不是你，你目前有太太兒女陪伴，苦悶時有太太安慰，憂鬱時，又有兒女解悶；你可以在半個鐘頭內忘掉一個人或一件重要的事，我不能。這幾個月你所加於我心靈上的是何其慘痛的，我忘不了，忘不了，深深背負到老死，到有生命的任何一天……」

「……」
「我是一個很重道德觀念的女孩子，除家人及同

性外，我不輕易與異性有密切的來往。你以師長的身份欺騙我，破毀我，過去的那段日子，你把我當作情婦？黑市太大？奸頭？戀人？學生？朋友？都是，都不是。如果我只是個仁義，道德，自尊，人格都淡薄的人，憑自己的色相當人情婦或黑市太太，每月可以從那人手上接過紅紅綠綠的鈔票，不必我父兄天天到辦公室給人當跑腿。反想你自己，這半年來你從我這方面得到的東西太多了……」

「我非常難過。」他緩緩說：「更慚愧沒能力對你負起責任。」

「既然負不起責任，爲甚麼又想一腳踏兩船？做愛情美夢？」她無限反感：「你是一個堂堂的師表抑或衣冠……」

「苑，你訴說的種種不是我都接納，」他說：「這些都是我們男性的苦悶造成的，你不會了解。」

「可是你有否理智與人格尊嚴？」

「當感情的洪水泛濫時，這兩者都變得很微弱，假如你當時能保持堅定，或許事情不至於這樣糟。」

「你的意思是說這件事我應該也負起一半責任？」

「她逼視着他。」

「……」他避開她的視線。
她再也說不出甚麼了，萬千的悲憤與控訴都化成

了淚，淚，淚！

論王夫人

■ ■ 依藤

一提起王夫人，使我想起昔年在家鄉的一位表嫂，她身材瘦小，瓜子型的臉，小嘴巴，細眼睛，面孔黃得像蠟，說起話總喜歡嘴一撇，但在旁人看來，却是一位富於心機女人，紅樓夢的王夫人，同我這位表嫂在外表上似乎出於同一型式。巧得很，我那位表嫂也是姓王。

小說人物，寫奸巨易，寫忠臣難，寫小人易，寫君子難。因為奸臣小人人人知道，忠臣君子則否。以美術言，畫鬼容易畫人難，也是同一道理。然而，大奸似忠的人物却更難寫了，非有高明的技巧不可。如金瓶梅裡的西門慶，三國演義的曹操——曹操其實不是奸人，不過讀者們都把他當作奸人罷了——，如果不仔細觀察，我們極難看出他們的廬山真面目。至於王夫人，她的個性更難捉摸了，何況曹雪芹一開頭，就把她說得很好，例如：

(一)劉老老道：「……他家的二小姐——即王夫人——，着實爽快會待人的，倒不拿大……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的了，又愛齋僧布施……」

(二)……王夫人固然是個寬仁慈厚的人，從來不會打個丫頭們一下。……

但曹雪芹的本意果然把王夫人當作一個「憐貧恤老」「寬仁慈厚」的人嗎？這是需要我們往深處去觀察的。綜觀榮寧國府，除男子外，以殺人出名的女子應提鳳姐；但鳳姐惡名聲早已遐邇皆聞，賈母的一聲「鳳辣子」已在她的臉上貼了金字招牌，故雖有時裝得像個仁人，且有小惠及人，究竟還容易看出來；不像王夫人，裝

面上曹雪芹對她是一點也沒有貶詞的，可是這也真是雪芹的聰明處。如果他老老實實把王夫人寫成一個壞女子，讓讀者一目了然，這倒反而便宜她了；因為雪芹所寫的，也正是社會上所常見的。王夫人這個人物典型很特別，然而她也是屬於社會的產物，決非雪芹杜撰。

可能她是所謂賢妻良母的一類。似乎「相夫教子」四字，成了她的座右銘。我們看她每一次和賈政見面，左一聲「老爺」，右一聲「老爺」，叫得多麼親熱？在八十回書中，我們從沒有發現王夫人曾經和賈政鬧過一次。每逢賈政發脾氣的時候，王夫人總是婉言相勸，儘量表現她是名門閨秀的風度。如第二十三回中所述的。

賈政便問道：「誰叫『襲人』？」王夫人道：「是個丫頭。」賈政道：「丫頭不拘叫個什麼罷了，是誰起這樣刁鑽名字？」王夫人見賈政不自在了，便替寶玉掩飾道：「是老太太起的。」賈政道：「老太太如何曉得這樣的話？一定是寶玉。」寶玉見瞞不過，只得起身回道：「因素日讀詩，曾記古人有句詩云：『花氣襲人知畫暖』，因這丫頭姓『花』，便隨意起的。」王夫人忙向寶玉說道：「你回去改了罷。——老爺也不用爲這小事生氣。」賈政道：「其實也無妨礙，不用改。只見寶玉不務正，專在這些濃詞豔詩上做工夫。」

說畢，斷喝了一聲：「作孽的畜生，還不出去！」王夫人也忙道：「去罷，去罷！怕老太太等吃飯呢。」這段文字，活勾出兩個嘴臉：賈政是一臉偽君子的神氣，在老婆兒子面前殺氣騰騰，要使人相信他是一個「嚴父」。王夫人則處處表現她是一位賢妻良母，賈政吆喝一句，她連忙掩飾一句；可是爲了掩飾，——或者是爲了兒子——竟不惜撒了一個大謊，把罪過推到那個自稱爲「老廢物」的賈母去。這算什麼用意呢？豈非故意要挑撥賈母賈政母子之間的感情嗎？如此用心，你想惡毒不惡毒？

再說，似乎撒謊成了王夫人的看家本領，這有兩件事證明：第一件是金釧兒之死。金釧兒之死乃因寶玉調戲而起，明明是寶玉調戲金釧兒，然王夫人却把這筆賬算在金釧兒身上，除了刮她耳根子外，還立刻把她攆出榮國府，什麼寬仁慈厚都落了空。可是，當寶釵聽到金釧兒跳井自殺的消息，慌忙去獻殷勤時，試看她怎樣和寶釵撒謊：

王夫人點頭嘆道：「你可知道一件奇事？——金釧兒忽然投井死了！」寶釵見說，道：「怎麼好好兒的投井？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東西弄壞了，我一時生氣，打了他兩下子，攆了下去。我只說氣他幾天，還叫他上來，誰知他這麼氣性大，就投井一死了，豈不是我的罪過？」

寶玉調戲金釧兒，王夫人不責寶玉，反打了金釧兒耳刮子，還攆她出去，以致她含恥自殺，而今却輕輕把自己殺人的罪惡，委之於「氣他幾天」，這個謊撒得多麼大而高明？然而也幸虧遇見寶釵，因爲寶釵的性格以及她的階級意識，本來和王夫人一鼻孔出氣的，就是王夫人不撒謊，寶釵也會替她製造謊話，比方說：「姨娘

是慈善人，固然是這麼想，據我看來，他並不是賭氣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旁邊玩，失了腳掉下去的。：：：「這一說，比王夫人又高了一等；王夫人尚承認金釧兒投井自殺，寶釧却斷定「失了腳掉下去的」，如此，王夫人彌天大罪，給她一句話輕輕勾消了。怎麼不要使王夫人疼愛呢？何況在這場談話中，兩人一心一意，着實把黛玉中傷了一下。在王夫人是以中傷黛玉來安寶釧之心，——未來媳婦非她莫屬——；在寶釧是以中傷黛玉來博取王夫人的歡心，——即所謂攻心戰術——。所以在她們的陰謀下，金釧兒之死，真是顯得毫無價值了。榮國府中到底有那一個會經仔細調查過金釧兒的致死之由呢？

第二件是晴雯之死。晴雯之死也是王夫人一手造成的傑作。什麼原因呢？因為晴雯生得標緻些，尤其因爲晴雯的眉眼很有點像黛玉，於是成了被攆走的對象。王夫人責罵晴雯的話也很奇怪：

「好個美人兒！真像個病西施了，你天天作這輕狂樣兒給誰看？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我且放着你，自然明兒揭了你的皮！：：：」

這可像個詩禮家風的榮國府太太們說的話嗎？晴雯的美乃是天生，自進賈府即然，何以現在才揭發她？其次，生得美並不是罪過，然則王夫人自己生的寶貝兒子，豈不是一個美男子嗎？所謂「你幹的事，打量我不知道呢」，尤屬荒唐。王夫人自以爲精明之極，可是她根本連寶玉與襲人的曖昧也不知道，居然反誣晴雯一口，真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至於那句「自然明兒揭了你的皮」，此種潑婦罵街式的口氣，出之於一個知書識禮，而又天天燒香拜佛者的口中，更是奇聞了。然而這就顯出了王夫人的真面目，一個躲在假面具後的偽善者，平日本不易看出她的猙獰面目，必須在如此場合下，才毫不隱藏地完全暴露出來。我們再看王夫人如何在賈母面前撒謊！

：：：王夫人便往賈母處來，見賈母歡喜，便趁便回道：「寶玉屋裡有個晴雯，那個丫頭也大了，而且一年之間病不離身。我常見他比別人分外淘氣，也懶。前日又病倒了十幾天，叫大夫瞧，說是女兒癆，所以我就趕着他下去了。：：：」

一個活潑伶俐的姑娘，在王夫人嘴裡却變成「一年之間病不離身」，而且進一步誣她是「女兒癆」，這所謂「憐貧恤老」「寬仁慈厚」的太太講得出口的話。既然病了，你果然好心，應該請醫生替她治療，然而「我就趕着他下去了」，一點憐恤之心也沒有。不過王夫人是聰明人，她摸準了賈母的脾氣，「老廢物」素來是糊里糊塗的，雖然晴雯是她喜歡的丫頭，但王夫人這個謊撒得恰到好處，何況晴雯在老廢物眼中，究竟不是輕重，犧牲了算得什麼？

許多人以為鳳姐是榮國府中第一壞人，因爲她本來是以幫兇者的姿態出現的。這見解雖不錯，我却認爲王

夫人才是真正的兇手。鳳姐對那些天真無邪的少女們常常敷衍得很好，縱使不是真正同情她們，也從不會施出殺手來。鳳姐在榮國府中未嘗不會害死過人，然一個賈瑞是死得活該，一個尤二姐仍得歸咎於女人的醋性使然。如果尤二姐不嫁給賈璉，根本就不至於發生以後的事。王夫人則不然。她害死金釧兒和晴雯完全爲了自私，既害死了還想設辭掩飾，好讓人相信她仍舊是「寬仁慈厚」的，論陰謀之深，手段之辣，王夫人還在鳳姐之上。可惜讀者們往往被她的偽善外貌蒙蔽了，還始終把她當作一個好人哩。

使王夫人從「寬仁慈厚」轉到「殺人不眨眼」，封建意識乃是一個主要原因。王夫人本身原出於警縵之家，來到賈府，封建思想格外濃烈了，她的階級利益使她不可能成爲名副其實的仁人，因爲要做仁人，必須放棄階級利益，而這正是她所斷斷做不到的。她之逼死金釧兒和晴雯，因不如此則寶玉可能和她們聯結起來，那時在賈府內造成一股新力量，對舊的封建主義的大本營——榮國府，却是一種不小的災禍。所謂「勾引寶玉」，其實寶玉在王夫人眼中就是未來保衛「榮國府」的主要人物，這個人物必須是一種循環蹈矩，安份守己的典型，所謂逼死金釧兒晴雯目的就在替寶玉造成良好的環境，讓他死心塌地爲封建社會效勞，以至於死。表面上看，王夫人和她的丈夫賈政對家庭人事的看法有異，然在這個立場上，他們的見解却是一致的。

爲了鞏固階級利益，王夫人必須找心腹。心腹中鳳姐是一位，但鳳姐雖成了她的幫兇人物，由於鳳姐另有野心，她之助王夫人不在維護賈府，而在吞滅賈府，所以她不能成爲王夫人的忠實臣下，這倒是以老謀深算善稱的王夫人所始料不及的。其次就是寶釵。寶釵無論在外才內才各方面都較鳳姐爲強，所以到榮國府不久，王夫人早就以未來媳婦目之了。例如鳳姐病，不能理事，由李執、探春替代，本來已很够了，王夫人却還更請寶釵出來幫助，她說：「……好孩子，你還是個妥當人。你兄弟姊妹們又小，我又沒工夫，你替我辛苦兩天，照應照應。」——論理寶釵是外姓人，無資格預聞賈府的事，雖說她在賈府久了，大大小小，早已混熟，但「理家」一事，非同小可，牽涉到賞罰陞降的問題，顯然非寶釵所宜。但王夫人居然請她參加，那是隱然把她當作心腹了。

既把寶釵當作心腹，則對黛玉自無好感。打從黛玉進榮國府起，王夫人就對她懷有疑忌。她對黛玉說：「我就只一件不放心：我有一個學根禍胎，是家裡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往廟裡還愿去，尚未回來，晚上你看見就知道了。你以後總不用理會他。你這些姐姐妹妹都不敢沾惹他的。」這也是謊言，寶玉姐姐妹妹何嘗不敢沾惹他？黛玉第一次會見寶玉，就証明王夫人所言完全是子虛了。但王夫人主要用意却是叫黛玉「以後總不用理會他」，爲什麼呢？豈不是怕一理會他，可能推翻她的原來計劃嗎？試問寶釵第一次進榮國府時，王夫人可會鄭重叮囑過這些話？爲什麼獨厚於此而薄於彼呢？——從此以後，王夫人和黛玉之間就永遠是冷冰冰的。

，不會再有過什麼親熱或像樣的談話或行動，雖然她對寶釵是另一種樣子。

但王夫人最大的矛盾還是她和寶玉之間的關係。固然，寶玉是她的獨子，——她的長子賈珠，不到二十歲就病死了，留下寡婦李紈和她的獨子賈蘭——母子之間自有一種感情。若說王夫人不愛寶玉，那可是荒乎其唐的。然王夫人所期望於寶玉的却不同於賈母。賈母對寶玉是「溺愛」，王夫人雖並不真的溺愛，但由於她的丈夫賈政對寶玉過於嚴峻的態度所引起的反應，乃使她時常陷於苦悶的狀況中。在使寶玉光耀祖和傳宗接代的立場上，她雖和賈政一致，可是她分明不想用太嚴酷的方法對付寶玉。於是乎，在賈母、賈政的兩極端中，她就成爲一種微妙的緩衝力量。在賈母面前，她似乎對寶玉嚴峻一點，而在賈政面前，她又處處替寶玉圓說了。舊社會婦女的心理，雖有孫子，總比兒子差一層。王夫人也有孫子，可是她對賈蘭的感情，剛剛和賈母對寶玉的相反。——這一點，賈母似乎很不公平，也只好委之於寶玉的神奇來歷吧——因爲她還有兒子（寶玉），所以雖有賈蘭，却敵不過這個將來她死了可由兒子替她披麻戴孝、拿哭喪棒的寶玉。第三十三回「不肖種種大承笞撻」裡有一段話可以參考：

：王夫人連忙抱住哭道：「老爺雖然應當管教兒子，也要看夫妻分上。我如今已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必定苦苦的以他爲法，我也不敢深勸。今日越發要弄死他，豈不是有意絕我呢？既要勒死他，索性勒死我，再勒死他！我們娘兒們不如同死了，在陰司裡也得個倚靠。」

「我如今五十歲的人，只有這個孽障」倒是一句實話。沒有一個母親不痛愛自己的獨生子的，王夫人雖冷面冷心，但抵牾之情畢竟還有的，當她看到寶玉笞刑之後的種種慘象時，不覺失聲大哭道：

「苦命的兒：：：：」又想起賈珠來，便叫着「賈珠：：：：」哭道：「若有你活着，便死一百個，我也不管了。」

或許這才是王夫人第一次真正說出的性情話，也是她的真正人性的表露吧。母子至性，無怪其然。但這句話表示了些什麼意思呢？賈政所以痛責寶玉，起因於有人告發寶玉強姦金釧兒不遂，致金釧兒投井自殺，事雖不經，總之和金釧兒之死是有關係的。王夫人明知寶玉是罪魁，但爲了溺愛寶玉，不惜違背良心移罪給金釧兒；如今寶玉因金釧兒而受毒打，良心上逼得她不得不承認寶玉是一個不肖子，是應該受責罰的。可是寶玉是她的獨子，打死了又怎麼解呢？於是乎她便自然地想到了賈珠，倘使賈珠活的話，寶玉「便死一百回」都不在她心上，寶玉的種種無法無天當然她也「不管了」。可見王夫人爲了兒子，謊也能够撒，哭也能够哭，這時候，她還記得什麼她是經常唸佛誦經的呢？

賈府的集團，是由賈母、賈政、賈赦、賈珍、王夫人、鳳姐等人作爲主體。其中賈母雖是最高權威，實際

恆舞向你 · 淡瑩 ·

舞一曲芭蕾

入你很男人的胸膛

心臟以優美的旋律

支撐着舞鞋

急急旋轉在帛裂的掌聲上

如一道不滅之光

恆使圓池華燦

散開秀髮，在你的胸膛

任五指梳出十六行詩

行行都是一曲芭蕾舞

有力地旋轉變重的圖案

聚縱橫的視線於焦點

款步走向你，走向圓池

燈色像荔枝紅誘人

舞者與舞者的雙手間

疊壓着咒不死的愛情

上祇是「老廢物」而已，賈政、賈赦兩人的地位固重要，但都不大預聞內事；鳳姐則別有居心。故真正負起維持現狀之責的，只有一個王夫人。然而，王夫人的才具不足以挑起這個大樑，她所能做到的祇是儘量拔除她的眼中釘，尤其是年輕而富有朝氣的一羣，因為這一羣對她「維持現狀」的宗旨是完全不合的。她的陰險的性格又促使她不敢面對新興勢力的挑戰，結果除了利用她的階級特權而濫殺無辜外便毫無辦法——但這樣就能够免於賈府的崩潰嗎？答案當然是一個——不！

的 開 不 解

結 死

□
□
徐秉鉞



寢室裡燈光暗淡，同事們都還沒有回來。王大成開了自己床鋪前的一盞檯燈，脫下白襯衫，黃卡機褲，又在電唱機上放了一張唱片，然後躺在床上，靜靜欣賞海菲茲三十五歲時候的小提琴演奏。

近來，他的心情不似以前那麼平靜了，有時竟不能好好地聽完一張唱片，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事。他從床邊的桌子上取過一面小鏡子，出神地瞧着。鏡子裡的形象，看不出四十五歲的樣子，兩頰雖然有點下削，顯得消瘦，却有一種剛果的神色。四十五歲還不算老，也許還有可為呢！他想着，收下了手裡的鏡子，心裡泛起一絲安慰，計劃着明天標會的時候該出多少錢。

「老王，標會啦！」他一走進辦公室，剛坐下來，胖子陳興國就嚷着對他說：「你寫個標子吧！」他旁邊的金元寶，那個花花公子，正看着日報的副刊，這時抬起頭來對陳興國說：「他還寫什麼標子？誰不知道他要等末會呢？」

王大成笑了笑，接着，扯過一張白紙，裁下了一小塊。

「還是寫一個好，老王。」陳興國一邊說，一邊向外走：「我到隔壁看看張仁甫來了沒有。」

王大成低頭寫標字，金元寶却湊了過來。王大成連忙用手掩住。

「怕什麼？」金元寶沒好氣地說：「我早就標過

了。」

王大成沒理會他，仍舊用手蒙得緊緊地。

「我真的不要看你的標子。」金元寶壓低了嗓子，在王大成耳邊輕聲說：「老王，我和你打個商量：這個月我有急用，你把會借給我標，到會完了以後，我給你二千塊，算你得尾會，好不好？」

「對不起，」王大成說：「這個月我也有急用，我也想標呢！」

這個話金元寶無論如何不相信。他幾乎是帶着央求的口吻：「這樣好不好：這個月我來標，但你只當沒有標過，以後你要用錢，你只管標，標到了，我付給你。這總可以了吧？」

王大成雙手抱拳，對着金元寶拱了兩下。「老兄，這個實在無法應命。我幾時騙過你？如果我不急着用錢，讓你標又怎麼樣！」

就在他拱手的時候，金元寶瞄了一下他寫的標子。他不再言語，默默坐到他自己位子上看他的報紙去了。

「來，來！齊了，齊了！」陳興國一路嚷着走了進來，後面跟着人事科的張仁甫和趙奇龍。他把手裡的兩個標子收在桌子上，那是會計室符主任和吳小姐的；張仁甫和趙奇龍每人也放下一個。

「老王，你的呢？」陳興國問王大成：「這就開了。」

金元寶，還有登記員馮小姐，臨時雇員錢素英都圍了過來。

王大成把小紙條摺成卍字形，放在最末。

陳興國先打開他帶來的兩個，一個二元，一個一元五角，都是不想要的。第三個標子是趙奇龍的，出了六元五角。

「我得了！我得了！」張仁甫一聲怪叫，接着拍手跳了起來。

陳興國連忙打開他的標子，一看，是七塊。「真有你的！扣十塊請客！」說着，又去打開王大成的標子。那看不看都無所謂的，王大成從來沒有出過二元以上。

「呀！八元！」陳興國叫了起來，望着王大成：「老王呀，怎麼想起來要標會啦？一寫就是八元！」

「要錢用嘛！」王大成搔搔頭，微微笑着。

「要得，要得！硬是要得！」趙奇龍從口袋裡掏出

一疊鈔票交會。

「王先生苗頭不小呀！」馮小姐對王大成說：「我替你看看：你們是二十一個人是不是？還賸四會，出四個人的利息。八元，四八三十二，二千減去三十二，嗯——不錯，不錯！請客不請？」

王大成只是不住用手搔着那日漸稀疏的頭髮，沒有作答。

大家都散去了，辦公室裡也靜了下來。有好半天王大成不能辦事，他在想着一件事：他成個家了。他已四十五歲，過去的當然不必追悔，未來的日子難道真的就靠聽聽音樂打發過去？對象？——他偷偷看了錢小姐一眼。錢素英坐在馮小姐的對面，正在整

理一堆卡片。她的辦公桌和自己的辦公桌平行，他看到她的側面。錢素英長得並不怎麼出色，但很上相，這回這個側面，給予他一個美好的印象。錢素英是二十二歲吧？自己呢？四十五。他心裡一涼，覺得什麼希望都在一剎那間幻滅了。

「想什麼呀，王先生？」馮小姐在那邊問他。

「我——我沒想什麼呀！」王大成平常是很會說話的，這時候却找不到適當的話來回答。

馮小姐半開玩笑地說：「我看呀，王先生，你也得成個家嘍！錢放在我這裡，別雜七雜八亂花。窮光蛋，誰嫁給你？」

「我這把年紀了，還想成家？」王大成打着哈哈地說。他這是湊趣的，可是心裡真的有一絲淒涼的味道。

「你也不過四十歲嘛，老什麼？」馮小姐故意替他減了幾歲：「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別灰心，我替你介紹。」

「真的？」王大成有意瞪上去：「好，我先請客，連馬先生一起，大寶、小寶，你們一家，明天上豐澤樓，吃過了看電影。」

「慢點，慢點！」馮小姐忙說：「明天沒空。下午我要帶小寶到他外婆家去；馬一飛也要去外坡——你急什麼？有錢還怕用不出去？我剛才還說：別雜七雜八的亂花。你看，錢沒到手，先派用場了。」

「話不這麼說，」這時，陳興國插了進來：「請媒人上一次館子，看一場電影，這不是亂花。俗語說

錢要花在刀口上，這才是花在刀口上呢！錢小姐，你說是不是？」他把錢素英扯上了。

「我不知道！」錢素英不想搭訕。

「這怎麼能說不知道呢？」陳興國不放鬆她：「趕明兒你不請我老陳的客，我要替你介紹男朋友才怪呢！」

「啐！去去！狗嘴裡吐不出象牙！」錢素英啐了他一口。

陳興國仍舊笑嘻嘻地，越說越起勁。「錢小姐，我知道你男朋友多，至少也有一打；可是小姐交男朋友呀，要算信用兵，多多益善。朋友多，好選擇。小白臉的朋友不可少，年紀大一點也不妨做做朋友。」說到這裡，他看了王大成一眼，又眼珠子一轉，對着金元寶說：「這年頭，戀愛自由，誰也不能干涉誰。金元寶，我這話對不對？」

「哼，廢話，誰管你那許多！」金元寶滿肚子不高興。

「好，廢話不談，一百元拿來！」陳興國向金元寶要會錢。

「明天給你！」金元寶說了一句，繼續看報紙去了。

「老王，」陳興國對王大成說：「你請我客，明天我替你找一個。」

不管陳興國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聽在王大成的耳朵裡總是舒服的。他幾乎是帶着感激的心情對陳興國說：「老陳，馮小姐的改天再說，明天先請你。」

「我要看電影。人家說『麗士』的片子不錯，就看麗士的吧。」陳興國忽然改了興趣，要看起電影來了。

「聽便，麗士就麗士。時間由你決定。」王大成說。

可是陳興國又出了新花樣：「請我可以，要找個人做陪客。」

王大成沒聽出他的弦外之音，他看看左右。「誰呢？馮小姐沒空，那麼——」他回過頭看了看身旁的花花公子：「金元寶，怎麼樣，明天看麗士的？」

「謝謝，沒空！」金元寶搖搖頭，放下手裡的報紙，出去了。

「錢小姐，請你做陪客好不好？」陳興國終於把心裡的話說了出來。

「謝謝，我——」

「別謝了，去就去！」馮小姐說：「是人家願意的，又不是你敲他竹槓。去，去！」

「好，就這樣決定。我看看時間。」陳興國說着，把金元寶桌子上的報紙拿了過來。「三點半的好了。」

王大成有點不好意思，但心裏是興奮的。

下班的時候，在大門口，王大成對陳興國說：「老陳，叫大嫂也去吧，我多買一張。」

「她不看西片的，別管她。」陳興國看了看王大成的那一身打扮，皺了皺眉頭，低聲說：「你做條褲子好不好？年頭不同了，外表重於內在。」

「我想到了，」王大成：「晚上我要出去，大興公司有現成的。」

「到香港公司買好了，那裏可以打九折。順便再買件香港衫。」

「好的，再見！」王大成對他擺擺手，到一邊搭巴士去了，陳興國上了另一輛。

麗士戲院門口擠滿了觀衆，連對面店舖門口都滿了人，還有一些站在街心裏挨大太陽晒。王大成站在櫥窗面前，並不爲的要欣賞照片，而是想從那沒有照片能够映出人影的部份，映照自己身上的一身新裝，看看自己是不是年青了些。

看看手錶，三點十分，離開映還有二十分鐘；再過十分鐘就得進場。現在王大成已站到街心去了，不時向兩頭張望，他不知道他們由那一邊來。於是他向十字路口那個方向注意，每逢一班車經過的時候，他都跑到路口去看看，看他們來了沒有。直到麗士戲院的鐵柵門打開，人潮向裏面湧進，還是不見他倆的影子。他心裏着急得厲害。他拿不穩錢素英會不會來，但陳興國總該來的，陳興國不會讓自己做這樣的冤大頭。

別看人那麼多，只不過幾分鐘光景，戲院門口已空空蕩蕩，沒幾個人了。離他不遠，一個身材窈窕的青衣女郎，也在不安地向兩邊眺望，無疑也是等甚麼人的。一定是她的男朋友，王大成想。但也許不是。

那有女的來買票，男的却在後面做老太爺？那麼是她的女朋友，同事。如果是等同事的，那她是個職業女性了。職業女性是理想的伴侶。第一，收入多，經濟不會起恐慌，生活一定美滿；第二，職業女性大多知道節省，不亂花錢，是賢妻良母。他又對她看了兩眼。這位小姐不難看，除了小腿稍微細一點，一切都勻稱；難得的是個子很高，比自己矮不了多少。她不塗口紅，不畫眉毛，有一種素淡之美；手裡祇拿了個小皮夾，這比起一般女人喜歡拾個大包包，累累贅贅地，又不知雅致了多少。

忽然，那女郎面上露出一絲笑容，並向前走了兩步。他順着她的目光轉頭一看，一個穿花格子香港衫的阿飛，一蹦一跳地走了過來。天那麼熱，他兩隻手却插在褲袋裡；兩肩上聳；臉上兩條眉毛又濃又黑，安放在那張瘦面孔上特別駭人。他說不出心裡有多討厭，但還是目送他們兩個肩並肩走了進去。

王大成呀王大成，你連個小流氓也不如！那股淒涼的味道又從他心頭升起。太陽晒得正起勁，偶爾有絲絲微風，却吹來陣陣熱浪，他的領子裏有黏膩膩的感覺。

在錢素英的心目中，王大成是個君子，所以儘管陳興國託故走了以後，她還是準備如約到麗士戲院去站。她走了一截子路，準備到車站搭車。想不到還沒到站，半路上碰到金元寶。他蹲在一棵樹底下，見了她

才站了起來。

「噢，你在這裏幹甚麼呀？」錢素英奇怪地問。

「等你呀！」金元寶把頭一揚：「走，我們看電影去！」

「金元寶，別這樣好不好？」錢素英央求他：「你能叫我失約？」

「失約？」金元寶睜大了眼：「你真的看上了那老傢伙的一千多塊錢？你——」

「拍！」的一聲，金元寶臉上挨了一記耳光，又響又脆。

金元寶眼睛一輪，嘴角微微向下一撇，那樣子很怕人。錢素英不由倒退兩步，幾乎給一塊石子絆倒。

「對不起，錢小姐！」金元寶沒有發怒，反改變了態度，帶着懺悔的口吻：「你知道我說話是有口無心的。我決不是有意傷害你。我只是心裏氣憤，隨口說了出來。不過，你也替我想想：假如你處在我的地位，你氣不氣？」

錢素英先是一怔，繼而一想：男人都是醋罎子，聽見自己的女朋友要陪別人看電影，那有不生氣的自己打了他一耳光，他沒有發火，反而自己道歉，這個人還有可取之處。她已不生氣了，嘴裏仍故意說：「你那種話，人家受得了嗎？你可弄清楚：你沒有權利也沒有理由干涉我的行動！」

金元寶只一臉垂頭喪氣的樣子，一語不發。

錢素英見他這樣，心倒軟了，她柔聲地說：「金元寶，我並沒有把你當壞人看待；只是想到我們還是

普通朋友，互相規勸是應該的，誰想干涉誰就不可以了。」

金元寶仍舊不說話，只讓錢素英一個人說，等她說得差不多了，才露出一臉痛苦的表情，懇求着說：「錢小姐，今天你不要去了，好不好？」

「怎麼了？你吃醋是不是？」錢素英非常坦白，笑着問他。

「你跟誰看電影我都不管，就不能忍受你跟那老傢伙在一起。」

「爲了你還是爲了我？」

「爲了你我也爲了我。」金元寶激動地說：「我知道自己不長進，很多地方使你瞧不起，可是我發誓：我對你始終是死心塌地，沒有二心。我從沒有對你花言巧語，不像那老傢伙，表面上忠厚君子，骨子裏鬼計多端，你知道他打的甚麼主意！」

錢素英看着這個二十五六歲的年青小伙子，雖然有點油裏油氣，長得很帥；個子也高高的，結結實實的。她覺得從現在起開始喜歡他了。於是也誠懇地說：「你是直心腸的人，我知道；希望你以後無論說甚麼話，做甚麼事，都要考慮。你雖然是無心的，人家可不瞭解，誤會弄大了，再解釋就遲了。」

「對，我聽你的話，從今天起，一定規規矩矩，學做好人。」

「好人，不要再說了，我真得走了！」錢素英說着，看看手錶。忽然「呀」的叫了一聲：「糟糕，三點四十分了，過了十分鐘，我非走不可了！」

「噯，錢小姐，你慢點！」金元寶叫住她：「已經過了十分鐘，電影開映了，你還跑去幹甚麼？」

「那也得去，」錢素英說：「不然人家老在那裏等着，怎麼對得起人？陳先生他家裏有事，也不能去。」

「我的小姐，」金元寶不慌不忙地說：「你算算看：從這裏到車站，十分鐘總要吧？再等十分鐘的車；上了車，三十分鐘到戲院；一起要五十分鐘。現在已過了十分，整整一個鐘頭。一場電影也不過一點四十分，等你趕過去，電影已放了一大半。你還以為人家在那裏等你嗎？真有那種人，他不是瘋子，便是傻瓜。」

金素英沒有話說了，只低頭沉思。

「算了，明天向他這個歉，不就完了？」

「那麼，現在——」

「走，我們上街逛逛去，我請你看一場。」

不知甚麼時候，戲院門口又排了長龍。王大成看看手錶，想不到已經快五點了。他腦子裏空空地，渾身有說不出的疲累。他走進十字路口那家兼賣冷飲的餐館裏，要了一份冰淇淋，慢慢地吃着，坐了差不多半個鐘頭，才到車站搭車。又等了十多分鐘，搭上一班乘客較少的車子。

他並沒有做甚麼勞累的事，但却像經過一場劇烈的運動，軟軟地癱倒在座位上，微微閉起雙眼，靜靜

地養神。汽車通過亞洲路的時候，他瞥見一對熟悉的背影，走向大世界電影院。他驀然一驚，一股被羞辱的感覺，從心底升起。

星期一的早晨，王大成真想不到辦公室去了。他分辦不出他心裏的感受，是被人戲弄了還是受了侮辱？他上班以後一個勁埋頭工作，誰也不看，但直覺得對面的陳興國不住地對他微笑。他想罵他兩句。到底不是年青人了，沒那大的火氣。

「怎麼樣呀，老王？」陳興國的聲調很低，但聽得出那聲音裏帶着調侃的意味。

「甚麼怎樣？」王大成忍耐不住，怒目對着他。陳興國一看情形不對，不再言語，他轉頭向錢素英那邊看了看。錢素英像往常一樣的整理着卡片，半天沒抬起頭來。

下班的時候，王大成提前了十幾分鐘出來。他不想和他們走在一起。巴士還沒有開過來，他祇好在門口躊躇。

「怎麼回事呀，老王？」陳興國很快就追了出來：「她沒去？」

「你都不去了，還說她？」王大成恨恨地說：「別人要我倒也罷了，你我幾十年朋友，竟也做這種缺德事！」

陳興國急得直搖王大成的肩膀。「我發誓好不好？」他一手指着天，一手指着他自己的心：「我陳興國有一點存心戲弄，叫我不得好死！」

王大成不看他，嘴裏說：「現在賭咒有甚麼用？」

你們有甚麼事，早一點告訴我，那我不必排兩個頭鐘的長龍去買票；就算是臨時變卦，她不來，你也該跑一趟。我並不痛惜那三張戲票，想想看，大熱天，癡痴地在大街上站幾個鐘頭，別人還以為我發了神經病呢？」

陳興國靜靜地聽他說，又靜靜地想了一會，才說：「這一定有原因，我得去問問她。事情是這樣的：昨天下午兩點，我到錢素英那裏去。準備等她化妝打扮，一起動身。她媽媽還倒茶拿烟的，蠻客氣。想不到沒坐多大會兒，我家隔壁那個大狗子跑了來。說我太太拉肚子拉得厲害，還有點想吐。她拉掉肚腸我也不管，只怕她得了副霍亂，那可不是玩的。我知道錢素英不是怎麼拘謹的人，這些地方，她很大方，她既答應了，決不會反悔。所以我囑她不能失約，就和大狗子回去了。偏偏碰上禮拜天，幾個診所沒有人，最後還是到中央醫院，掛了急診。醫生說不要緊，開了一點藥，果然吃了以後就不拉了。可把我一直忙到天黑，果死了。我想，這可能是一個誤會：她以為大狗子來叫我是我故意做出來的，好讓你們單獨相處，那麼就顯得我們存心不善，不尊重她的人格。所以就生氣不去了。除了這，還有什麼理由呢？」

王大成聽他這樣解釋，倒也有點相信；只是他覺得這位小姐心眼兒也太多了；就算如此，同事們看場電影，也算不了甚麼——忽然一個意念在他腦子裏閃現：昨天他在路上看到的兩個背影。「唉！」他嘆了一口氣，對陳興國說：「算了吧，我只不過是逢場作

戲，並沒有認真。車來了，上車吧！」

下午，下了一點雨，天氣反更加悶熱。辦公室裏如同蒸籠一般，逼得人透不過氣來。王大成放下了手裏的公事，到外面走廊上乘風涼。他們這一排房屋是整個建築物的一隻角，沿着辦公室是一道圍牆，圍牆外面有一片空地。他走到圍牆的盡頭，開了那裏的一扇小門，走了出去。

外面暢快多了，沒有太陽，沒有蒸人的暑氣。他慢慢向前走，心裏想着關於錢素英的事。他嘴裏說算了，內心何嘗擺得開？打從三十歲起，他就知道自己的婚姻是一個謎；這一樁看似人人必經的過程，他竟無法通過。不知那一年有個看相的說他手上有一道紋，主婚姻不利。他本來不相信那些跑江湖的話，現在却有些相信了。

「王先生！」後面有人叫他。

他轉身一看，是錢素英，不由有一點尷尬。

「太悶了，出來透透氣。」他說。

「王先生，昨天真對不起，」錢素英很爽快，一開口就說出來意：「你不會生氣吧？」

「那裏，那裏！」王大成連忙說。

「昨天確實是特別事故，不得已的；不然不會讓你空等大半天。」

錢素英說話的態度很誠懇，但聽在王大成的耳朵裏頗不好受。明明看到她和金元寶在一起，却說是特

別事故。轉而一想，何必呢？她願意同誰在一起就同誰在一起，自己無權干涉。於是，他平和地說：「錢小姐不必介意，我沒有放在心上。本來也只是倏趣，大家樂一樂，不當真的。錢小姐既然有事，那還有甚麼話說？」

「陳先生說你很有生氣呢！」錢素英說。

「當時有一點，現在不了。」他笑了笑。注視着那張不太漂亮但頗令人喜愛的面龐，他有點迷惑。

「今晚我請你看電影，好不好？」錢素英笑着問他。

「你請我看電影？」王大成感到意外。

錢素英點點頭：「梁山伯與祝英台，怎麼樣？」

「爲甚麼要請我呢？」他又問。

「很簡單，」她說：「彌補一點歉意。」

「梁山伯與祝英台我看過了。你不也看過兩次嗎？」他說。

「我還想看一次。」

氣。

「愚不可及，愚不可及！」王大成大搖其頭。

「你不看就算了，何必要這樣說呢？」她有點生氣。

「對不起，對不起！」他連忙道歉：「我這是指一般人說的，不是對你。」

「那也包括我呀！」

「糟糕，我又錯了。這樣吧，我請你，算彌補我的歉意。大後天美國有個管弦樂隊演奏，祇演奏兩場，很難得的，我請你去聽音樂。」

「那有甚麼好聽？吱吱咕咕的。我不要聽！」錢素英搖着頭說。

「去試試看，也許你會喜歡。」王大成勸她。

「你喜歡聽，是不是？」她問。

王大成點點頭。

「那麼我去。」錢素英答應了，接着又問：「票價很高吧？」

「最高十五元，也有十元、五元的。貴一點不要緊，值得的。」

望着錢素英嬌小的身軀消失在那扇小門裏，王大成腦子裏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觉。他伸了個懶腰，然後舉起雙臂，用力向兩邊甩了幾下；立刻，自己像年青了許多，心情也回復到二十多年前在大學讀書時候的情形。他以一種快步的姿態，回到辦公室。

一曲終了，大家拚命地鼓掌，錢素英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拍了兩下。

「怎麼樣？」她旁邊的王大成問。

「還好聽；就是不懂。」錢素英低聲說。

「覺得好聽就算不錯了。很多人聽一輩子也聽不出個名堂來。」王大成對她說：「有些人聽到古典音樂就頭痛，那是說：他不但不懂，連欣賞的資格也沒有。」

「那有甚麼關係？聽別的音乐還不是一樣？」錢素英有些不服：「祇要聽得舒服，聽甚麼都一樣。」

「那有甚麼關係？聽別的音乐還不是一樣？」錢素英有些不服：「祇要聽得舒服，聽甚麼都一樣。」

「那有甚麼關係？聽別的音乐還不是一樣？」錢素英有些不服：「祇要聽得舒服，聽甚麼都一樣。」

「那有甚麼關係？聽別的音乐還不是一樣？」錢素英有些不服：「祇要聽得舒服，聽甚麼都一樣。」

「你這話不算錯，」王大成說：「音樂本來是陶冶性情的，祇要能使自己心靈上得到某種滿足，聽甚麼都是一樣。但到底欣賞古典音樂與欣賞其他音樂不同，還是有分別的。所謂『古典』，它的意思是典雅的，優美的，高貴的；並不是古老的。聽古典音樂，你可以從欣賞裏，得到心靈上的安慰，使性情得到陶冶；即使是一時的，短暫的，如果常常接近它，日子一久，自然而然，會使你靈魂淨化，養成高尚的人格。聽其他音樂，行嗎？即使是平劇，平劇再好，也不過是官能上的享受，聽得久了，成個戲迷；至於黃梅調甚麼的，更不必說了，流行三五個月，完了。當然，社會上各階層的人物都有，性格情趣不同，我們不能強每一個人祇欣賞一種音樂；但我們應該有一個觀念，就是無論甚麼興趣，嗜好，都應該趨向好的方面——『古典』的方面。」

「不要說了，」錢素英扯扯他的袖子，在他耳邊說：「有人注意你了。」

這時，第二隻曲子響起，是莫扎特的長笛協奏曲。在木管樂器裏，長笛最能配合絃樂器的演奏，音色特別柔美。一開始，王大成就陷入沈思狀態。錢素英見他出神的樣子，覺得有些好笑；不過台上傳來的樂聲，的確有一種使人忘我的影響力，她也能漸漸地集中心思，靜靜欣賞。

這天傍晚，陳興國正光着上身，祇穿了一條短褲

頭，在前院裏躺在睡椅上乘涼。忽然門鈴一陣響，接着又有一個女人的細嗓子在外面叫：「陳先生，陳先生！」

「誰呀？」他一邊問，一邊爬了起來。

「陳先生，是我呀！」外面的人說。

陳興國不去開門，却轉身向屋裏走，嘴裏嚷着：

「錢小姐，你等一下，我去穿件衣服。」

「這死胖子難道是光着身子的？」錢素英在心裏暗罵。

足足等了三分鐘，陳興國才來開門。

「就在院子裏坐吧，涼快些。」陳興國指着一張籐椅對錢素英說。他自己也在睡椅上坐下了。接着他又站了起來：「我去倒杯茶。」

「謝謝，不要倒了；真的，我不渴。」錢素英硬按他坐下去。

「那我去買兩片西瓜。」陳興國又要站起。

「你這樣我就走了！」錢素英裝着轉身要走的樣子：「你簡直把我當客人看待了。看你這身衣服，是不是去會客？」

「嘿，嘿！」陳興國笑着說：「一個人在家裏無所謂，有人來了總不能太隨便，何況是小姐呢！」

「陳太太那裏去了？」錢素英問。

「到隔壁聊天去了。」陳興國說着，向院子那邊努努嘴。

「還是你們好，公司的房子，又寬又大，還有院子。」錢素英感慨地說：「那像我們臨時職員，待遇

少不說，還沒有房子配。我那鴿子籠不到十二點別想睡覺；一天洗十個澡也沒有用。」

「錢小姐別着急，我已經跟經理說過了，一出了缺你優先遞補；祇要補上正缺，一切問題都解決了。」

「陳興國安慰她。停了一會，他問：「你很少到這裏來的，今天有甚麼事嗎？」

「沒有。」錢素英笑了笑說：「我媽早就要我來向陳先生道謝。在公司裏，陳先生幫忙不少，以後需要陳先生幫助的地方更多。我呢？幾個月不來一次，來了也是兩手空空，說來真不好意思。」

「你這不是廢話？」陳興國裝着生氣的樣子：「你今天來就爲了說這個？以後不許你再說這樣的話；要不，我就不讓你進門了。」

「好，好！不說，不說！」

陳興國到屋子裏倒了一杯涼開水出來，又拿了張小凳子。錢素英接過來，呷了兩口，放在凳子上。半晌，她說：「陳先生，像你這樣也好，清清靜靜，沒有人打擾。」

「唉！」陳興國嘆了口氣：「說甚麼清靜呢？我出去，是因爲身體胖，走不動；除了上班，其餘的時間差不多都在家裏躺着。我倒希望有個人來談談，解解悶。可是，誰來呢？鬼都不上門。說得好是清靜，說得不好是坐牢。」

「王先生也不來嗎？」錢素英問。

「王先生？你是說老王，王大成？」陳興國搖了搖頭：「他比我還糟糕呢！我這不出去是沒有辦法，

他硬是不願意出來。一天到晚在寢室裏弄那個叮叮噹噹的鬼玩意。再說，我們也談不來。」

「你們不是好朋友嗎，怎麼又談不來呢？」錢素英問。

「我的意思是興趣不同，」陳興國加以解釋：「我喜歡的，他不感興趣；他弄的那些鬼玩意，我也不懂。」

「聽說你們過去是同學？」她又問。

「那裏！」陳興國說：「老王是北師大的，音樂系；我高中還沒畢業呢！我們是同鄉。」

「哦！」錢素英輕呼了一聲：「怪不得他那麼喜歡甚麼古典音樂呢！」

「你也知道？」陳興國奇怪地問。

「唔——」錢素英不說話。

「其實他最大的興趣還不在音樂。」陳興國說：「雖然他學的是音樂，却喜歡搞搞文藝。過去曾經寫過一些關於文藝理論的書，也寫過小說。但一直沒有成就，原因是他的意見往往和別人不同，在文藝界站不住腳。現在索性不搞了，關起門來聽音樂，自我陶醉。」

「王先生有些見解的確與衆不同，譬如——」說到這裏，她停住了。

「譬如甚麼？」陳興國望着她，等着她回答。錢素英沒有辦法，到底把和王大成聽音樂會的事說了出來。

「哈哈！」陳興國一拍大腿，身子向後一仰，倒

在睡椅上，接着又爬了起來，指着錢素英說：「小鬼，看是你精還是我精？你要打聽王大成是不是？那爲甚麼不老老實實告訴我？繞這大的灣子！」

錢素英的臉紅了一下，但隨即正色說：「陳先生，不要這樣說好不好？我就知道你們會這樣想。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是甚麼意思？」他問。

「打聽他是不錯，」錢素英說：「不過不像你心裏所想的。我有另外的事。」

「甚麼事？」

「我那寶貝弟弟，」錢素英幽幽地說：「今年高中就畢業了。其他功課都不錯，就是英文太差，每次月考難得及格。這是一門重要課程呀，如果不及格，他能考上大學嗎？」

陳興國點點頭，表示同意她的話。

「媽說要他去補習，我也這麼想。」她接着說下去：「可是，有兩個問題：第一、錢；第二、補習班的課程，未必對他適合，可能沒有甚麼效果。可是我們這樣人家請得起家庭教師嗎？」

「你的意思是想請王大成替你的弟弟補習，是不是？」

錢素英點點頭說：「我是這麼想。我知道王先生程度很好，只不過不知他能不能替我弟弟補習，肯不肯替我弟弟補習？他既然是北師大的，當然沒有問題了；他肯不肯呢？我還是沒有把握。所以，特地到陳先生這裏來——」

「咳！這芝麻綠豆大的事，值得你傷這樣的腦筋？你自己同他說還不一樣？」

「我跟他不太熟，不好意思。」她低着頭說。

「沒那的事！你去找他，決沒有問題。」陳興國向她保證。

「謝謝你，陳先生。」

隔了一會兒，陳興國很誠懇地對錢素英說：「錢小姐，我問你一句話：你對王大成一點意思也沒有嗎？」

「沒有。」錢素英搖搖頭。

「你們在一起聽音樂——？」

「我問心無愧。」

「那我倒誤會了，」陳興國說：「不過，錢小姐，承你不把我當外人看待，甚麼事都跑來同我商量，我也該對你說說真心話：王大成和我自幼相交，他的一切我完全瞭解。除了年齡大一點，那一樣不夠標準？其實，一個人的年齡，要拿他的健康情形來衡量，只要身體健康，年紀大一點，不能說老的。這是醫學家的話，不是我信口胡說。王大成的爲人，不用我替他吹噓，你自己也看得出來：做爲一個男人，像他那樣，也算很難得了。不過，我並沒有勉強你的意思，我只是如此希望而已，你自己考慮考慮吧！」

這一番話很使錢素英感動，她點點頭：「謝謝你，陳先生，我會放在心裏的。」

自從王大成替錢素英的弟弟補習英文以後，他和錢素英的過往，自然密切起來。這情形看在金元寶的

眼睛裏，相當的不受用。他恨不得拿一把刀殺了那老傢伙。但他還是容忍下來。

「金元寶，你近來不痛快是不是？」在一家咖啡館裏，錢素英問他。

在外表上，她是和王大成在一起的時候多，但在感情方面，她還是傾向於金元寶的；只是這種感情的趨勢，有逐漸轉移的跡象。

「沒有甚麼。」金元寶竭力忍住心頭的怒火，表現得極為平靜；但過了半晌，他帶着黯然的神色，慢慢地說：「錢小姐，我非常清楚：我這種人，一沒有財勢，二沒有能力，這對一個女孩子來說，絕不是她理想中的對象，所以，你和大成的接近，我除了心裏難過，對你並沒有甚麼不滿。聽說你們感情很好了，是麼？」

「不要聽人胡說，金元寶，」錢素英說：「你和我相處的時間比他久，論感情，他不及你。」

金元寶黯然良久，說：「聽說政府最近要開發東部，也許那裏還有我發展的餘地。至於能不能有成就，我不知道；至少，可以離開這令我傷心的地方……」

「說着，他聲音低啞，幾乎流下淚來。」

她伸手按在金元寶的一隻手背上，難過地說：「金元寶，你誤會了，完全誤會了。你以為我跟王先生好的不得了是不是？我和他不過普通朋友，沒有一點不可告人的地方。我做事向來光明正大，這件事誰

都看得清清楚楚，你爲甚麼這樣多心呢？你要看看事實呀，不能全憑想像。」

「不是我多心，」金元寶說：「近來你和我疏遠得多了，這也是事實呀！」

「你這人真是，」錢素英笑了起來：「我們在一個辦公室辦公，天天見面，說得上疏遠嗎？」

「你說我們甚麼時候在一起玩的了？」金元寶仍舊不樂意地問。

「你是說一定要看電影，坐咖啡館……那要多少錢來花？我都不是有錢的；再說，王先生也沒天天和我看電影，坐咖啡館呀！」

「可是公園裏坐坐，湖邊散散步，也不要花錢的。你說你沒有和王大成到湖濱公園去過？」

錢素英暗想：這傢伙倒消息靈通，前天和王大成去了一次湖濱公園，他馬上就知道了。也可見他痴得可憐。想到這裏，心裏又多了一份歉疚，她低低地對他說：「金元寶，你不要太多心，儘管我和他比較接近，那是因爲他替我弟弟補習；我並不是存心冷落你。」

「你不知道我心裏多麼難過！」

「好了，不要難過了！以後多陪着你就是了。」

如今，連錢素英自己也迷糊了。和王大成在一起的時候，她覺得王大成和藹可親，並且覺得他很體貼人；雖然王大成除了替她弟弟補習功課而外，並沒有

給她甚麼好處，但她深深覺得：王大成於她有一種安定的力量。譬如說，有甚麼小問題，或是應付一些事，照着王大成告訴她的話去做，總是圓滿解決，非常得體；有時她也請王大成做些小事情，她都非常滿意。王大成在公司裏的表現也是如此：他所處理的工作，都是快捷、正確，而且是幾乎沒有一點考慮。和金元寶在一起呢，情形就不同了：他熱情、粗獷，這也是她所需要的。奇怪的是，她心裏總有一種矛盾的思想：和王大成在一起，她覺得對不住金元寶；和金元寶在一起，又覺得對不住王大成。這種想法，使她痛苦，迷惘。

有一天，她和王大成在湖濱散步。

「王先生，」在沈默了許久之後，她對王大成說：「我記得在甚麼書上見過這麼兩句話，是『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是不是呢？」

「是的，」王大成說：「這是朋友相處最高的境界。」

「那麼我們相處也有不少日子了，你認為我們達到這個境界沒有？」

王大成不知她問這話的用意何在，但看到她臉色凝重，知道必定有甚麼重要的問題在後面。他不作儘面答覆，祇以比較客觀的態度對她說：「交友第一要誠懇，坦白；至於知心，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要經過長久的相處才能做得到。」

「那我們之間够得上誠懇坦白嗎？」她又問。
王大成心裏有點異樣的感覺，但還是很鎮靜地說

：「我相信我的一切，你都清清楚楚，沒有甚麼不坦白的；至於你，你待我很好，我知道。」

「那我問你，你對我有甚麼期望呢？」她接着問下去。

王大成想不到她竟提出這一個問題來，這是他們從來沒有討論過的。由於年齡的懸殊，儘管他是如何地喜歡她，如何地想早一點解決這一個問題，但在沒有弄清楚對方的心意以前，他覺得應該慎重；即使想說出心裏的話，也要婉轉一些。因此他躊躇着，不能立刻答覆。

當他沈吟不語的時候，錢素英却對他說：「王先生，你不必顧慮。可是現在你也不必再說甚麼了。難道我是木頭人，一點感情都沒有？你的心意，我還看不出來？最近我常常想：你和金元寶，你們兩個合在一起，變做一個人就好了！」

也許錢素英是無心，也許是有意，也許是心情太亂的緣故，才說出這樣的話。但聽在王大成的耳朵裏，恰如晴天霹靂，震得他痴痴迷迷，半晌開口不得。他原知道他與錢素英之間，有一道厚厚的障礙，就是金元寶。爲了這，他才一直不敢和她討論這個問題，唯恐把這存在於心裏的一點點希望消滅。有時他幻想：像金元寶那種人，稍聰明一點的女孩子，一定可以看出他的本質，不會選擇他做終身伴侶；錢素英不是盲目的人，她的智慧很高，難道會看不出來？可是，金元寶年青，就這一個條件，就可以很輕易地擊敗他。現在，不是非常明白：她很喜歡金元寶？

天色很暗，對岸有高高的堤防，使得眼前一片漆黑；無邊的黑，與無邊的寂寞，連結在一起，慢慢地向他侵襲過來。

「錢小姐，」隔了好久以後，他淡淡地說：「你無須爲難。我四五十歲的人了，還有甚麼看不開的？的確，我是喜歡你；但理智告訴我：我不配。即使你放棄了金元寶，你能担保我們之間能永久維持這樣的情感麼？因此，我會經告訴自己，當你要離開我的時候，我不該有甚麼難過。我心理上早有此準備，你儘可安心作你自己的決定。」

錢素英見他這樣說，也不禁黯然。實在，她並沒有想把王大成一脚踢開的意思，在情感上，她不能這樣做；只是一時找不到適當的辦法。現在，王大成這麼一說，她更感到歉疚，也有些難過。她說：「王先生，請你不要這麼說好麼？我知道你痛苦已極，還要來安慰我。可是你到底沒有瞭解我。我沒有選擇金元寶，也不認爲金元寶比你好；相反，我認爲你所有的，金元寶沒有一樣及得上你。」

「至少，看起來你們很相配。」

「我沒有說過你老。」錢素英幽幽地說。

「小妹妹，不要再多想了。」王大成拍拍她的手背：「我對音樂的興趣可以維持我生活的平靜，當你離開我之後，我不會有太多寂寞，至於你，你不會從我這兒得到什麼，你不必歉疚。放心的去吧，不要留戀我！」

她愈是想解開這個結，這個結却愈來愈緊。結果

，這個難以解開的結，也祇好暫時放下它。

當大學考試放榜之後，錢素英告訴金元寶她要和他商量一件事。

「我弟弟考取了！」在咖啡館裡，錢素英說。

「那恭喜呀！」金元寶嘴裡這麼說，心裡很不高興。因爲王大成替她弟弟補習，這功勞應該屬於王大成的。

「可是問題又來了，我那來的錢替他繳學費？要五百多元呢！」

「那不簡單！再去找那老頭兒好了！」金元寶毫不考慮地說。

「你說什麼？誰？」錢素英被他這突如其來的一句話弄得楞住了。

「誰！你的那位王先生，王大成！他不有一千多塊會錢嗎？問他拿過來，不就解決了？」

錢素英氣得兩眼直翻，幾乎昏了過去。她真想像前次那樣，先打他兩耳光再說。但這是咖啡館，雖然這時沒有旁的人，她也不願顯得那麼沒有理智。只禁不住心中一陣悲傷，兩行淚水順着腮頰流了下來。驀地，她站起身，拿了桌子上的小提包，就要出去。

金元寶連忙一把抓住她。「我該死，我該死！」

他無限悔恨地說：「你再原諒我一次好嗎？」

錢素英搖搖頭，從手提包裡取出一塊小手絹，不住向眼睛上印；想不到淚水越印越多，最後，終於忍

不住伏在桌子上嗚嗚痛哭起來。

「不要哭，不要哭！這裡人多，等會兒給人看到了多不好。」金元寶心中大為着急，但一點辦法也沒有。

過了好半晌，錢素英才慢慢止住哭泣，抬起頭來。她虛弱地對金元寶說：「金先生，你這樣的個性，我受不了。我們從此一刀兩斷，以後，你只當我死了，見了面不要對我說話。免得彼此都不愉快，或再發生不愉快的事。」

「錢小姐，」金元寶顯得悲傷的樣子：「我想我是不能原諒我了，我也不值得你的原諒。老實說：現在我心裡因為悔恨而生的痛苦，並不下於你所感受到的。不管你怎麼想，怎麼做，我都不管；我只求你答應一件事，就是不要以為我故意傷害你。我對自己非常瞭解：我這個人缺點太多了，而最大的缺點就是口直心快，不管什麼話，一張口就說了出來。可是，如果我不是愛你那麼深，也不會這樣不加考慮了。我們相處的時日不算太長，也不算太短，我永遠記着：我會兩次冒犯你，使你傷心。但也請你記住：在那一段日子裡，即使沒有對你好，也沒有對你不好，在我們分手以後，你就想想那些好吧，免得我在你心裡的印象永遠是那麼惡劣。」——說到這裡，他擠了擠眼睛，隱然有兩點淚光，在眼角閃爍。

錢素英默默地聽着，默默地沉思。半晌，低聲說：「金元寶，過去的事算了，你也不要過於自責。」
「嗯？」金元寶茫然不解地望着她。

「我不恨你了。」她說。

「真的？」他又驚又喜，露出一種天真可笑的形態，俯着身子看着她。

她點點頭。

「那麼，」他懇懇地說：「你不是找我來商量事情的吗？你說吧！」

錢素英搖搖頭，低低地說：「現在不是再說這件事情的時候了，過幾天再說吧！」

「不行，」金元寶固執地：「今天一定要告訴我；不然我會急死。」

她想了一下，正色說：「金元寶，我說出來，可不許你再胡說八道；否則，我們真的永不相見了。」

「我發誓！」金元寶舉起右掌，學着外國電影裡犯人對法官宣誓一樣，很滑稽。

這使得錢素英撲嘴笑了起來：「不要嬉皮笑臉，聽我說。」

於是金元寶放下手掌，兩手托腮，做出靜聽的樣子。

「我剛才不是說爲了我弟弟繳學費需要五百多塊錢嗎？你有沒有？」她問。

金元寶怔了一怔。

錢素英却不等他說什麼，又接着說：「我知道你沒有，我是來同你商量，我是不是可以向王先生借一借——」說到這裏，他注意了一下金元寶的臉色。

金元寶的臉上果然起了變化，但他沒有說話，祇聽了一聲，用力地抿着嘴唇。

錢素英不再理會他，但婉轉地說：「我早就想到，如果向王大成借錢，你一定不願意，但這是唯一的一條路了，除了他，還向誰設法呢？爲了避免你不愉快，所以事先同你商量，看你的意見如何。」

「你也聽我說兩句話好不好？」金元寶說。

「你說吧！」

金元寶正正經經地說：「我且不表示意見，祇先分析一點事實讓你參考：王大成，你們也相處不少日子了，他的個性，多少你也知道一點。他平日視錢如命，一個子兒不花，一個子兒不用。一條西裝褲最近才買的，多少年來都是一條黃卡嘍。這是他自己的事，不去管他。上次我有急用，想借他的會標一下，這對他並不吃虧，他就是不肯，一個勁兒說他也有急用。結果呢？他標下了，却一直放在那裡發霉。這種人，你還想和他借錢，那簡直是石頭裡榨油，你去榨吧！我問你，你們來往這麼久了，他爲你花過什麼錢，說說看？」

錢素英啞口無言，暗自慶幸幸虧先來和金元寶商量，不然，直接找了去，豈不碰個大釘子回來，多難爲情！

「謝謝你，金元寶，」她感激地說：「虧得你提醒我，要不然，真要去自討沒趣了！」

可是問題不能解決，她愁眉不展，默默地靠在那裡發楞。

「錢小姐，你不必發愁，」金元寶安慰說：「天下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也許我能替你想辦法。」

「你——？」錢素英興奮地直起身子，望着他。

「我有個叔叔在保險公司做襄理，很有錢，我想去借個幾百塊錢，大概不成問題。」

「你有個叔叔？」

「不是親叔叔，」金元寶說：「但在這兒沒什麼親人，也就和親叔叔差不多。只是我天生硬骨頭，平常不肯到他那裡去走動；現在情形不同了，爲了你，碰釘子也得去碰一下。」

「噢，金元寶，你真好！」錢素英從心底裡感激他。

真的，兩天以後的晚上，錢素英正在家裡爲錢的事想心思，金元寶與冲冲地跑了進來。他從褲帶裡掏出幾疊鈔票，往桌子上一放：「喏，六百元，你點一點。」

「呀，借到了！」她高興地把兩隻手攔在金元寶的雙肩上：「你怎麼向你叔叔開口的？」

「其實也是我多慮，」金元寶滿不在乎地說：「我叔叔不是那種人，他見我去，喜歡的了不得。我祇說需要錢用，他問也不問，就給了一千。」

「一千？」

「嗯，我叔叔有錢，不在乎。他有好幾幢房子呢，幾千塊錢算得什麼？不過我祇拿了六百元，其餘的我又退了給他。」

「對！你做得到！」錢素英仰起了臉，心裡又多

了一層敬仰。

金元寶在她仰起的小臉上，輕輕吻了一下，問她：「你喜歡我嗎？」

「喜歡。」

「你媽呢？」他四下看看，問她。

「同我弟弟看電影去了。」

「回來很晚吧？」

「嗯，恐怕要到十一點以後呢。」

「你不寂寞？」他注視着她。

她搖搖頭。

「不想我？」他慢慢地擁住她。

一股熱流貫通她的全身，使她無力抗拒。

「你媽不會回來吧？」他在她耳邊低聲問，擁得

她更緊。

「唔！」她不想說話。

「門已經關好了。」他的聲音更底。

六百元並沒有替她解決困難。學費繳了，還有書籍、用品的問題又來傷她的腦筋。

「金元寶，你能不能再到你叔叔那裡去一躺？兩

百就夠了。」她祇得去找金元寶。

「兩百？你倒說得輕鬆！」金元寶眼睛睜得大大

，嘴角下撇。錢素英很久沒見到這形象了，好怕人。

「你不是說你叔叔很有錢，他很喜欢你？幾千元

都肯給，兩百會不答應？」

「我的小姐，」金元寶終於柔聲地說：「話是這麼說，但有錢人的錢到底不是好拿的，這種事，可一不可再。上次的錢，才多久的事？你叫我怎麼再去開口？」

「說我借的好了！我會還他的，慢慢的。」

「好吧，我去試試，弄不到可不要怪我。」

一連四五天，金元寶不但沒有給她答覆，即使上了班也避免與她的目光接觸。

她想：也許實在是借不到。他既不好意思，何必再去問他，使他難堪呢？她爲了弟弟讀書，什麼都犧牲了，結果，問題並未解決。想到傷心處，幾乎不要再活下去。

近來，她很少和王大成接近，這是自然的趨勢。即使在一起的時候，也是淡淡地，沒有什麼話說，爲了錢的事，她心裡煩悶，更是連話都不願說了。不單是對王大成，對誰也是這樣。

一天，她踽踽地步行回家，爲了省一張車票，她常常走半小時的路。

「錢小姐！」後面有人叫她。

她回頭一看，是王大成。

「王先生，」她微笑着叫了一聲，却掩不住滿面的愁苦。

「錢小姐，」他快走兩步，趕上了她，和她並着肩：「你近來好像有很大的心事，是麼？」

錢素英低着頭，不說話。

王大成說：「我不想過問你的私事，只是想問問你，有沒有需要我幫助的地方？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不想挽回，也不想繼續。現在你有困難，我能够幫一點忙，是人之常情，是極普通的事，你不必過於計較，把我們過去的事連在一起。」

錢素英淒然良久，說：「我只是想：過去，你已經幫了我不少忙，對我却無所需求，這已經很對得起我了。我沒有給你什麼，反而使你痛苦，內心極感不安，假如再去麻煩你，豈不更增加我的愧疚？」

王大成想不到這女孩子這麼倔強。但她愈是如此，他愈對她發生憐惜之情。

「錢小姐，」他說：「你應該可以想到，在這種情形之下，我能不聞不問，讓這個啞迷一直擺在心裡，日日夜夜地來苦惱我？」

錢素英見他這樣，心裡非常感動，她想：反正我不要你的幫助，告就告訴你吧！便把需要兩百元的事說給他聽，「王先生，」她說：「承你情爲我弟弟補習，總算如願以償，考上了大學，如果爲這點書籍費用不能解決，使他不能好好讀書，那我所有的心血豈不是白費了？」

王大成低下了頭，默默思忖，沒有說話。

錢素英見他這樣，想起了金元寶對她說的關於王大成的那番話，一股嫌惡之情油然而生，對他的爲人感到鄙夷，忍不住說：「王先生，我並不想你的幫助，你不必爲難。」

王大成抬起頭來說：「本來兩百元的事，不算大問題，偏偏前些時被人借了一筆錢去，一時還真拿不出來。不然你就拿兩百塊錢去，同事之間，彼此通融，算不得幫助。」

「哼！」錢素英幾乎要冷笑出來。現在她總算親自體驗這守財奴怎樣說漂亮話而不用拿出錢來。她冷冷地說：「我知道。」

「你知道？」王大成頗感奇怪，問她：「我幾時告訴過你？」

「不告訴，我也知道！」

「你倒說說看！」

她不屑地笑笑，沒有回答。

王大成看了她半天，忽然恍然大悟：「原來你是不相信！」

「你借出去就借出去，反正我又不想問你借，相信怎麼樣，不相信又怎麼樣！」

「你可以問金元寶去，他會給你證明！」他發急了：「前兩個禮拜，有一個晚上，金元寶跑到我那裡去，說他叔叔得了急病，馬上要送醫院，無論如何要我借給他六百塊錢，做保證金及醫藥費，否則，他叔叔的命就沒有了！」

「他叔叔得了急病？前兩個禮拜？」錢素英腦子裡一陣轟響，幾乎聽不清他說什麼，重複地說。

「是的，」王大成說：「是他在保險公司做事的叔叔。他說他叔叔是臨時職員，按成績拿佣金，沒有多少錢，所以——」

忽然，錢素英的身子搖搖幌幌地，似乎要倒下去。王大成大吃一驚，搶上一步扶住了她。

錢素英呼吸微弱，軟軟地倚在王大成的懷裡，半天才掙扎起來。

「你怎麼了，錢小姐？嚇了我一跳。」

「這麼熱的天氣，走這麼遠的路，又爲那煩死人的錢的問題——唉，真把我急死了！」她無限悲傷地對王大成這樣解釋。

「你不必這樣苦惱自己，」他安慰她：「兩百塊錢數目不算大，我還是可以想到辦法的。」

「好吧，王先生，」她幽幽地說：「你有辦法，就再幫我一次吧！」

「你不拒絕了吧？」王大成幸慰地說。

「不了。」

「這才好！」

「你爲什麼老是這麼老氣橫秋的，這才好，那才好！聽來多刺耳。」

「老了呀！」他用手往嘴唇上一抹，其實那上面並沒有鬍子。

「你不老。」她說。

「何以見得？」他逗着她問。

「陳先生說的：人的年齡要以健康情形來衡量。你很好嘛，老什麼？」

王大成心裡浮起一絲甜蜜的感覺，但不知錢素英的態度何以變得這樣。

「王先生，」她說：「你怎麼弄那兩百塊錢呀？」

我急得很呢！」

「說來也簡單，賣唱片。」

「賣唱片？那值多少錢一張？」錢素英有點不相信。

「你別小看了，」王大成說：「我那唱片很多是英國原版，有的能賣十塊美金一張。」

「有人要？」她問。

「怎麼沒有人要？」他說：「祇要我肯賣，就會有人要。我這些唱片都是珍品，有時電台還向我借去用呢！」

「還是不要賣。」她說。

「又怎麼了？」他奇怪地問。

「我想起了，」她說：「你對我說過你可以靠音樂來維持你生活的寧靜。那這唱片對你太重要了。」

「傻孩子，你真是不懂。」他說。

「我怎麼不懂？」

「我可以聽新唱片呀，二三塊一張。」

「一樣嗎？」她問。

「怎麼不一樣？」他說：「唯一的不同，只是一個原版，一個翻版；原版唱片聲音清晰，逼真一點。欣賞音樂到我這種程度，也無所謂原版、翻版了，聽起來都是一樣。」

「你是北師大音樂系的，當然與衆不同。」她有意恭維他。

「那倒不一定，」他說：「我這是經驗，幾十年的經驗。譬如說：現在聽到一張唱片，知道它是什麼

曲名，作者是誰，用些什麼樂器來演奏，對一般人來說，懂得這些已經不錯了，但在我都不算稀奇。」

「你怎麼樣？」

「我嗎？」王大成就說：「我祇要聽一小節，就知道這張唱片是什麼樂隊所演奏，有時候還知道由什麼人來指揮。」

「憑記憶嗎？」她問。

「唔，」他指指自己的耳朵：「憑這個。」

「這我真的不懂了，」她迷糊地說：「耳朵怎麼去辨別樂隊、指揮呢？」

「我告訴過你這是經驗，」他補充說：「耳朵的經驗。同是一首樂曲，這個樂隊和那個樂隊演奏的確不一樣，指揮也是，每一個大指揮家都有他特殊的風格，特殊的氣勢，聽得久了，再加以比較，就可以知道。」

「唔——」她由衷地欽佩。

「所以，祇要樂曲是好的，樂隊好，指揮好，唱片是否原版，在我是無所謂的。」

「好吧，」她說：「賣就賣吧；不過，少賣一點，够用就行。」

他在她頭髮上吻了一下，愉快地去去了。

十月了，天氣漸漸涼爽，陳胖子的精神也好了起來。當他看到錢素英和王大成經常在一起有說有笑的，心裡也非常高興。他想：誰說年齡是婚姻的障礙？

怎見得他們不能結合？可是有一天，快下班的時候，錢素英神情沮喪地走過來低聲對他說：「陳先生，等一會我到你家裡去，你不去吧？」

「不，不！我等你。」陳興國感到有些不妙，爲了趕巴士車，不及多問，匆匆地走了。

陳興國回去之後，很快吃過晚飯，把老伴支使到隔壁去聊天，泡了一壺茶，專等她到來。

非常叫陳興國驚訝的是，錢素英一見面什麼話也不說，抽抽噎噎地哭起來。哭得那麼傷心，和動人。

「到底什麼事，你得說給我聽聽呀！」陳興國問她。

「你叫我怎麼說呢？」錢素英抬起頭來，看了他一眼，又用手帕掩住嘴，自管哭她的去了。

陳興國且不去管她，讓她足足抽噎了半個鐘頭，才擰了個濕毛巾給她，替她倒了杯茶。

「陳先生，你替我想個主意，我怎麼得了呢？」她用一對胡桃般的眼晴，望着陳興國說。

「到底怎麼了，你說呀！」陳興國急了。

「我怎麼說得出口呢！」她又放聲哭起來。這時，陳興國已料到一大半。他溫和地對她說：「你好好告訴我吧，不要顧忌，一切有我呢！」

「今天我到醫院去，醫生說我有了……。」

「這王八羔子！」陳興國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把錢素英嚇了一跳。

「陳先生——」她怯怯地望着他。

「相交幾十年，我倒沒料到這王八羔子這麼不道

德！

「陳先生，你弄錯了，」錢素英知道他誤會了，連忙說：「不是他，不是王先生。」

「不是他？」他睜大眼睛迷惑地望着她。

「是金元寶。」

陳興國頹然倒在椅子裡，半晌才說：「錢小姐，你這麼個聰明人，怎麼這樣糊塗？但事到如今，抱怨你也沒有用。現在，你只有找他去。」

「找誰？」她問。

「金元寶呀！」

「那我不如去自殺。」她悲戚地說。

「爲什麼？」

錢素英一五一十把和金元寶交往的經過，統統說了出來。「陳先生，」她說：「你想，這人面獸心的東西，我恨不得剝他的皮，吃他的肉；你叫我去跟他，真不如叫我去死！」說到傷心處，又流下淚來。

陳興國沈吟半晌，緩緩說：「那麼你能不能去找王大成呢？這是唯一的一條路了。」

「我不去，我沒有臉見他了。」她嗚咽着說：「我不瞭解他，騙了他，現在還要帶這麼個恥辱給他，我不能。」

「如今不是顧慮這些事的時候了，」陳興國誠懇地說：「現實問題要緊。我相信，王大成真心愛你，他不會計較這些。你要不好意思，我去。」

「陳先生，不要去，讓我考慮考慮。」她忙說。「本來嘛，」他說：「這種事少給人知道爲妙，

當然你自己去比較好，那我就當不知道。」

錢素英把王大成約到一個僻靜的地方，不顧一切地把這件事說了出來。王大成考慮了又考慮，最後，鄭重地對她說：「錢小姐，我要是爲私，爲我自己，就立刻和你結婚，我一心所盼望的，就是這件事，儘管你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才來找我，我不計較這些的。可是，這件事叫誰來處理，都祇有一個辦法：找金元寶去，跟他結婚。法律、人情，不容許你有第二個選擇。你千萬不要以爲我不願意背這個包袱，你要那麼想，就大錯特錯了，我沒那個意思。我知道，你唯一的難處是不愛他，恨他。要知道這個東西，需要時間去慢慢培養；你現在不愛他，也許將來會愛他；你要積極地學習去愛他，改變他。野獸還可以馴伏，何況人類？至於恨，時間會化解一切的仇恨；而且，你們之間，只是你恨他，他並不恨你，祇要你能去愛他，就不會有仇恨存在了。還有，不要顧慮我，一句老話：我可以靠音樂打發日子。去吧，勇敢地去吧！」

錢素英痴痴地想了大半天，忽然，她正色對王大成說：「王先生，我聽你的話。」

隔了兩天報紙上傳出錢素英自殺的消息。就在消息發生的同時，王大成收到一封掛號信，拆開一看，裡面祇有寥寥兩句話：「永別了，王先生！我去過他那裡，他拒絕了！」她死了，却留給他無邊悔恨。

孤獨花



• 陳
• 小
• 雲

選入文徵

廣東有句俗話：「獨雞肥，獨鴨瘦，獨生兒女受寵縱。」
我是個獨生女，盡管受寵縱，我却常常怨恨自己沒有兄弟姊妹，從小到現在整整二十年，一直生活在孤獨的天地中。不幸，父親早亡，母親爲了扶育我，嘗盡人間多少辛酸。

在這個不景氣的社會裡，畢業即是失業。何況我又是個沒有修完大專課程的年輕學生。今年初，由於家庭經濟困難，母親身子又不好，我含淚退出了義安學院的大門。當時，我第一件事便是注意商報的分類廣告，只要有合適的工作便寫信去應徵，沒幾天，一家保險公司便請我去做人壽代理，於是，我開始了新的生活。

「先生，你允許我現在來打擾你幾分鐘嗎？」我帶着「怕怕」的心情，聲音有點發抖地說。
這一天，我剛上完保險受訓的最後一課，主任先生爲我安排了如何去逐戶推售保單生意的計劃，而我當然只要硬着頭皮去嘗試了。

「小姐，有什麼事嗎？」那位先生看着我說。

「哦！我想向你介紹一個完善的存錢方法。」我微笑說，一面從手袋裡取出幾張公司的保險章程。

如此，我帶着生硬的言詞，向他介紹着人壽保險的種種益處：「先生每天翻開報紙，不難會看到某某人意外傷亡，遺下一家大小有待社會人士救助的新聞，對嗎？」

「……」他點點頭。

「對一個愛家庭，愛女兒的丈夫來說，像這樣的事一定會使他感到不安，」我說：「如果他買了人壽保險，他的家人便不會有這樣的悲慘遭遇了。」

「爲什麼？」他向我射來一道詢問的眼光。

「因爲保險公司會照顧他的家人，給他們一筆豐厚的賠償金。」我說：「買保險就是一種愛的實際表現。不久我們公司有位先生結婚一週半，他送了妻子一份最有價值的禮物，原來是一張二萬元的人壽保單。」

「請問購買的手續又是怎樣的？」他顯然已被我的話引出了興趣。

「如果你今年是卅歲，你買五千元廿年保單，每年所付的保費是二百七十元。」我一邊說，一邊在一張紙上把如何計算保費的情形展示出來。「看起來這是個大數目，不過，却是一種儲蓄。先生每天只要省下八毛錢，到時便能夠繳交保費。」

見他沉思不响，我趕緊說：「在購買期間，先生還可以免納所得稅。如此，納至滿期你可以連本帶利取回七千五百元，再也沒有什麼儲蓄比買人壽險有更多紅利的了。萬一你在供期中需要錢用的話，只要你納完了三年的保費，你還可以拿你的保單向公司借錢，每百元取利息二元。」頓了一頓，我察看了他的神色，又繼續說：「當你中途發生了不幸，公司在二個星期內便會把你所購買的五千元數目保單照賠你的家人。如果你有加買意外險，賠償的數目比原來的多二倍甚至三倍。」

僅只廿分鐘的唇舌之勞，這位先生便爲我購買了一張五千元個人儲蓄保單。下午我帶他到公司繳納第一年的保費，經理先生還請我和他晚餐。

我高興得想大叫大喊，第一天出馬便有了收穫，賺了百多元的佣金，還有什麼比這更值得稱心快意的？如是，這一個星期，一連三天，這位先生都爲我介紹了他的朋友，並且人人都買了五千元個人儲蓄保單。這樣的成績對一個完全沒有人事關係的「新手」來說，應該是件奇蹟。

「你真是個怪才，」經理先生邊稱讚邊勉勵我說：「別人做了幾個月都沒有你的成績。好好的向這方面努力，將來你的成績達到某個水準時，我會提升你到內部做組織主任。」

第二個星期，第三個星期，無數個星期，我早出晚歸，成績都不錯。在沒有出去逐戶推銷保單的時候，我也樂得坐在公司裡聽經理先生或同事們討論如何力爭保單購買者的談話。有時，我也跟個別同事出去，觀察他（她）向人推售保單的情形。

「我還沒有結婚，死了保單留給誰？」對方一臉不耐煩地答。

「你可以把保單留給父母或兄弟姊妹。說實在的，父母養育我們長大，含辛茹苦，如果橫降災禍，老人家無依無靠，多麼可憐。」我的同事耐着性子說。

「你的話頗有理，」他說：「可是我目前沒有錢，過一些時候再買吧！」

「我很了解你的苦衷，」我的同事說：「不過，早一點買會比遲一點買合算，因為遲些時，你年齡增長了，保費是要跟着增多的。」

說罷，我的同事從袋子裡取出筆和紙計算增加年齡後，所要多付的保費若干，然後把這個數字相加起來說：「你看廿年裡，你要多負擔多少？」

他望了望紙上的數字後，又低思了。我們猜想，他或者真的在經濟上有所困難。

「你可以把保費分作兩期交！」我的同事說：「這樣你的負擔便可以減輕些。」

「……」他還是不响，不知肚內賣的是什麼葫蘆。

「先生，或許我們已把你看成自己的朋友，才來再三勸你趕緊買份保單，」我的同事繼續說：「既然你目前在經濟上有點困難，下次再買吧！雖然這樣一來每年保費會增加些。」

如此，我們客氣地引退了，因為做我們這一行的，最緊要的就是不要勉人所難，客氣引退，給對方留下自己的或公司的電話地址，對於那些拒絕的購買者，不時給他們一個電話聯絡，自會後會有期！

以後的日子中，我把推銷的範圍推廣到家庭婦女圈中。不過，婦人家總比男人多考慮，十次找她們有九次會聽到如此推搪：「我丈夫不在家，等他回來商量後才決定吧！」

初時，我幾乎想推翻向婦女圈中推銷的計劃，後來再三深思，我終於在她們身上找到一條門路，那就是找那些能當一家之主的家庭主婦或長輩婦人，她們多數很疼愛兒孫的，如果向她們推售兒童教育基金儲蓄保單，十有七八會成功的。

身為一個保險代理，在推售保單時最重要便是運用觀察。當我們與對方談話時，要把視線正視對方的臉孔，注意他（她）的表情和反應如何。如果發現對方心不在焉的東張西望，或又俯首低思時，自己便要把話題轉變，轉談一些能引起對方興趣的東西。一個成功的保險代理，他（她）要具備着廣泛的談話材料，口才流利，

態度謙虛、禮貌，見機遊說，投其所好。打鐵要趁熱，遊說也如是，當對方正被自己的談話引起興趣時，便應該快點從袋內取出保單表格，視其家境的富裕程度而先為對方例出一個購買的數字，然後再客氣地請對方拿出身份証，以便着手填寫。通常購保者的保額若超過八千元，或身體看去有點病態時，都得在事先讓他（她）到公司指定的醫務所接受檢查。這是個最難討好的事，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尊心，尤其是自己身體有某種病患的，不喜歡讓他人知道。

我們處身的這個社會，彷彿是個大染缸，投身染缸中，天天耳聞目睹的事情何其多！其中大部份又是使我不勝驚駭和反感的，可是爲了討取人家袋子裡的佣金又不得不強裝笑臉或來個隨遇而安。幾個月來，好些友人都說我變了，我真的變了麼？午夜睡不着，睜大眼睛在黑暗中檢討自己，首先發現的便是今日的我與昔日學校的我，迥然兩人；生活的多重磨折，活潑被穩重代替了，天真的性格早已死亡，純樸的心靈沾滿銅臭味。可以這麼說，幹保險代理這行，論賺錢的容易快捷的確是够稱得上第一，只要肯低聲下氣，放下自尊，搬弄幾下唇舌，便有一個日日上下班的普通職員的一月收入。有時運氣好，做成一兩上萬元的「大生意」，舉口之勞，近千元的佣金便安然裝入自己的衣袋內。但金錢來得容易，去也容易，整千元的收入很可能在半個月內就化去了大半，因爲應付應酬這方面的開支很大。遇上每年的淡月，如三、四、五、九、十等這幾個月份，天天踏破高跟鞋，更出盡口才數訣也可能整整一個月做不成三兩千元的小生意。說到顧客，並不是人人都容易應付，尤其最叫我們女孩子害怕的那些色情的傢伙，他們可能自動找你談購買保險的事，明明心裡討厭死了他們，表面上還是要收斂住那股怨氣。想想自己的出身，教養和學識，爲了客居異地的二餐溫飽竟也週旋其間，做一個高級推銷員的工作，別人有什麼感想呢？

而今，我似乎更領略到做人的種種苦楚和處處矛盾的所在。同是對一個人，當在家裡時，與他（她）天高地厚無所不談，一旦處身在生意場上，私人感情擱在一邊，各人盡力爲各人公司的利益而賣力，甚至因此發生爭吵。友誼往往也在這種情形下破滅了。新加坡保險公司多近十間，各個公司的組織人爲着自家的利益想盡種種競爭方法。更可笑的還是，許多時候，同是一間公司，由於各個組織人不同，大家都想爭取成績第一，因此勾心鬥角，也會互相破壞和互相仇視呢！

杜威說：生活就是教育。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一切智慧都不免是霧裡看花，浮光掠影。猶如一塊璞玉必須要經過好多次琢磨才能顯出它的光輝。或許就是本着這種宗旨，每天我除了做保險工作外，每周一，三，五的夜晚還做了幾個英校生的補習老師；二，四，六的夜晚則到一所歐人的補習學校進修自己的英文。母親年事已高，身子一直就不很好，不知她能活在世上的日子多久，日常家務盡可能都由自己動手。生活忙是够忙的，

的，然而我却不能因為忙便拋下自己的興趣與美夢。因此，就在每個教書畢和上完進修課的深夜裡，我喜歡伏案執筆，為新明日報寫連載稿「少女日記」。如是，寫寫想想，想想寫寫，手酸，眼澀，許多時候就以濃茶或濃咖啡來支持精神。

苦嗎？這樣的生活的確是苦的。好在文學是我最大的愛好，打從小學起，我便有了一個驚人的志願：做個星、馬兩地真正為文藝而努力的女作家。高中時，我接受了蘇梅英老師的許多勉勵，這個志願更不能動搖了。當我前年進入義安學院，選讀巫文系的時候，邊讀邊寫，邊翻譯一些馬來短篇，遺憾的是程度不夠，所謂出來的作品都不能把原著作的精華發揮淋漓，這些使我疚對原作者。

青苔

■吳青亭■

我和幾位朋友到一座小樹林裡去露營。在我們搭着帳幕的地方附近，有一道清澈見底的小溪潺潺地流着。林蔭蔽日，樹林裡的石頭，都披上一層青苔，毛茸茸地，軟綿綿地；尤其是小溪裡的石塊，更是青翠欲滴。記得聽人家說過，波斯的地氈是非常名貴的。可惜我從來不曾見過，但我想：青苔，該可以和波斯的地氈媲美吧？的確，那青苔閃着青翠的光，很美麗。當時

，就有一位朋友這麼叫起來：「哎喲！這樣的綠色往哪兒尋找？」

另一位朋友的話，却帶來了我的深思。他說：「要是我們的生命、愛情，也都染上這樣的綠色，那該是最美麗的生命和愛情了！」

起先，我默然沉思着，後來，我忍不住開口了：「我寧願捨棄這麼一份綠色，不論是生命，或是愛情！」

真的，青苔，究竟只能在陽光照射不到的陰處生長。它雖有美麗的色素，但却經不起陽光的考驗。它只是瑟縮在陰處，埋藏着一股深沉的孤獨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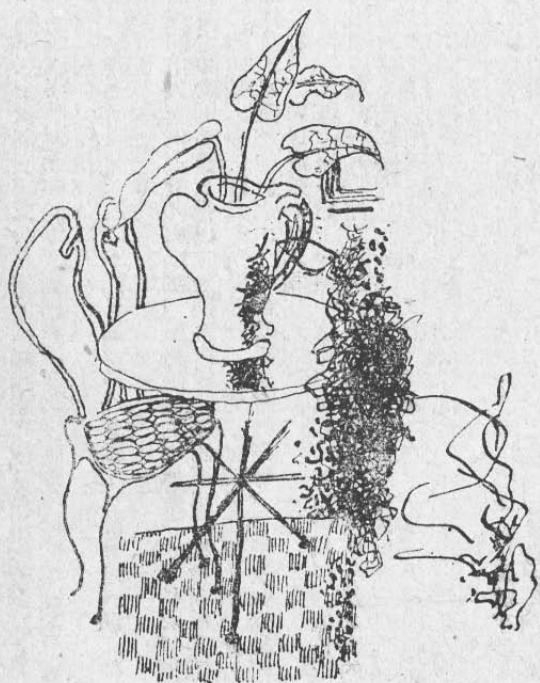
當然，誰都希望自己的生命和愛情，永遠閃着長青的光芒！然而，那應該是陽光下的長青的生命與愛情呵！

歐遊印象記

■ ■ 瑪戈

三六、柏林雙城記

柏林是戰前德國的首都，其文化、建設與及工商業的發達，原是聞名於世界；自第二次大戰之後，不但瘡痍滿目，損失慘重，且全國的領土被分爲許多外國的佔領區，柏林也遭到同樣的運命，分爲東西兩個柏林。東部屬蘇聯，西部屬英美法的共管，由於立場的不同，顯得壁壘對立，陸綫分明。而西柏林更全部受蘇聯佔領區的包圍，無形中竟成爲一個孤島，雖經戰後的努力恢復，重新建設，已達到相當的繁榮，究竟到處仍留着許多戰爭破壞的痕跡。今日旅遊其地，看了這般情況，仍不免帶着幾分沉重的心情。



據說在戰爭期間，投落柏林的炸彈，不下三十六萬噸，三分之一的人民無家可歸，其損失的慘重，可想而知。東西柏林之間，分隔着一道大界綫，滿置軍事障礙物和圍牆，戒備森嚴，仍未脫離戰時的狀態，且常有不幸事件的發生。目下全柏林計有三百三十餘萬人口，西柏林佔二百二十萬以上。西柏林之中，有二千餘人的父母妻兒是住在東柏林的，他們被圍牆及軍事障礙物所阻隔，彼此不能見面，當然也就不可能互通音訊。他們的慘痛遭遇，可以說是人間悲劇。

西柏林方面的情況是自由的，對於居民的出入，倒沒有甚麼限制；嚴格限制的，倒是在乎東柏林。據說，在全柏林的三百三十餘萬人口之中，唯有醫生和歌劇演員，得以靠着交換醫生或聘請演出的機會而准其過境，因為他們認為醫生和藝術家是沒有國界的。雖然是這麼的說着，究竟也還不是可以隨時自由出入的。此外，聽說只有東柏林四個特別的個人，持有經常過境的准證。他們之中，一個是巴士車的嚮導，一個是女店員，一個是雕刻家，還有一個是美術學生。芸芸的餘者，都可以說是老死不相往來的。

據西柏林旅遊當局的宣稱：他們的城市擁有多綽號：如，對照的地市，沉思的城市，橋樑的城市，公園的城市和自由者之家。我們從這些綽號看來，不難意味其綜錯矛盾的現象。雖然西柏林市區中心是那麼的繁榮，夜總會是載歌載舞的通宵達旦，斯碧里河及兩岸是那麼的風景如畫，到處的公園是那麼的幽雅，更還以擁有近千座的橋樑而引為自豪；但到這裡來的外客，誰都無暇顧及了這些。他們所關注的，倒是在乎兩個城市的對立情況，人民的情緒，與及從戰爭破壞中重修建設的進展，尤其是東西柏林中間的那道大壁壘，更是大家好奇心所集中的所在，與其說是遊覽，無寧謂為觀察的吧。

在我抵柏林次日的上午九時時分，柏林教師會招待遊覽的巴士車抵達旅館，車中都是從各國前來參加語文教學研討會的教師，我和亞旺·哈君也在其中，參加柏林市區的遊覽。出發之後，先至 Tempelhof 飛機場大廈參觀其中的設備。這是我昨天停機的所在，設備甚為完善，且有蓋天的停機廣場，飛機直接駛進大廈的廣廊，不必巴士車的接送，確是利便，更是其獨持的優點。

離開了飛機場大廈，在市區各處環繞，看過一九三六年在這裡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場，也瞻望過廣播電台的鐵塔，英、美、法三國的聯合司令部，戰後新建現代造型的大會堂，以及一些嶄新的高樓大廈。過去被炸毀的建築物，大都早已修築完竣，無論住屋或商店都顯得正常的熱鬧，只在偏僻的街頭巷角所在，才看得一些正在從事修建或未曾修建的樓房，顯得破落而淒清。

德國人對於具有歷史價值的重要建築物的重修，很具優於處理的才能。例如市中心區的凱撒·威廉紀念禮拜堂，就是值得注意的對象之一。這座教堂在戰時是被炸得粉碎，但建築家却極力保留僅有殘存的局部，冠以

越戰的現代藝術不規則塔形，這新舊的不調協合璧，倒足以深使人們興起第二次大戰的沉痛回憶。塔樓上的時鐘是如常地報告時刻，但面目已經全非。禮拜的廳堂，是一座全然時代化的建築，與塔樓分開，中間隔着通路，使古怪的樑樓全然孤立着。它高高地聳立在熱鬧的街道之間，也確是戰爭痕跡的不愉快表徵。

後來參觀東西柏林中間的那道大界綫壁壘。巴士車沿着界綫的邊緣或毗近的道路走着，在中間好幾個地點停車，讓大家登梯觀望，拍照。我們過去只聽得有道東西交界的圍牆，以為東柏林的人們，只稍越過圍牆，就可過得西柏林。事實上並不那麼容易，因為圍牆之內，有一片三四百尺寬的廣大地帶，地上佈着好幾重的鐵棘籬、鐵叉及其他的障礙物，且瞭望哨站密置，高台之上，有軍人荷鎗把守着，其緊張的程度，一如戰時的情況；真難怪防綫盡端之處的東柏林街道上，很不容易見得走動的人們。

但是在圍牆之外的西柏林地方，則常見遊客雲集，爭相圍觀，逍遙自在，或爬上梯級觀看究竟，或不斷地拍照，認為是難得的鏡頭，好奇的心理表現無遺。

走過的幾處圍牆邊之處，看得新挿有幾根木桿，其上置有花園，像是墳地的樣子。據說那些地方，都是不久之前有人被哨兵開鎗擊斃的；花園之下，也還立有幾根燃着的臘燭，嚴肅悲哀的氣氛，看了不免心酸。

最後走過的一段，竟於圍牆之內設有木板的圍柵，似乎是有意杜絕人們的觀望。這一連串走過的許多地點，導遊者都不斷加以說明，報告其處於某年某月有越境的事件或鎗殺的慘劇發生。聽了這些報告，又看看每座瞭望台上哨兵的戒備森嚴，倒不難意味其嚴重情形的。

希特拉的敗亡，戰事的結束，足已有二十個年頭之久，而這裡却還時時刻刻脫離不了戰時的緊張，真是不可思議。

三七、東柏林之遊

遊覽西柏林之後，借亞旺·哈君回到柏林旅館，受教師會的邀宴。席間曾問起東柏林的遊覽辦法，奧多威勒先生立即答應為我們申請過境，並將派一輛汽車於次晨送我們到東柏林去參觀。據說，住在西柏林的德國人，是不能到東柏林的，不過外國的旅客倒可以給予方便，只須帶着護照和入境准證就行。

這天早晨九時的時候，亞旺·哈君如約乘着教師會派來的汽車，到柏林旅館來接我。駕車導遊的是柏林大學畢業生霍姆沙君，年約三十來歲，伊朗籍，是柏林電視台的職員，通英語和德語。

抵達東柏林的唯一通行關口之後，即下車至辦事處填寫表格，呈交通行證及護照，又出示隨身所帶的銀錢數目，看看是否和表格相符。經過四次不同關站的檢查，各領一紙收條之後，好容易才進入東柏林的市區。當

檢查的時候，處處都顯示着不肯隨便苟且。尤其是檢查我們所乘的汽車，更是無微不至的嚴格，翻開座位的墊子看了還不算數，又在後座的靠背上用力推按，看看裡面有些什麼；接着打開車前車後的鐵蓋，詳細檢驗一通；復又用特別裝置的鏡子，前後左右周齊地照一照車底，認為妥當之後，才准放行。

東柏林的市街，到處甚為冷落，且斷垣殘壁，呈現許多戰時的廢墟。街道甚為廣闊，可是行人寥寥可數，似乎都到工廠裡做工或進辦公廳去了。在參觀舊有市區之中，我們看過許多古教堂，宮殿，政府機關，大學，圖書館和博物院的外表，又至希特勒的戰時地下室地點，作一番的觀望，因為四周佈圍藩籬，不可能進入其內。據說當時戰事劇烈的時候，希特勒就躲在這地下室裡指揮作戰的。其壕洞甚長，通達一、二百公尺以外的河床之下。現在這一帶的地方，都是荒涼的廢墟。壕洞出口之處，是一個小阜，淺草青青，但顯露着洞口。這位窮兵黷武的混世魔王，總算在這裡自掘其墳墓了。

東柏林的商店都甚冷清，和西柏林的相較，顯出迥然的相異。原來這裡是實行計口授糧的配給制度，居民須憑配給證購買糧食，但糧食以外的貨品是自由買賣的。每一商店的櫥窗雖多，却只陳列四、五種的貨品而已，顯然不是帶具廣告的作用。我們在櫥窗外參觀的時候，霍姆沙君特別指出其中的一種玻璃罐裝貨品，告訴我們說：這是希特拉時代通銷的減少胃口食品，現在這裡還是擺售着，可見仍有銷路。

參觀十多月前及七個月前完成的新住屋區，都是十多層樓的新式樓屋，樓下是商店，樓上都是住家，樓屋外的場地廣闊，且具美麗的佈置，可以說是這城市新興的一面，清新悅目，很具蓬勃的朝氣。據說，這些樓屋都是工人的住家。東柏林對於戰時被炸毀的建築物，似乎未曾作廣泛的修建，所以到處可看得戰時破壞的跡象，但當局却是着意於新樓屋的興建，這可說是另具不同的作風了。

最引起遊人以雄壯偉大的魄力感覺的，就是蘇維埃紀念公園。這座公園建於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八日揭幕，是紀念蘇聯陣亡將士於第二次大戰中的慘痛犧牲。其規模的偉大與充具嚴肅悲痛的氣氛，無論是誰，只要走到園裡，立即就會受到了感染，確是一座紀念碑式的完美設計紀念公園。

這公園有個拱形大圓門，門上高處，中央嵌有銀質的嘉禾及星徽，構成圓形，中間橫置「一九四五」的阿刺伯數目字。左旁嵌有德文的字樣，右旁是蘇聯文的字樣，也都是銀質的。據說其意義是：「不朽的光榮，屬於為社會主義祖國的自由獨立而成仁的英雄們」。

進門之後，廣場中央的主要念碑上，立有一垂頭哀悼的婦女大石像，象徵戰士們的母親顯出無限悲痛之狀。廣場前方盡端的兩旁，各以黑石築成蘇聯國旗垂下之狀的碑壁，其下各置跪姿脫帽的戰士銅像，都表示嚴肅的悲悼。

廣場之下，是平曠遼闊的一片大墓園，中央列接五個大方形的葬地，上植青草，各葬地的中央都平置有銅質的花圈，據說陣亡將士的遺骸就葬在這墓地之下。在柏林的攻奪戰爭之中，蘇聯軍隊犧牲慘重，而集體葬在這裡的，僅其中五千餘名罷了。墓地兩旁，都是鋪築摩昔石的廣大場地，也是通達紀念堂的廣道；兩大場地之旁，各立八座橫置的短牆，牆面安置石浮龕，自左而右，依次描繪納粹軍侵犯蘇境，蘇聯人民英勇抗戰，以至於反攻柏林，最後得到大勝利的場面，都具體而寫實，尤富積極意志的表徵。

墓地盡處是一小山，由廣大石級通達小山頂的紀念堂。這紀念堂作二疊置的鐘形構造，周圍附築石級和欄台。堂頂上立一蘇聯戰士的英勇站姿大銅像，左手抱一女孩，右手執劍，脚下踐踏着納粹表徵的萬字徽，至為雄偉。這尊銅像高達四十英尺，連同紀念堂共高一百英尺。從紀念碑廣場上遠遠望去，確具頂天立地的渾然氣勢。

紀念堂裡的四壁，都嵌飾着摩昔的壁畫，表示對犧牲者的崇敬。聽說紀念堂的小山裡，葬有兩百名蘇聯的戰士，是以蘇聯古俗的葬儀安葬的。在一處小墓地，另葬有四個蘇聯英雄的遺體——一兵士，一非共產黨員的軍官，一軍官，一將軍，代表蘇聯軍隊的全體。紀念堂的頂上是穹窿式的，天花板的中央嵌構一水晶質的星形大徽章，象徵勝利的統屬。

這公園的四周，都圍植着繁密的林木，以常綠的蒼翠作為天然的襯托，尤為別緻。

步出了公園，便驅車至市區內參觀德軍陣亡戰士紀念堂。這堂僅有一廳，廳中安置一黑色的大石，當做是紀念碑，實在簡陋。門外有民軍兩名担任守衛，正襟直立，荷鎗不動。他們每五分鐘換手一次，即左手荷鎗換為右手。換手的時候，一人腳踏電機發出信號，然後動作整齊地換手。又經半個鐘頭而換班，換班的時候，從毗近的屋裡走出一隊荷鎗的軍士，「正步走」地走來，經過嚴正地行禮調班之後，又「正步走」地走了回去。……無論是站崗抑或是走動，都重視絕對一致的動作。旁近圍觀的外國遊客甚多，且都必需看了一次換班並給以拍照，才肯離開，似乎已成爲參觀的焦點之一。

街上往來的當地人，類都不甚翹楚的樣子，更不喜歡和外交談，似乎可以看出這裡的街上，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物類：一種是抱着好奇心的外國旅客，專愛端詳當地的人們，且常對他們拍照而引以爲樂；另一是當地的人民，滿不高興人們的注視和對他們拍照。……

據說這裡每天都有不少從西柏林來的旅遊巴士車，滿載着外國旅客，至此遊覽。不過這些巴士車一入東柏林，須立即改換共產黨導遊，藉以杜防不正確的報導和說明。這樣地周密注意，可以說是防患備至的了。回到關口的所在，經過同樣的幾次嚴格檢查，並出示身上的銀錢讓關員點數，如數目有相差，必須解釋購

買什麼東西，認爲確實不虛之後，才得通行的。

一個城市而分隔爲兩個區域，制度不同，政策互異，真難怪其所表現的也就大有差別了。

三八、西柏林博物館畫廊巡禮

達琳博物館

柏林的達琳博物館（Dahlem Museum），是以民俗學品物的蒐藏精博而聞名於世的。同時，它也是我二十多年前研讀東西洋藝術傳播及影響史料時所衷心嚮往的所在。既已到了柏林，當然不會放棄參觀的機會，所以列爲首先參觀的一所博物館。其館址處在一些蘋果園的區域裡，建築頗爲堂皇，館前有一片小花園，環境幽靜，却是離市街不遠，只花十五分鐘的步行，就可抵達其處附近的地下電車站。

進了館門，先參觀世界各民族的原手工藝器皿、雕刻及生活工具，依地域的不同而分陳爲許多廳室，其中以埃及和南美洲的品件爲最多，有些是從地下或古墓裡發掘的，形狀奇特，紋刻古怪，尤其是秘魯、墨西哥等處的土器及城牆的飾樣，更是顯出原始的粗壯風貌。很足爲現代藝術於日用器皿造形的參照，也確是豐富的靈感泉源。

埃及室中的埃及皇后胸像，被列爲最珍貴的品件。它於寫實之中賦神態的表達，雖形表具有細緻的賦色，却未見得庸俗，確是古代藝術品的卓越品樣。這裡雖然未如巴黎及倫敦的具有大規模木乃伊棺槨，但於藝術品和工藝品的羅致，已足讓研究民族傳統藝術者以適切的參考。

在印度、中國古代西域的大廳廳裡，可看得許多佛教的雕塑、繪畫和壁畫，是我早想參攷見證的對象。其中於印度健陀羅藝術的傳播之各地區，既都具有廣泛的搜羅，而於印度的佛教藝術之中，更顯示了繁多風格和健陀羅風格的相異。其中於新疆省赫色勒諸洞窟的壁畫，也具不少品樣，除看出印度健陀羅藝術的影響跡象之外，更還看出一些波斯藝術的因素，可見古代的新疆（西域）是東西交通的重要地區，所以在宗教藝術上仍留有各國影響的痕跡，尤其是健陀羅風的顯著，更是重要的顯證。

我細研這佛教藝術的特徵，除了造形上染上希臘藝術的相當關係之外，更傾重於淺綠、黑及赭色的鐵線描和灰乳色的淡染，使賦有相當明暗的區別，却是表情活潑，調子淺淡，而另具意趣。中國畫史上會載唐初西域畫家尉遲乙僧爲慈恩寺作「塔前功德」的凹凸花面中間千手眼大悲及光澤寺七寶合後面的降魔像，說是奇特怪異，爲當時所罕見；現在看這手法，確非沒有原因。

西洋繪畫方面，這博物館裡陳有不少德國、荷蘭、法國和意大利的繪畫，從十三世紀至十九世紀的都具有。作家方面，以冷布蘭德的為最多，計有二十餘幅。德國的繪畫，是以構圖素描取勝的，寫實而富有氣魄，也許和這民族的重尚理智不無具有相當的關係，至若色彩，實在未如法國和意大利的優妙，但觀其作品也具許多卓越的因素，雖然在藝術思潮上曾於不同時期跟隨過意大利和法蘭西。

查洛登堡故宮博物院

在柏林的市區裏，到處都看得一些戰時被炸毀的樓屋，有的已經重建，有的經過修理，但綜錯的外貌和形式，倒不難意味到其曾經過戰爭的洗禮。但是走到查洛登堡故宮的附近區域，却就不會覺到，其處樓屋整齊，都顯出相當一致的表面。街道廣闊，兩旁列植的樹木也都繁密而未見間缺，清幽雅緻，倒有幾分像是巴黎，似乎可以說是柏林市中最完整的區域。此外，這裏街上的人們，大都不能講英語，也與巴黎有幾分相像。我們問起這裏的書廊，誰都莫名其妙，後來改說為查洛登堡宮（Charlottenburg Castle），他們才領會了來意，說着德語，指着應走的街道。

聽說查洛登堡故宮是戰後依照原先原圖樣重建的，倒又使我們惶惑了。這是一座美麗的二層樓宮室，中央有個穹窿頂構的廳堂，前面是一片廣場，宮後是花園。宮中陳展的，分爲國家畫廊、史前藝術和早期史藝術三個部門，分別購入門票。那些繪畫都是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的作品，蒐藏頗多，都非極大的幅度，從寫實的肖像畫以至於印象派的作品，無不具備。史前藝術及早期史藝術之部，更具精關的陳置，但都只是稍具規模而已，也許和城市的慘遇轟炸不無關係。

參觀之後至教師會，談及到處參觀的經過，他們說：查洛登堡故宮是國家畫廊的分館，其總館在東柏林，可有更多得看的。真怪不得，這城市既慘過戰禍，損失當然不少，何況又東西分家呢！不過我們在匆促之中能看得那許多的品件，也已算相當滿足了。

現代藝術館

現代藝術館原稱爲藝術學院（Academy of Arts），院址在西柏林的韓莎區裏，規模不大，只可說是一個現代藝術的中心機構。其中有展覽廳、工作室和講學室，常有名畫家和雕刻家在此講學，指導青年藝人的現代藝術創作，却不像是正常訓練學員的藝術學院，但於現代繪畫雕刻作品的陳展，倒是值得觀賞的。

這學院是一所現代形式的平房建築，屋頂是不均衡的傾斜，參差有緻，顯出現代藝術的造形特徵。入門之

處，是個廊道，有售複印繪畫雕刻作品的明信片及小冊子。展覽廳頗大，分隔為許多室組，前部的幾室，陳展一些原始性的石刻和木雕，屬於前歷史的神像雕刻，形式不一，風格也殊異，是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初期造型藝術品。後部是個大鐘廳，在許多室組之中，陳展現代的繪畫作品。

德國的現代藝術，早就具有先驅的品性，重要的作家如克萊（Klee）、康定斯基（Kandinsky）、白克芒（Beckmann）和可斯加（Kokoschka）等，都是世界著名的畫家，雖然他們早就離開祖國，而且有的早已去世，但對於後一輩的青年是賦有相當影響的。

當納粹專政的時候，德國的畫家是受到苛刻的壓制，除非得到當局許可，是不能舉行展覽的，甚且受到迫害而至於不能生活。在這種情況之下，於是形成一種地下的藝術，其畫家少有被知的，更有許多畫家不能完成其作品。因此，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德國的藝術是顯出極度的低潮。

一九四五年以後，他們才開始得到自由創作。雖然以生活及自然為題材，大都倒是滲透哲學的意味，表現恐怖和不幸，絕少帶有光輝愉悅的情調。但於抽象的構圖，倒是呈現着緊湊的完美。統觀陳展的作品，大約可以歸納為表現派、超現實派和不具物象的抽象派。而表現派之中，更有一些是不具物象的象形意味的。像在倫敦所見的物件堆構和視覺圖繪，這裏仍未見其出現，也許僅是形體的排置，缺少思想的意趣，不能滿足藝人們的表現意態吧！

另一廊室裏，陳着一些金屬雕塑，僅有的幾件之中，都是人體的題材，尤其是女性軀體的極度抽長，呈不完整的簡單形構，却帶具動作氣勢的誇張表徵。這畫廊雖規模不大，也能從而看得這國家藝人們的強固創造意慾。

晨時的涼意

。谷矜。

早晨

從夢鄉歸醒

編織的故事老了

爺爺的長鬚掛着寒意

踩過草坪

踩過夜露滋潤的小草

遂有很愜意的感覺

自腳踝的神經傳上

心境裏的迷霧

隨着柔和的晨風湧來

沁透心肺的涼意

是够美又够清新

土地

梁園

旭陽初上，霞光萬道，大地一片輝煌。我挑着糞便和水，把十多行的菜苗淋好，走到橡林旁的亞答棚子，取下紅巾揩汗；等到喝光半壺茶，正待把地上的苦瓜、菜心、番茄、青瓜等裝在籃子裡，載到城市過碼給菜販；突然聽到烏鴉在樹上「YY」的叫。「討厭！」我立刻拿出拉士的，裝好石粒往上射。

「亞弟，早晨。這麼大了，高中生，還射鳥仔玩？」

我笑笑，回頭看，是黃益伯伯。奇怪，我想，他

整手整月是不穿上衣和長褲的，今天，他穿上一條老式長衫，中式的大成藍長褲，不戴斗笠，不荷鋤，不挑茶飯，匆匆的健步走來。

「早晨，益伯伯。」我說：「你要——」

「我忘記了。」他嘆一口氣，用手抓着棕黑的額角：「我頭腦真沒用。還是說州府的公民。馬來話人曉講，我老頭子就學不懂，連阿伯馬占也記不清，你昨晚教我的，我都交給周公了。亞弟，見到土地測量局長時要怎麼說？」

「士拉末、巴基、端。」我靠在樹旁說。

「啊，是士拉末、巴古、端，容易。新館，我記起了，我的名字是塞亞、布惹南麻黃益，五十歲是「利馬布羅道運」，還有，我住在甘榜孟加厘，我記起了，我記起了，這一次，我一定不會見鬼了，動力是「拉真」是不是？土地是「且那」是不是？我要一塊土地耕種，就是「亞古冒沙琴平且那達南」是不是？告訴我，亞弟，我的馬來話「魯路斯」了嗎？」

黃益伯越說越有信心，竟忘記輩份，一隻粗壯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搖動我的身軀。

「慢。」我說：「汝冒達南亞伯？」

「汝冒達南，亞伯，亞伯，忘記了，是什麼意思



「唉，我該死！」他坐在枯木餘上，說：「我的亞牛比我聰明得多了。可是，他怕見官，他什麼都怕，二十一歲了，就喜歡走來走去，亞弟，你們有一塊土地多好，可以種菜、種田，可以養雞、養魚，我就沒有……政府，皇家幾次出土地，我都去申請，化了錢去填表格，化了時間去排隊口試，但是，有什麼用呢？我的馬來話不通，見了官，心裡一怕，就什麼也說不出來，……就這樣被趕出來。我去見地方議會主席，他說好，可是，連個屁也不放！我又去見州議員普爹，那個高高瘦瘦的馬來人，他叫我東姑，一東姑就半年，我不想再投給他一票了。有人叫我去見州務大臣，我不想……太遠了，唉，我只要一依吉或三依吉的土地就夠了，我今年雖五十，還能開芭耕種……」

我戴着茶，推著腳車走，他跟在後面，不住發牢騷：「我十幾歲就從唐山來州府，跟人開大芭，種橡膠、除草，養活了亞牛，辛苦了幾十年，我什麼都沒有，我多麼想要一塊土地，不必跟人做牛馬，自己喜歡做什麼就什麼，多好！等到我開土地，建好了一間屋，給亞牛成了一個家，我老頭子兩腳一伸，也算死得心安理得了！也算對得起祖宗！我覺得州府地方又肥又好，我這一生不同唐山了，我希望亞牛住在這裡，可是，我沒有一塊土地……雙溪烏魯森林有五百依吉，那地方又平又黑，又靠近吡叻河，如果我得到，嘻嘻，首先種一批早穀，然後是香蕉……」

將到四哩外的城市時，他已經說出他一生的歷史

和願望，我了解他的心理，告訴他見官的禮貌，要他緊記一些重要的國語。他向縣署那邊走了。

「駿馬登程出異方，男兒隨處立綱常；
年深外境猶吾境，日久他鄉即故鄉；
……」

他像是吟著詩歌以鎮定他緊張的情緒。

「喂，亞弟，別走。」他突然高喊，追上來：「早晨，怎樣講？我這次下了決心不許再失敗被趕了出來！」他握著拳頭，咬著牙根說道。

可是，土地分配揭曉的那一天，我在報上找不到他的名字。

黃益伯那天默默經過我的菜圃，低著頭，握著拳，神情帶著憤怒和悲哀。他是向一位馬來地主哈志沙菲租借一塊土地種香蕉，租期一年，辛辛苦苦的成績只是收割兩次，便物歸後者，由原主坐享其成了。他渴望土地是每一個新村公民所能體會到的。

不久，政府又測量出一塊三千依吉的處女地，讓村民去申請。黃益伯聽到消息，立刻再向我學習國語。我發覺，他已經能講得很流利了。

面試的那一天早上，他到菜園找我，要我試問他一遍，最後，他說：「亞弟，你有水嗎？」

「不，不，」我說：「你不能賄賂官員，那是犯法的，你千萬別這樣，否則，你不會成功。」

他大聲笑出來：「我聽到有人說，不過五十不得土地。我用五十塊錢去換四依吉土地，天下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我早知道就好，用不著等到今天。」

我再次勸告他不可這樣。

「亞弟，我是你的遠親，沒有水，就說好了，別推三說四。你有沒有三十皮？」他固執的道：「我怕犯法！沒有錢，我當手錶好了！」

「那麼，你去當吧！」我第一次冒犯了他。

這一次，他入選了。不過，在抽籤的那一天，他又落了選。

「唉！五十塊錢還嫌少，布基媽！」吐口水：「我的命運真不好！唉，上天無眼！」

更糟的，事情查出來，他被抓了。後來上法庭審判，他被罰三百元。

這位老人受不住這個打擊，時常神經不正常，在馬路上指天劃地，口出穢語，有時候又跪拜燒香。

亞牛是個二十多歲的粗漢子，看到父親的遭遇，那裡忍受得住，整天鼓着嘴，要找入打架。

新村裡有三派私會黨。亞牛隸屬於一派。由於他的衝動、好鬥，引得三派黨徒互相開片，村無寧日。

好在過了兩年，黃益伯從紅毛丹神經病院出來，管制住亞牛。新村裡又恢復寧靜。

不久，突然聽到亞牛到甘榜調戲馬來姑娘的消息。正猜疑間，亞牛被警察帶走了。

我們村民暫時不敢到甘榜附近工作，每一個人埋怨黃益伯教子無義方。

黃益伯的靜默的抽水煙袋。他比以前蒼老枯瘦，兩隻大眼青白無神。

眾人落力的罵着他，指着他鼻子侮辱，他低着頭

，不作聲。空氣裡異常緊張。

「罵够了嗎？各位同鄉，我自己動手好了！」他站起來，立刻拔出刀子要插入肚子去。

我的思想很靈敏，老早站在他身旁，一手搶過他的刀子。他年老虛弱，掙扎一會，刺傷我一點皮肉，刀子却被我搶過來。我不住的安慰他。

「各位鄉里，我亞益……對……不對……大家……」他這老頭子突然掩臉哭起來。「我……也對不住祖宗，我……」

看到這情形，一向重人情的村民立刻受到感動，跟他哭了起來，放過了他！

可是，亞牛又被戲劇性的釋放出來。是原告的親屬去求情的。

於是，亞牛要受割禮，進回教，娶馬來姑娘的消息便傳遍了全村。

守舊的老人大大驚，立刻圍住向黃益伯責問，說他出賣祖宗。

「亞牛的事，我……沒辦法，這是最後一次了。我要一塊……土地。鄉里。我沒辦法……我只有……」

「你媽。為了一片土地，可以出賣祖宗的嗎？」

「我申請了好幾次，我的命好苦，鄉親……」

亞牛離開他，住在甘榜，改名為亞末，賣，三蘇

丁。黃益伯仍是沒有一塊土地。看樣子，他不可能再

申請土地了，他已經老了。

南歸

陳文藏

投於指間，投於足尖

投宮女的慾望於繡花圓裙的漩渦裡

千百年長廊飲僕人一夕之呼喊

醉在廊下，在黑暗中唱靈歌之喉

摘去滿山夕暮，摘不去棉田悲戚的播種

馬撒，陪我走向老家

走向四重唱的幽谷

走向族人披裸的鼓聲裡

馬撒，落葉林是我，是我

被假面具凝固的笑臉

——笑聲已就地埋葬

一撥弦，一鞭撻

腐蝕的葉脈已飲泣一世紀

馬撒！走完落葉林便去收穫悲戚的播種

馬撒！把憤怒交回羊皮鼓

到大草原淋一夜晚雷雨

——歸宿是草草的邏輯

順流而下，烽烟穿越獨木舟的急灘

濺濕漠漠的白楊花

馬撒！把憤怒的側面像雕在盾面，

在浸毒汁的矛尖

馬撒！熄滅悲歌的火把

讓迴音血紅地從年輕的瞳仁閃出

——用手風琴摺死滿穀倉的假笑

當春日沿輕馬車輻輳的轍跡插上鮮花

打穀場便在砧聲中睡去

馬撒，以祈禱詞凌遲主人殘剩的吶喝

醉在廊下，在千百年長廊蒙滿額蒼白

跨越間，千條映像聚如雲復飄泊如雲

落葉林是我，是七日涉水的嗚咽

走完落葉林便去收穫悲戚的播種

靜默凄其，悲歌歸去

歸去豈豈墓草之冷冽

吶喝。伯利恆

鞭痕。我主

馬撒，馬撒……

看山

□ 憂草 □



一定能把那團雜絲般的憂鬱溶斷、突然，我想到的，把灰的黯淡色洗脫，再感染一身翠綠；海明威有一本書，也是以這種顏色題名的。真不錯，那老頭子倒像個詩人呢。那種顏色。那種書名。一定是這樣的，那老頭子爲了這種顏色，跑到非洲去。去把那團雜絲般的憂鬱溶斷。去年輕。去夢。那，我爲甚麼還憂鬱呢？

青山就在我屋後。一會兒，青山便來到我眼前。我爲甚麼還憂鬱呢？我真傻。快樂的風就在身旁吹拂，爲甚麼要關起窗戶？關起窗戶，擁抱一份空空洞洞，像一隻蛀虫。燈像鬼眼。整日的太陽披着黑衣。風鈴啞着。墓穴一般的世界……可是我眞的已經不年輕？我竟忘了，海明威的書的顏色流滿在外邊四周。

噢，不。我的年齡正是這種顏色。應該狂放的年齡。噢，應該噴水泉；一朵一朵晶潔的花朵洒在我要出去。去望山。去緬懷。去夢過去。

衣襟上。岩石。浪濤。煙花。奔流的雨。是的，我不能多虫。我要出去。去望山。去緬懷。去夢過去。好像才沐浴似的，整年這樣年青。我一走到屋後，海明威的顏色便流入我心中。呵呵，怪不得，那個在金殿上脫靴且視酒如命的詩人，會吟出相看兩不厭這麼坦率的句子。他年輕，你也會年輕的。我望着他，他望着我。母親召喚孩子。崖岸召喚海浪。風鈴招手叫親愛的風。這不是自自然然的嗎？

此刻，我在那裡了呢？飲這樣美的顏色，我的的確確醉了。醉是多麼脫俗的一句詩。飲海明威的顏色而醉

訣

曹
逢
甫

宴你以一客冰冷
以短短的凝視
以一片片淡淡的祝福
一切來自冷冷
仍將歸於冷冷
雖然我們曾經一度沸騰

冷了，
冷了的是我們的手
我們一次短暫的交流
冷了的是我們的花朵
紅了一季的一年生草本

夏在窗外怒目而視
而我們的目光凝於冰冷
且飲了這一盞記憶
趁它還固結，還完整
你還有一段繽紛的旅程。

，那種情調，只有有心人才領略。去吧！都市人。把你的鋼你的鐵鑄成衣服，鑄成眼睛；享受你們自己的寒冷的歡樂吧。我已完全全把你們藏在記憶裡的一個最遠角落。並且封了起來。

於是我想起來了。當茉莉安特烈在清晨，在滿滿的翠綠色中引吭高歌，讚頌青山流水時，我的淚水竟然掉了出來。我激動因為海明威的顏色，而這些滿佈灰塵的睫毛，也必須讓淚水洗一次。

流吧，淚水。經過了嚴冬而奔流出來的泉水，沐洗靈魂的泉水，此刻流吧流吧。然後風吹過後，給我一雙明亮的眼睛。

我必須虔誠，站在這裡，雖然自己感覺自己，變成渺小得像一粒水珠。一粒水珠，跳躍在無邊無際的海洋中。我渺小是應該的，我面前的朋友，綠過我父親，我祖父，甚至老祖宗的眼睛。我眼前就是一部歷史。而我，只是一個匆忙過客。曾經有多少人像我這樣在這裡默立過，但那是幾十年、幾百年前的事了。

時光的劍殺死了不可計數的人，英雄好漢，帝皇嬪妃的長夢也多少被斬斷，水不停東流去，而我的朋友仍然在這裡，仍然廿三歲，仍然是海明威的顏色……呵呵，這不是一個夢？

當那團雜絲般的憂鬱化為輕煙，我的眼眶洗過淚水，清醒了過來。為甚麼會永遠年輕呢？我必須想一想。是的，我必須想一想。

來自



荷花港的人

■ 王欽明 ■

登場人物：

1. 梁佩佩
2. 阿香
3. 警察
4. 沈文彬
5. 何大勇
6. 楊哲聲
7. 沈太太
8. 潘浩昌

第一場

——各種喧囂的聲音：包括汽車喇叭聲、收音機播出流行歌曲、呼喚人的聲音、脚步声及其他各種噪音。

（旁白）這兒是一間公寓式的套房間，一個單身女子的起居室。後面偏左為一排玻璃窗，可以望見庭園中的花木；偏右略靠前為一扇洋門，為主要出入口，通外邊甬道；右牆中間一門通臥室，後邊一門通洗手間。室內擺的沙發、寫字檯、酒櫃等都十分華貴。

——音樂一小段，漸微，高跟鞋脚步声、開關門聲。

(旁白)

進來的是屋子的主人梁佩佩，她的年齡雖然有三十左右了，可是看起來却顯得很年輕。

她長得十分娟秀，但眉宇之間似乎有一種鄙夷而又堅決，輕佻而又莊重的神色，是一個混過世界的複雜而又矛盾的人物，但現在她被一種難以掩飾的倦怠與憂悒所征服。她快速地走了幾步，停下來，脫去黑眼鏡，放入手袋中，跟着把手袋拋向沙發。她剛要坐下伸伸懶腰……

——脚步声由遠漸近，敲門聲……

梁：進來！

(旁白) 走進來的是一位年青的警察，後面跟着的是梁佩佩的女佣人阿香姑娘。

警察：(差不多同時，有禮貌地)我來打擾你，真對不起。

阿香：小姐，你回來了！

梁：出了甚麼事嗎？

警察：一個囚犯給逃跑了，他剛剛做工回來給逃脫的。

梁：嚇死人，甚麼樣的囚犯？

警察：樣子我說不上來，反正不會是甚麼好看的樣子，身上穿的是囚衣，有號碼的，好像是二百五十八號。

梁：那跟我們有甚麼關係？

警察：剛好是在這兒附近逃脫的，我怕他會溜進這一帶屋子裏來。

梁：別把我嚇死！(一半做作)那怎麼辦？

警察：(安慰地)假如你發現陌生人，趕快通知警方。

梁：你們可別跑遠啊？

警察：今天這兒附近已經有警方的人啦，你放心。

(公事口吻)打擾了，真對不起。

——警察下，脚步声及關門聲。佩佩打了個呵欠，半躺在沙發上。

阿香：小姐！

梁：嗯！

阿香：祇有好些個電話，甚麼——(從口袋掏出一張紙來，唸)振興公司總經理來電話，他約

你在狀元樓吃晚飯。

梁：你怎麼回的？

阿香：我說，小姐還沒有回來，過一會兒他還要打來的。

梁：妳就告訴他，我還沒有回來。

阿香：我知道。——(又唸)麗華服裝公司送來妳的一套娘意裝，我給你擺在臥室裏(一頓)要不要看看？

梁：不用看了。

阿香：(又唸)有一位黃先生，他不肯說名字，他說你知道的，來過兩個電話。他說妳回來後

跟他掛個電話，他的號碼是：七九六一三，分機五號。

梁：那有這數位黃——甚麼，別理他。

香：是。

梁：還有？

香：嗯！還有潘先生今晚十一點來。

梁：這個我知道。

香：他的一包衣服叫人送來了，我也放在那房子裏。

梁：（默默）嗯！

香：還有——那個神經病——

梁：那個神經病？

香：那個姓楊的，已經搬了進來，搬到東邊第九號空屋裏。

梁：他住了進來？

香：是的，付了兩個月的房租。今天一個搬進來，就向我打聽，妳是不是姓方，我說不是，他非要說妳從前姓方，他說世界上沒有這樣相像的，你說笑話不？

梁：別理睬他（不耐地），有甚麼賬單？

香：我幾乎忘了，你的那些賬單，潘先生電話交待，要我交給他，所以我統統交給他派來的那位帶去了。

梁：昨天擱在寫字檯的那些賬單——

香：也交給他了。

梁：那麼，我甚麼也不欠了。（又覺得不對）你爲甚麼全交給他，你知道我有錢。

香：那，那我錯了，我以爲像往常那樣。

梁：（自言自語）那我只欠他一個人的了（咬着

牙），他一個人——

香：小姐，還有甚麼吩咐？

梁：沒甚麼了（又想起）啊，阿香。

香：還有甚麼——

梁：這兒有沒有收容所？

香：甚麼收容所？

梁：我是說專門收容瘋子、神經病、白痴這種人的收容所，或是救濟院，政府開的。

香：好像有那麼一家，說不上來，待會兒我跟你查查電話簿，要不然明天早晨打電話問問福利部。

梁：不用了。今兒晚上我甚麼人都不見。

香：除了潘先生。

梁：（不高興）別老是潘先生、潘先生的——

香：是的。

梁：無論甚麼人還是電話，妳就說我病了，睡了，還有別的甚麼理由全行。

香：我懂得。

梁：那麼，你下去吧。（阿香剛走了幾步）阿香！（阿香停步）阿香，你過得好嗎？

香：甚麼？我——（茫然）我說不上——

梁：這對耳環送給你吧！

香：（嚇了一跳）小姐，你這是一——

梁：（淡淡一笑）沒甚會，這是一對翡翠的耳環，要值很多錢的。

香：（疑神疑鬼）這麼貴重的東西！

梁：這不是給你佩戴的，阿香。

香：（說不出話來）小姐，你，你，你人真好，你上次給我的衣服，我還沒穿過。

梁：我剛說過這不是給你佩戴的，你得好好地留着，因為——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有時候要急等着錢用，到那時候可以把這個換了，變錢！你知道嗎？

而：我知道。——（用鼻嗅氣味的聲音）小姐，這間屋子裏好像有甚麼特別的味兒，你——你今天！

梁：（不讓她說下去）你去吧！記住，甚麼人來全不見。

香：是。謝謝，謝謝你。

——阿香下，隨手關門聲。

——响起一陣急促而高亢的音樂，這一曲調反覆通過全劇。

（旁白）梁佩佩在桌子抽屜裏亂找，最後找出一疊信

紙來，於是她伏在桌子上寫東西。（音樂逐漸低弱，消失。外面傳來各種各樣的叫賣聲，此起彼落，似乎構成一種節奏的形式。）

梁佩佩把寫上幾個字的信紙，一張一張的捏成一團，拋在地上，彷彿老寫不成。突然她

「嗯」了一聲，堅決的寫下去。（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接着敲門聲。）梁佩佩把筆

梁：（輕歎）是誰呀！

沈：是我，沈文彬，老沈啊！

梁：（無可奈何）沈先生，有甚麼事嗎？

沈：請問你，我太太有沒有來過？

梁：今兒還沒看見過她。

沈：（十分懊惱）啊！（半晌）梁小姐，請你開

開門，我想跟你講幾句話。

梁：（向門邊走去，開門聲，沈文彬剛往前走

了兩步。）沈先生，對不起，我們就在門口

這兒談幾句吧！你有甚麼事嗎？

沈：（有點精神恍惚）打擾你了，梁小姐！

梁：（忍耐地）沈先生，有甚麼事不如意嗎？

沈：梁小姐，你說怎麼得了？她跑了，我太太跑了。

梁：（莞爾）她不會跑的，你放心吧！

沈：這回是真跑了，我該死！是我該死！

梁：怎麼的？

沈：說出來真叫人笑話，只爲了那麼一點小事。

今兒中午她把一鍋牛腩燉焦了，我只不過說

了她兩句，她就鬧了起來。（語無論次）不

，不，是我不好，我該死，（帶哭聲）我，

我——我——把——鍋——整鍋牛腩——都扔了。

梁：（憂悒的笑一笑）沈先生，我老說你們是最

教人羨慕的一對！

沈：（受寵若驚）甚麼？梁小姐！

梁：（一半是自言自語）真個兒的，我們活着，活得那麼客客氣氣，活得誰也不碰誰，牙齒

也碰不着舌頭，你是你，我歸我，那我們還活着幹甚麼——

沈：（莫名其妙）梁小姐，我們活着幹甚麼？我一時想不起來。

梁：那你就回去慢慢兒地想吧！

沈：啊，對了——（有點高興）我好像要想起來了

，（跑了兩步，立刻又覺得不對。）梁小姐，打擾妳了，真對不起。

梁：沒甚麼——

沈：（誠懇地）回頭麻煩你好好地勸我太太一下，要她別再使性子，我——只是脾氣壞點，人是頂好的。

梁：我知道——

沈：謝謝，謝謝你。

——沈下，脚步聲，關門聲。

——急促而高亢的音樂又起。

（旁白）梁佩佩走到寫字桌旁，拿起桌上寫好的信，

那信上寫的是：——（音樂微弱配合之）

梁：（唸）「各位先生：我是自殺的。我的自殺和誰也沒關係，請不要去追尋理由。假如一定要追根究底，那麼我可以告訴你們，我只是活够了，不想再活了。佩佩絕筆。」（極短一小段音樂）

（歇斯的里地）你有沒有活够？（從桌上拿起一面鏡子）鏡子，鏡子，你這麼年青，你這樣漂亮，可是我從此不再用你了！（拋掉鏡子聲）你真的活够了

，活得很久很久了！你死得一點不冤，一點不冤！（突然，大聲地）你死得太冤了，你還沒有活够，你要哭，要笑，要痛痛快快地活，不——不！（輕輕地啜泣）

——倒清水入玻璃杯聲，開瓶蓋倒藥片聲，和急急吞下藥片聲，坐下沙發聲。

——急促高亢的音樂再起……漸微……突然一聲巨响。

（旁白）這聲巨响是來自右邊臥室，是一個人自高處

跳落的聲音。梁佩佩一驚，坐起。通臥房門輕輕開啓，一個人躡手躡腳地走了進來。進來的人是何大勇，他年約三十多歲，長得粗壯而又結實，充滿了野性和活力，上衣沒扣

，胸脯完全坦露，衣服後面撕裂，有幾條血跡，但仍看得出二五八幾個號碼。

梁：（驚恐起身）你——你——你是誰？

何：別叫！別喊！

梁：（更驚恐）你——你——你是逃犯！

何：小姐，太太，您別嚷，我不是小偷，不是強盜，不過是——是一個逃犯，你怎麼知道的？

梁：你——你——（倒下到沙發上聲）

何：唉！這麼胆小。（走過去）噢，昏過去了，

真他媽的有點活見鬼。也好，你先睡一會，

等我喝杯水找點東西吃再說。（走路聲，走到寫字桌前，拿起玻璃瓶，移動水杯。）甚

麼——信——自殺，（拿起信紙唸）「各位先生

：我是自殺的……」（突然驚覺）倒是救人要緊！

——急促而高亢的音樂。

（旁白）何大勇把梁佩佩挾起，連拖帶抱地奔向洗手間。他用腳踢開門，進入了洗手間。——傳來嘔吐的聲音。（音樂一小段）過了一會兒，何大勇挾着梁佩佩的膀子，又從洗手間走出來。

何：幸虧發覺得早，要不然亦該去見閻王了！你吃了多久？

梁：剛吃的。

何：怪不得哪，再久點就慘了，安眠藥片是不好玩的，亦這是幹甚麼？

梁：不幹甚麼。

何：（鄙夷的笑）愛情？你們所謂的愛情？不是，丈夫在外邊又弄了一個？

梁：我沒有丈夫！

何：有沒有丈夫全一樣，反正是爲了男人。

梁：不！

何：我看你不像是欠了債？

梁：不是！

何：那麼，你可是活得不耐煩了？

梁：對了！

何：小姐，你說這話，上天要責罰你的。假如真有甚麼神靈的話，那對你簡直是特別優待了。我當然不知道你的來路，可是就憑這張臉

蛋兒，就够你一輩子過得舒舒服服的。

梁：你懂得倒不少啊！

何：我，你別提了，一個吃敗仗的傢伙！

梁：我也是個吃敗仗的傢伙！

何：哼，自作自受吧！

梁：你呢？

何：我沒這份福氣。

梁：你叫甚麼名字？

何：何大勇，可是別人都叫大水牛。

梁：（笑）

何：笑甚麼？

梁：你會說笑話！

何：我還不是半輩子做牛做馬嗎？那兒是甚麼笑話。對了，你叫甚麼名字？

梁：梁佩佩。

何：（一跳）梁蓓蓓！甚麼？

梁：（一驚）甚麼？

何：沒甚麼，你的名字有點熟識似的，只那麼點兒。

梁：我想喝點水，歇會兒。

何：要不要請個醫生來再看看。

梁：難道我的臉還沒有丟够嗎？

何：有這句話就成，你大概不會再想死了。其實，尋死才是大傻瓜。尤其是你，爲那些甚麼

「打令」死，那才一分錢都不值呢！

梁：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壞？

何：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壞？

何：不是我壞，我甚麼都想通了。我坐了七年牢

，七年，整整的七年，我把甚麼都想過了。

打我從小想起，我算清了我這半輩子的感情

。我沒受甚麼教育，可是我在牢裏看得書太

多了，所以我通，我懂。

梁：你——你到底是幹甚麼的？

何：啊！我的腿痛——

梁：血！血！你受傷了！

何：嗯，我剛才從水管溜下來的時候，給甚麼劃

破了。有沒有藥棉花和紅藥水？

梁：有，在裏邊屋子裏小櫃上，你自個兒進去弄

吧，還有床上有套衣服你換上。

何：你倒放心我啊！你不怕警察來搜屋！

梁：不，因為你救了我，還有——

——音樂一小段

——輕微的敲門聲，沒有反響，敲門聲漸大。

梁：（驚醒）進來，阿香！

（旁白）進來的不是阿香，是楊哲聲，大約有四十來

歲，可是看起來很是衰老，人顯得黝黑而又

瘦削，說起話來有點發顫，是一個在社會上

翻滾過來的人。臥室間的門開了一道縫兒，

何大勇躲在後面傾聽着動靜。

楊：（有禮地）是我，小姐！

梁：（驚愕中混和着厭惡）你，你！

楊：楊——楊哲聲，打擾你！

梁：楊先生，你有甚麼事嗎？

楊：小姐，我向你打聽——

梁：（不耐煩）我記得我已經告訴過你兩遍了，

我不姓方。我再告訴你一次我從來不會姓過

方。

楊：不，不，這回我是向你打聽一個地方。

梁：甚麼地方？你說吧！

楊：荷花港，有蓮蓬有蓮藕的荷花！

梁：（喃喃地）荷花，荷花港的荷花，荷花港的

方姑娘，哈哈！（梁佩佩像酒醉的人似的

唱着）

荷花港有位荷花仙子，

仙子是個嬌滴滴姑娘，

荷花飄來飄去在河上，

小姑娘却嫁到那城裏廂。

——梁佩佩唱完末一句突然跌倒。何大勇立刻從

臥室跑出，扶起梁佩佩。

何：梁小姐，怎麼的？

楊：（仍不知所措）我沒怎麼的，這個——可是她

——她——

何：啊！她剛剛——（說到口邊馬上收回）有點

不舒服，剛好的。

楊：（內疚地）我打擾她了，真抱歉！

梁：（醒過來，漸正常）啊——我——

何：你別說話了，我扶你到裏邊去歇歇吧！

——何大勇扶梁佩佩走向臥室。阿香奔入。

香：楊先生，（鄙夷地）小姐怎麼了？

楊：她怎麼的，我不——知道。阿香！

香：（討厭地）不是你又纏着她？

楊：（發急）我——我沒有！不是我。我沒做甚麼！

——何大勇由臥室走出。

何：阿香，你下去吧，沒甚麼事。（阿香下）這

位先生，你——

楊：敝姓楊，楊哲聲。

何：楊先生，看你倒像常來這兒的人。嗯，你能

不能在這兒留會兒？

楊：行，行，我沒事！

何：看住她，假如她需要甚麼，你就拿給她。別

和她講話，讓她靜靜地睡會兒。別再提甚麼

荷花港，她要安靜。

楊：知道，我明白。

何：我一會兒回來的。

楊：行，行，我等你。

——何大勇下，急促而高亢的音樂微弱地响起。

楊：（突然，神經失常似的）老天爺啊，請饒恕

我吧，賜給我力量，賜給我勇氣，讓我來解

救她，讓我來贖罪，贖回過去的一切罪孽，

使一切信心歸主，使一切光榮歸主，老天爺

啊！

——音樂大作。

（旁白）兩個小時以後，楊哲聲還是一個人坐在客廳

裏傻等，太悶了，他順手拿了份報紙看。

——外面傳來一陣喧笑的聲音。

——接着响起女人唱的小調，由三弦伴奏。

——一輪兒明月照闌房

闌中的姑娘想情郎（男女聲和唱）

情郎遠在那天邊外

沾花惹草不肯回鄉（男女聲和唱）

一輪兒明月照大江

情郎哥哥啊在他鄉（男女聲和唱）

他鄉怎能比故鄉好

怪是怪他是沒心腸（男女聲和唱）

——唱完又是一陣喧鬧聲，開門聲。

楊：（站起）啊，你可回來了。

何：我還以為樓下有警——啊，有狗呢，其實甚麼

也沒有。我就到附近理了個髮，到茶室吃了

碗麵，可舒服了，這——（感到話不能亂說）

啊，先生，叫你久等了，你請坐。

楊：敝姓楊，楊哲聲。剛才已經好像說過了。

何：楊先生，我叫何大勇。

楊：何先生！

何：不敢，你好。

楊：你好？

何：（突然想起）梁小姐沒事兒嗎？

楊：她睡了，她睡得頂好的。

何：那就好了，讓她多睡一會兒。抽枝烟吧！

楊：謝謝，我抽烟斗。（劃聲柴火）

何：抽那玩意兒真費勁！
楊：對了，我還沒有請教貴處是——
何：（戒備地）本坡人。
楊：在那一方面得意？
何：做點小生意。（不願深談）你呢？
楊：要耍筆桿兒。啊，你跟梁小姐認識已經很久了
吧？
何：不，剛不久（覺得不對）。有，有那麼一會
兒，（更覺不對）有那麼一段兒。你？老朋友？
楊：不，認識也不久，有那麼一會兒，有那麼一
段兒。
何：（笑）彼此，彼此，彼此，哈哈……
楊：（也跟着笑）彼此，彼此，哈哈……
何：（忽然想起）剛才你好像提起荷花港來的？
楊：（注意地）有，有，有提到荷花港。
何：好地方噢！
楊：好地方噢！
何：這地方我去過。
楊：你去過？
何：去過。不過，不過那是很久的事了，這些事
我還老惦记着它呢！
楊：那地方，去過的人終生難忘。
何：那條河——
楊：人們管它叫大河。
何：現在那地方變了吧？

楊：比十多年前變得多了，新式的建築越來越多，
巴士、的士、火車和小輪船，又方便，又
快速——
何：（突然）啊，我跟你打聽一個人。
楊：是不是荷花港坡上，還是山芭？
何：坡上。
楊：那麼，你說說看！
何：是一個女孩子，（連忙改正）不，不，應該
不是女孩子了，最少最少有三十歲了。
楊：她姓甚麼？
何：啊，我可不記得她姓甚麼？說甚麼也記不
起來了，我只記得她叫「阿蓓」。
楊：（一驚）甚麼？阿蓓！
何：世界上有多少女孩子叫「阿蓓」啊！
楊：（噙）阿蓓！阿蓓，她住在那兒？
何：她住在——她住在——（突然）海傍街。
楊：（大聲）海傍街。對，有條海傍街。她父親
是不是做醫生的？
何：是的，是的，她家門口有塊金匾，寫着什麼
「華陀再世」。
楊：天啊！我的天！
何：臥室傳來呻吟的聲音。歎息聲。
何：你聽，你聽！
楊：梁小姐醒了！
何：我過去看看。（走到臥室口）
何：（聲小，聽眾可聞）你沒事了吧！

梁：（聽衆可略聞）好多了。不過，全身還有點酸痛，發軟。

何：要喝點水嗎？

梁：謝謝你，你按鈴叫亞香來。

何：好。（走回到楊哲聲面前）楊先生，我按完鈴，咱們還是找個地方談談。

楊：我屋子就在這層樓，那麼，就到我屋裏去坐會兒。

——何大勇與楊哲聲下，阿香匆匆入，開臥房門聲。

香：小姐，我攙扶着你走吧！

梁：嗯！那位何先生呢？

香：他，他剛剛還跟那位楊先生聊天，現在一同出去了。

梁：他們鬼鬼祟祟地幹什麼？（坐下）

香：嗯！（搬凳子）小姐，你把腳擱在凳子上舒服些。

梁：我剛剛做了一個夢。

香：做了個夢——

梁：我夢見我還是個孩子，就像你那麼大，不，比你還小，你今年幾歲了？

香：十九。

梁：十八歲那年，在我家鄉——

香：你家鄉在那兒？

梁：我的家鄉是荷花港。

香：荷花港，這名兒好熟。

梁：你怎麼知道？

香：那位——那位楊先生問過我，他問我你不是荷花港的人？

梁：嗯，我是荷花港的人，真正的荷花港人。我生在荷花港，我長在荷花港。

香：（驚奇）那楊先生可沒有亂說。

梁：我認識他，他並不認識我。

香：你姓方？

梁：我從前姓方。

香：（大爲驚奇）你不姓梁？

梁：我姓梁——我夫家姓梁。

香：你有丈夫？

梁：我有。不過，他早過世了。

香：那楊先生是認識你的，他知道你姓方。

梁：或許他也認識我。（突然驚覺）阿香！

香：是。

梁：我剛才講了些什麼？

香：（驚）啊，沒有什麼。

梁：他既然是荷花港來的，我不希望他認識我，我也不讓他認識我，我更不想他認識我，你明白嗎？

香：我明白。

梁：你不會隨便亂說吧？

香：（誠篤地）我不講。小姐，你放心，我一句也不講。

梁：那就好了。啊，阿香，你給我煮點粥來。

梁：你怎麼知道？

香：那位——那位楊先生問過我，他問我你不是荷花港的人？

梁：我從前姓方。

香：（大爲驚奇）你不姓梁？

梁：我姓梁——我夫家姓梁。

香：你有丈夫？

梁：我有。不過，他早過世了。

香：那楊先生是認識你的，他知道你姓方。

梁：或許他也認識我。（突然驚覺）阿香！

香：是。

梁：我剛才講了些什麼？

香：（驚）啊，沒有什麼。

梁：他既然是荷花港來的，我不希望他認識我，我也不讓他認識我，我更不想他認識我，你明白嗎？

香：我明白。

梁：你不會隨便亂說吧？

香：（誠篤地）我不講。小姐，你放心，我一句也不講。

梁：那就好了。啊，阿香，你給我煮點粥來。

梁：你怎麼知道？

香：那位——那位楊先生問過我，他問我你不是荷花港的人？

梁：我從前姓方。

香：（大爲驚奇）你不姓梁？

梁：我姓梁——我夫家姓梁。

香：你有丈夫？

梁：我有。不過，他早過世了。

香：那楊先生是認識你的，他知道你姓方。

梁：或許他也認識我。（突然驚覺）阿香！

香：是。

梁：我剛才講了些什麼？

香：（驚）啊，沒有什麼。

梁：他既然是荷花港來的，我不希望他認識我，我也不讓他認識我，我更不想他認識我，你明白嗎？

香：我明白。

梁：你不會隨便亂說吧？

香：（誠篤地）我不講。小姐，你放心，我一句也不講。

梁：那就好了。啊，阿香，你給我煮點粥來。

香：好的。（走路聲）

梁：還有，（阿香停步）要是看見那位何先生，

就請他來一趟。

香：是。（下）

——華樂一小段，跟着响起一陣用南胡拉出來的荷花港旋律的小調，梁佩佩跟着用小調輕輕的哼着。

荷花港有位荷花仙子，

仙子是個嬌滴滴姑娘，

荷花飄來飄去在河上，

小姑娘却嫁到那城裡廂。

——甬道上傳來脚步聲，越來越近，敲門聲。

梁：那一位？

沈太：我是沈太太。

梁：請進。（開門聲，脚步聲）

（旁白）進來的這位沈太太年約四十上下，略顯得有點肥胖，呆滯，但是衣着相當入時，入時到與她的年齡有點不相稱，猜想她年輕的時候，必定是個惹火的尤物。

梁：沈太太，你上那兒去了，沈先生到處找你。

沈太：我們又吵了一架，你怎知道的，是不是老

沈來過。

梁：嗯，請坐。

沈太：謝謝。他簡直是個大迷糊！大糊塗蛋！

梁：沈先生可一點也不糊塗。

沈太：不糊塗？哼！不糊塗就不會老幹倒霉的主

任。要是別人，早已混做經理了。

梁：做個經理又怎麼樣？

沈太：做個經理又怎麼？做個經理——！

梁：做個經理，你就是經理太太啦！

沈太：誰希罕經理太太啊！

梁：你既然不希罕，那不就了結嗎？

沈太：可是，話不是這麼說，人活着總得有個指望。你說，我們可是指望什麼？

梁：（不知所措）指望——指望——你說什麼？

沈太：（理直氣壯）你說——我們活着是指望着

什麼來的？

梁：我們——？

沈太：梁小姐，你是個讀書明理的人。你懂得的

比我多。你說說看。

梁：我可不曉得什麼大道理。沈太太，我說不上來

什麼。不過，今兒個我想過這些問題，現在

我似乎得到了一個解答。我不知道對不對，

我覺得我們患了同樣的毛病。

沈太：什麼毛病？

梁：我們所以不快活就是——！

沈太：就是什麼？

梁：就是我們把自己看得太高了。

沈太：爲什麼？

梁：我的話說得太率直了，你可別生氣啊？

沈太：不會，不會，你說呀！

梁：我說，沈太太，你當初嫁給沈先生的時候，

你有沒有稍稍的覺得委曲了一點？

沈太：（意外）我——？我——

梁：我是說那麼一點兒，當然不是很多。這個，

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

沈太：我懂啦，你說下去。

梁：因此，就覺得應該不是現在這樣，應該更好，

所以，有時候就會感到不滿意。其實，我們不過是——

沈太：不過是什麼？

梁：不過是一個女人！

沈太：（喃喃地）一個女人！

梁：一個女人，她活着，是爲了愛別人和被別人

愛。

沈太：（喃喃）愛別人和被別人愛！愛別人和被別人愛！

梁：（流淚微笑）我懂了，我明白了。

沈太：傳來腳步聲。

沈太：什麼人來了，讓我躲一會兒，我要哭一會兒。

輕輕關門聲。敲門聲。

沈：對不起，梁小姐，還沒睡吧！

梁：沈先生，請進。（開關門聲）

沈：怎麼辦？梁小姐，差不多所有的戲院全跑過了，我還沒有找到我的太太，不知她跑去了哪裡呀！

梁：是我不好，沈先生，害你白跑了。

沈：怎麼辦？怎麼辦？會不會自——

沈太：自，自什麼？

梁：（抿着嘴笑）看你急得那個樣兒，沈先生！

沈：這個……

沈太：我不過出去走走，有什麼好急的！

沈：沒什麼，沒什麼，我也不過是到戲院看了場電影。

（三人笑聲）

沈太：啊唷！太晚了，梁小姐亦得早點休息啦！

沈：打擾你，真抱歉！

梁：沒關係，再見！晚安！

沈太太：晚安！

——音樂一小段

——腳步聲

何：亦找我？

梁：吃了東西了？

何：我吃了一碗粥。

梁：那很好，沒事了？

何：全好了。

梁：那你簡直是開了一場玩笑。

何：恐怕應該說是你開的玩笑——

梁：我？——好好好，這叫做狗咬呂洞賓。

何：假如不是你的話，我這會兒睡得該是又香又

甜。

何：而且永遠不醒。

梁：永遠不醒，那該多麼好啊！

何：說實在的，有什麼事使你想不開呢？

梁：我不是說過了嗎？

何：好了，好了，不提它也好。不過，小姐，我可要走了。

梁：你知道，火車站、巴士站和碼頭一定有警方的人，你怎麼走？

何：這個我有辦法。我要先去買一套衣服，然後

好把身上的這套還給你。至於那套帶號碼的，就請你把它想法兒毀掉好了！

梁：何必買呢？身上的這套你穿了去吧！

何：那怎麼成？我有錢，小姐，我在那裏邊做了

七年工，我積存了幾個錢。

梁：七年？

何：可不是，整整地七年。

梁：你犯了什麼罪？

何：說來話長，還提它幹嗎？正像你那樁事一樣，還是不提的好。

梁：那麼，你上那兒去？

何：荷花港。

梁：什麼？荷花港，（自言自語）又是荷花港。

何：啊，對了，我剛剛聽你唱的那首小調，怪好

聽的，這調兒到現在我還記得呢！

梁：你是荷花港的人？

何：不是。不過，我在荷花港住過，雖然住的並

不算久，可是，可是却使我這輩子忘不了。

梁：剛才我還和你那位朋友談了好一會兒哪！

何：你說誰呀？

梁：楊先生。

何：你們談甚麼來的？

梁：談的是荷花港。我向他打聽一個人，他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賣起關子來了，讓我

悶了一肚子氣。

梁：打聽誰呀？

何：你會知道？

梁：何先生，我是道地的荷花港人。

何：啊——

梁：說說看，或許我知道呢！

何：說出來怪不好意思的。

梁：一位小姐？愛人，是不是？

何：不，不，一位小姑娘。不，不，從前是一位

小姑娘。

梁：她姓甚麼？

何：她姓——（很難為情）我忘了。

梁：怎麼連姓也忘了呢？

何：我祇記得她好像叫阿蓓。

梁：（大驚）阿蓓！

何：怎麼？你認識她？

梁：你再說下去。

何：我只記得她是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我是說

在那個時候。梳着很長的仔辮，一對大大的眼睛，噢，那對眼睛怪像你的。

梁：噢！

何：還有，我記得她家住在海傍街。

梁：（又驚）海傍街？

何：他家裏好像開的是一家診所。

梁：看病的診所？

何：你認識她？

梁：你打聽他幹甚麼？

何：沒甚麼，（很不好意思）我只想看看她。

梁：你和她很熟！

何：不熟，也可以說根本就不熟。甚至，甚至她老早就不認識我，一點印象也沒有了。

梁：你能認識她？

何：我——忘了她的模樣，恐怕也不認識她了。

梁：那找她幹嗎？

何：不幹甚麼。我不是說過了嗎，我只是想看看她，看她過得可好。假如她需要有什麼幫助的話，當然，她不會遇到這種事，她家裏是有錢人，我只是有這個心願罷了。

梁：你怎麼會想起她來的？

何：這個……這個……我不能告訴你。

梁：爲甚麼？

何：不爲甚麼，因爲——因爲沒有甚麼好說的。

梁：我想，我應該認識她！

何：你知道她現在那兒？

梁：那你得先回答我的問題。

何：那，那是個很長的故事，說起來怪不好意思的。

梁：你倒婆婆媽媽起來了，得了，快點說吧！

何：我得從頭說起，要不然，你一定以爲我有點神經病呢！

梁：好吧，從頭說起，我願意聽。

何：我是一個船務行老闆的兒子，我們的船是經常行走那條河的。

梁：我是管它叫大河的。

何：是的，大河。我也在坡上的中學唸過書，本來家裡的日子過得去。可是，我十五歲的那年，父親死了，母親跟着發瘋了，弄到家產給別人騙的騙了，佔的佔了，我也沒有法子再唸書，就在船上混了。

梁：那是別人的船了。

何：嗯！慢慢的我就變成了一個小流氓，整天跟壞人在一齊撈。有一年，大概是七八月吧，

梁：我跟着船來到荷化港。

何：那一年？你記得嗎？

梁：我記得是十二年以前。我那時候是廿二歲，

何：不，廿三歲。船到港口以後，我得了寒熱病，

梁：船上的人把我騙了下來，說是帶我去看醫生，

何：結果偷偷的把船開了，把我丟在一家診所的門口，

梁：那家診療所呢？

何：那家診療所呢？

梁：那家診療所呢？

何：那家診療所呢？

梁：那家診療所呢？

何：那家診療所呢？

梁：那家診療所呢？

何：那家診療所呢？

何：我記不起，我只記得是在巴利對面。那時天快黑了，我走了進去。那位醫生，我記得，紅紅的臉，彷彿喝醉了酒似的。他問我幹甚麼，我說是看病。他問我有沒有錢，我說沒錢，他就把我趕了出來。

梁：後來呢？

何：後來，我就躺在他家的騎樓底下。過了一會兒，從裏面走出來一位姑娘，她問我患了甚麼病，我就把病情告訴她。她說不要緊的，那是瘧疾，於是就給了我幾粒藥丸。她又說，她爸爸脾氣不好。她問我有沒有錢，在荷花港有沒有熟人。我說既沒錢也沒熟人，跟着她就脫下了一個指環，她叫我拿去變賣點錢好做路費回家。

梁：她脫下一個指環給你？

何：是的，一個很美麗的金成指，我收了下來，我連謝字也沒說一個，因為那時候我很生氣，其實，我沒說實話——

梁：沒說實話？

何：因為荷花港是我常來的地方，熟人多少總有幾個了，後來果然碰到一位父親的朋友，那個金戒指也就沒有換，一直帶在我身邊。

梁：後來呢？

何：後來，後來我就把她忘了，又開始了我的流浪生活，甚麼壞事都幹。不過，小姐，我所說的壞事並不是姦淫、打搶、走私那些勾當

，只是爭強好勝，酗酒打鬥。

梁：那你爲甚麼會坐監了呢？

何：有一次爲了保護自己而失手打死了一個人，給警方逮捕了，判了八年監。

梁：那麼，你怎麼又想起她——那個小姑娘來的？

何：你別忙，讓我慢慢說出來。起初坐監我很有耐，整天吵呀鬧呀，結果給關在一個人的監房裏。後來，我漸漸地學會了忍耐，我開始讀書了。於是，凡是我能得到的書就讀，大監房的書我差不多都讀過了。於是——呀，小姐，我有了知識。

梁：有了知識怎麼樣？

何：有了知識就有了思想。於是，我就思前想後，把我半輩子的事全想過了，我覺得沒有一件事值得留戀的。於是，我就懷疑，人活着究竟是爲了甚麼？於是我過了一段最困惑的日子，我幾乎自殺。

梁：自殺？

何：像你剛才那樣——

梁：別扯上我，你說你的。

何：有一天，大概是三個月前，我竟然想起了這件事，想起了那位姑娘，想起了那位姑娘，就好像發現了深山中的寶藏……你別見笑。

梁：這沒有甚麼好笑的。

何：於是，我就整天地想着她，想着她，想不到竟弄到一種沒法忍耐的程度，無法等到刑期

滿或是等提前釋放的機會，這種心情是別人所不能了解的。

梁：或許我能了解——

何：

於是，我明知犯變重罪，但我仍想盡方法逃獄。

梁：難道冒這麼大的危險，你就只爲了看看她？你懷疑什麼？（有點茫然）或許我把那個戒指還給她，或許，或許我告訴她，我這半輩子的經過，使她感到世界上的人並不如想像的那樣壞。或許她會覺得無意中做的一件事會影響別人的一生。或許她能看到一個人的改變而感到驕傲呢！

何：

或許她不承認這件事呢？

梁：或許——或許她已經死了呢？

何：

死了？她死了？——我從來不會想過。

梁：（逼近一點）或許她變了呢？變得很壞，很壞！

何：

不會的。

梁：（更逼近一點）或許她變成了一個娼妓，說好聽點，一個高級的應召女郎！

何：

（怒意）你胡說！

梁：或許她到處去做像這樣的人，或許她愛——

何：

（憤怒）閉嘴！你爲什麼要這樣侮辱她！她有什麼地方跟你過不去？你，你，你說！

梁：（歇斯里地大笑）哈哈……（笑聲戛然而止）

何：

（笑聲戛然而止）

梁：（旁白）兩個小時以後，客廳裏空無一人，顯得冷冷清清，夜深了，周圍也顯得靜得多了。（脚步声和開門聲）從大廳門口進來一個人，他就是潘浩昌，他已經有五十來歲了，肥胖但不顯得腫，上唇留着一撮小鬍鬚，戴着金絲邊眼鏡，穿着極爲考究，是個典型的紳士派頭人物。

（旁白）

第三場

哈！哈！哈！你這個傻子，你這個傻子！

梁：（笑變成了哭）哈！哈！哈！

急促而高亢的音樂急起。

第三場

潘：（輕喚）佩佩，佩佩，（大聲）佩佩，佩佩，佩佩！噢！（走到臥室門口）佩佩！（自言自語）也不在臥室，奇怪，那兒去了呢！叫來阿香問問。（唸唸有詞）奇怪，這麼晚了難道不知道我要來麼？

潘：

（喘着氣）潘先生，是您按鈴叫我？

潘：

你看見小姐了嗎？

潘：

怎麼？她不在嗎？

潘：

我問你啊？

潘：

剛不久我給她煮了粥，以後我就沒再來。

潘：

她不知道我要來嗎？

潘：

知道的。

潘：

你在電話裏是怎麼說的？

潘：

你在電話裏是怎麼說的？

潘：

你在電話裏是怎麼說的？

潘：

你在電話裏是怎麼說的？

潘：

你在電話裏是怎麼說的？

潘：

你在電話裏是怎麼說的？

潘：

你在電話裏是怎麼說的？

潘：

你在電話裏是怎麼說的？

潘：

你在電話裏是怎麼說的？

香：那時候她真的是躺在在床上，今兒不知怎麼的，一回來就躺在在床上，連晚飯也沒吃——

潘：你不是說她吃粥來的？

香：那是後來，不太久前的事。

潘：她可是生病？

香：是人不舒服。

潘：有沒有看醫生。

香：沒有。

潘：有沒有有人來過？

香：沒有。

潘：阿香！（盯着她）真的沒有有人來過？

香：（有點害怕，可是以堅持到底）沒有！

潘：阿香，你們別串通起來騙我。我問你，有沒

有電話？

香：沒——啊，有的，可是，小姐全都沒接。

潘：真的？

香：真的，她開照我無論是誰，她全不見，無論

是誰打來的電話，她全不接，因為——因為她要休息。

潘：那麼，好吧，你下去吧！

香：沒別的吩咐？

潘：有沒有熱水？

香：有的。

潘：（自言自語）我要洗個澡。噢，阿香！妳幫

我在附近看看，不過，不要出聲，你只好像好像不在意似的，假如你遇到小姐，你就

說我來了，只說這一句就可以了，妳懂嗎？

香：我懂，我懂！

（旁白）阿香下。音樂一小段。

（腳步聲）潘浩昌想先洗個澡再說，於是，他走進臥室

（腳步聲）拿出一堆衣服，突然發現上面

有一件囚衣，潘浩昌把它抖開，仔細一看，

嚇了一跳，他覺得很奇怪，這間房裡，怎麼

會有囚衣呢？沒錯，上面還有號碼，這到底

是怎麼一回事呢？他恐懼，他懷疑，有點不

知所措，突然他下了決心，跑回臥室，把囚

衣扔在一邊，他拿着毛巾和睡衣再從臥室走

出，走到洗澡間，敲敲門，跟着大踏步進入

，傳來一陣子嘩啦嘩啦放水聲。

角道上傳來腳步聲，門開了，洗澡間裡的人

好像很警覺似的，水聲立刻停了。

梁佩佩在前面，緊跟着是楊哲聲。梁佩佩好

像精神疲倦，又好像心不在焉，對楊哲聲是

毫無興趣的愛理不理，而楊哲聲呢，却追前

追後講個不停，他要娶佩佩，他要給她錢用

，她要佩佩結束眼前的生活方式，他甚至願

帶佩佩回他們的老家荷花港，但最後絲毫也

沒說服梁佩佩。

——音樂小小的一段

楊：那麼，再見了蓓蓓，願你保重！（腳步聲）

梁：再見。

梁：家？唉！

——手拍肩膀聲。

梁：誰？啊，我還以為是誰在背後呢！你嚇了我一跳！

潘：佩佩！對不起，對不起。

梁：你躲在那兒呢？

潘：我剛洗了一個澡。（認真地）佩佩，剛出去的那位先生是誰？

梁：我從前的一個朋友。

潘：應該說是從前的愛人——

梁：你都聽去了，還問甚麼？

潘：不，不，只聽到一兩句，不過，佩佩，你記得不記得我們當初的約會？

梁：記得。

潘：你知道不知道我今天會來？

梁：知道。

潘：今晚你是屬於我的——

梁：我——我知道。

潘：我並不是善於妬嫉的人，可是一個月只有一晚——一晚是例外。

梁：請你不要說下去了！

潘：怎麼啦？

梁：（情緒十分平靜）我想——我們的事可以告一個段落了。

潘：（誤會）對，對，我也感到這種方式太不正常了，應該正式地——

梁：不，不，我是——

潘：我知道，（阻止她）你聽我說，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前天，我看了一個醫生，他是剛從外國回來的，他說我的病，可以醫好，六個月保證醫到妥當。

梁：不，不，我不是——

潘：你聽我說，你現在可以嫁給我了，佩佩，我們到婚姻註冊署去，正式式的結婚。

梁：（平靜憐憫地）謝謝你，潘先生。

潘：（得意地）這才對呀！你要甚麼？汽車，洋房，山芭，股票，隨你的意思，我的乖乖，你怎麼不說啊！

梁：（嚴肅地）潘先生，你說完了嗎？

潘：（仍然誤會）噢，你讓我說是不是？好，我們在海濱買一幢別墅，我們到歐洲去度蜜月，我要讓你看世界，看看那花花世界，當然，要等我醫好身體，（野性暴發）我要完全佔有妳，你懂嗎？

梁：（平靜的音調）潘先生，你讓我說兩句話，好不好？

潘：（感到有點異樣）怎麼了？你說吧！

梁：我要離開這兒。

潘：你要離開？

梁：離開這個世界？

潘：現在可不是了，不是離開這個世界，而是離開這種生活，我要嘗試我能不能走出來。

梁：現在可不是了，不是離開這個世界，而是離開這種生活，我要嘗試我能不能走出來。

潘：現在可不是了，不是離開這個世界，而是離開這種生活，我要嘗試我能不能走出來。

梁：現在可不是了，不是離開這個世界，而是離開這種生活，我要嘗試我能不能走出來。

潘：現在可不是了，不是離開這個世界，而是離開這種生活，我要嘗試我能不能走出來。

梁：現在可不是了，不是離開這個世界，而是離開這種生活，我要嘗試我能不能走出來。

潘：現在可不是了，不是離開這個世界，而是離開這種生活，我要嘗試我能不能走出來。

梁：現在可不是了，不是離開這個世界，而是離開這種生活，我要嘗試我能不能走出來。

潘：現在可不是了，不是離開這個世界，而是離開這種生活，我要嘗試我能不能走出來。

梁：現在可不是了，不是離開這個世界，而是離開這種生活，我要嘗試我能不能走出來。

潘：現在可不是了，不是離開這個世界，而是離開這種生活，我要嘗試我能不能走出來。

梁：現在可不是了，不是離開這個世界，而是離開這種生活，我要嘗試我能不能走出來。

潘：（疑惑）佩佩，你說甚麼？

梁：潘先生，我要走了。

潘：你上那兒？

梁：荷花港。

潘：那裏？

梁：你不懂的，那是個小地方。

潘：妳不能去，佩佩！我不讓你去。

梁：謝謝你這兩年來的照顧。

潘：佩佩，我老了。

梁：你還沒有老！

潘：我很寂寞。

梁：你有那麼一大家人——

潘：是的，我有那麼一大家人，有兒有女，可是兒女全都大了，也全都飛了，至於那些手下人，那只是工作上的接觸，沒有情感的接觸，所以，我很寂寞。

梁：你應當想法兒去親近他們。

潘：當初我不去親近他們，現在是他們不來親近我了。

梁：你知道，你可以改變——

潘：太遲了！佩佩！我是專斷慣了的，因為專斷，使我在事業上有點小小的成就，但是，也因為專斷使我失去了家庭和朋友。現在，就算怎樣改變自己，也沒法子取得別人的同情，因為人家已經怕了，你懂嗎？

梁：嗯，我懂。

潘：所以——所以我想休息，過幾年快樂的日子，我要找回那失去了的愉快，找回那失去了的年青時代，（神秘地）佩佩，你知道，人是靠什麼生活的？

梁：（怔怔地）嗯？

潘：不是錢財，不是地位，而是感情，真真實實的感情，沒有附帶目的，不問結果的感情，這，這叫做什麼？

梁：（衝口而出）愛！

潘：對了，愛，這正是我所缺少的，我有的只是奉承、巴結、諂媚、討好，但都不是愛！所以，我現在抱了很大的決心，我希望你答應我，我會好好的照顧你，不，不，好好地愛你。

梁：（同情地）謝謝你，謝謝你的慷慨！

潘：那麼，你答應了？

梁：不，不，沒有，我沒有答應你。

潘：爲什麼？

梁：因為你從來不會想到過別人。

潘：我想到過的，以前，以前我不能給你幸福：所以我給你最大的自由，但是以後——半年以後——

梁：（揮嘴）我不是指這個，我是說：你從來只爲自打算，也就是你所說的——專斷。

潘：從今以後，一切依你就是，你需要什麼，我都給你，那怕是天上的星星，只是你不要走

（哀求地）我求求你，我是從來沒有求過人的。

梁：（堅決地）不，不，我什麼也不需要，我只要回我自己，從今兒個起，我就不再是屬於任何人的了。也不想再爲別人所佔有，我只是我自己的，我要照我自己的方式生活下去。

潘：（露出了猙獰的面目）甚麼？你這個妹子越來越會說話了，哼！至少——至少今晚妳是屬於我的。

梁：不，不，從今晚起！

潘：（露出市儈面孔）你知道我是幹那行的？

梁：公平交易，我同樣付過代價來的。

潘：可是，這個月的費用，一切你的費用？

梁：我可以歸還你，（大怒，在手袋中找，又在桌上找，找到了）拿去這本支票簿，（拋向

潘浩昌）除了還你的之外還有許多。

潘：（一步步向梁佩佩逼近，燃燒着原始的慾念）你倒說的好，講得容易，你知道我是幹甚麼來的？你逗得我太厲害了，你弄得我起火了！

梁：（害怕，一步步後退）你——你——，你要怎樣——？

潘：我要吃了你，你這個妹子，小娼婦，你這個爛貨，你又有了新戶頭，是不是？（在沒說完時，潘浩昌就一隻手扼着梁佩佩的脖子，

一隻手打了她一個嘴巴。）

梁：（掙扎）你敢動手打人。

潘：（像一隻野獸）你這驢貨，你這臭婊子！

梁：（力竭聲嘶）你放手，你——你放下。

——突然，何大勇從臥室衝了出來，一把抓住潘浩昌的衣領，另一隻手打了他兩個耳光。

何：你是人還是狗？

潘：（掙扎）你是誰？

何：（又打了一個耳光）你比狗還不如。

潘：（還硬着嘴）你敢打！你敢打！

何：你大概不知道甚麼叫做痛，是不是？我現在

讓你知道知道。（又一記耳光）

潘：（號叫）你打——你，別，別打了。

何：我今天你去見閻王。

梁：何先生，你別打他，他頂不住的，你放了他

吧！

何：哼，看在梁小姐的份上。（手一鬆，潘浩昌

倒在地上弄個四脚朝天。）還不爬起來，滾滾！

——

梁佩佩低聲哭泣。

何：梁小姐，你怎麼樣了？

梁：（哭）我沒有甚麼，沒有甚麼？

何：妳先到沙發上坐坐，啊，妳看，妳臉上給他

打的傷痕，好狠的東西。我要叫你痛個够。

梁：你饒了他吧，何先生，我沒甚麼，你別和他

計較。

潘：哼——（有新發現地）原來就是你，二五八

何：（習慣地回答）有！

潘（冷笑）嚇嚇！我以為是誰呀！原來是一個囚犯。

何：我是一個囚犯，不錯，但你是一條豬，你比豬還不如！

潘：（邪惡地）爲甚麼？

何：你看，你把她弄成甚麼樣子？

潘：嘿！是老太爺花錢買的，我愛怎麼樣就怎麼樣，這叫一個可以打，一個願意挨打。

何：（面前逼近）你胡說。

潘：你不信！你問問她。

何：（拿着支票簿，用手敲幾下）她把這本支票簿都給了你，她還够你的錢，我要你的命！

潘：（害怕、發抖）你——你——你餓了——

梁：梁佩佩從臥室奔出。

何：何先生，請你放開他。潘先生，這堆是你的衣服，你可以走了！

潘：（拿起衣服）走，我會走，我就走。（走到大廳門口，站住）姓何的，算你狠，算你厲害！有種的，你等着看，你別走！（大力關門，急走腳步聲）

——音樂小小一段

何：梁小姐，你真該歇會兒了。

梁：（憂傷欲絕）剛才的話你都聽見了。

何：真抱歉！

梁：那他來的時候有沒有進臥室呢？

何：有。我躲在牀底下，所以他沒發覺，後來，我很想走出來，我又怕使你不方便。

梁：（失望地）我正是他所說的那種女人，（歇斯地）我正是那種女人，他沒有錯，他買了我，他出錢買我的。

何：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你已經不是那種女人了。

梁：（發現曙光似地）你說甚麼？

何：我說你已經不是那種女人了。

梁：（試探地）且是我曾經是過的。

何：你不是說過你要離開這兒，而照自己的願望生活嗎？

梁：可是別人可不是這樣想的呀！

何：我覺得，梁小姐，這不是別人怎樣想，別人怎樣看待，而是自己怎樣想，自己怎樣看待的問題。雖然我不知道你的過去，但是我知道，我——我敢相信，你是奮鬥過來的。

梁：你說我是奮鬥過來的。

何：是的。妳是用生命奮鬥過來的，從死裏奮鬥過來的，因此——我和你相比，我不能不說是感到慚愧。

梁：（有一種難以掩飾的喜悅）甚麼？你感到慚愧？

何：？

梁：？

何：？

梁：？

何：？

梁：？

何：？

梁：？

何：？

梁：？

何：因為我也是奮鬥過來的，和我自己掙扎，我也像妳一樣，但是我却像個瞎子似的，我發現並沒有把過去的改掉，我沒有完全掙扎。

梁：何先生，你爲甚麼這樣想？

何：比如說，剛剛的事——

梁：（奇怪）剛剛的事？

何：是的，剛剛的事，妳知道，假如不是妳的阻止，我可能把那個傢伙打死的。

梁：爲甚麼？

何：爲甚麼——我說不出爲甚麼，我感到是很大的侮辱。

梁：你感到很大的侮辱？

何：他對你侮辱，我不知道爲甚麼，就像是侮辱了我自己似的。

梁：（一種無法掩飾的喜悅）真的？

何：所以當他打你的時候，就像打了我，於是我的老毛病又發作了，我那逞強好鬥的性子又犯了，我沒法子忍耐，我會活活的把他打死。

梁：（淚中帶笑）何先生，你說下去，我愛聽。

何：（有點迷惘）我不知道我有說錯了什麼？

梁：沒有，何先生，沒有，我從來沒聽過這樣好聽的話。真的，在我這半生中，我從來沒聽過的。

何：所以我覺得，我並沒有埋葬過去的我，我仍然是過去的我！梁小姐，我很慚愧！

梁：不，不，何先生，你並不慚愧！

何：我很難過，因爲七年的牢獄並沒有把我改變過來，所以，現在我改變了主意——

梁：改變主意？

何：是的，我想回去——

梁：回你的家？

何：不，我是說再回到大監房裡去，我要好好地想一想，好好地改一改，不過，這一趟我並沒有白來——

梁：你要回去？

何：是的，我立刻回去向監獄長認錯，但是，我要特別的謝謝妳！

梁：你謝謝我？

何：是的，因爲你給我一個很好的榜樣。

梁：（不知失望還是喜悅）我——我……我——

何：是的。不知道我能不能麻煩你一件事？

梁：什麼事？

何：我聽說你要回荷花港去？

梁：是的，我說過的。

何：可以不可以麻煩你，假如——假如你找得着的話，可以不可以把那個戒指還給那位——那位阿蓓姑娘？

梁：你打算自己送還他嗎？

何：不，我先前的那種想法，事實上，事實上是很有趣的。我是一種絕望的人，你知道？是

一種絕望的人的幼稚的，幼稚的衝動。

梁：可是我一點都不覺得可笑——

何：那是因爲你同情我，可是別人不會這樣想。

梁：假如找到了，你要我跟她說甚麼嗎？

何：我想，你隨便說甚麼好了，因爲——，我沒有甚麼可以隱瞞的，大部份的事情，你全知道了。

梁：假如我找不着呢？

何：那麼——，那枚戒指就算我送給你的（覺得不妥）不，不，就——就留在你那兒好了。

梁：好吧。

何：戒子放在那個衣服包裹裏，我去拿。（走進臥室）

——輕輕地音樂响起那首荷花港小調，佩佩隨着調兒輕快地哼着：

荷花港有位荷花仙子，

仙子是個嬌滴滴姑娘，

荷花飄來飄去在河上，

小姑娘却嫁到那城裏廂。

何大勇從臥室走出：手裏拿着個戒指。

梁：慢點！

何：爲甚麼？

梁：你看看，你看看戒指的裏面——噢，看不清楚是嗎？你到檯燈底下看就看見了，（脚步声，開檯燈聲）對了，是不是寫着：「蓓蓓

十五歲生辰，長命富貴」幾個字。

何：（仔細看）好細的字，——啊！妳——你——你就是——你就是她——（手發抖，戒指掉在檯上聲。）

梁：（走過來，拿起戒指）你沒有想到吧！

何：（失常地）我說了甚麼，我——我——我做了甚麼——我——梁小姐。

梁：從現在起，我不姓梁了，我姓方，我叫方蓓蓓，你叫我方蓓蓓。

何：方小姐，方——蓓——蓓——

梁：（逼近）我問你，你有沒有討厭蓓蓓？

何：我——我只討厭我自己。

梁：（真摯地）假如你不討厭的話，把你的手伸出來。你看，套在你的手指上美嗎？它現在

是屬於你的了，她真正屬於你的了。

何：蓓蓓，讓我看你，我不相信世界上有那麼巧的事情，我不相信真的會有奇蹟。

梁：有的，有的，我相信。

何：可是，現在，現在我相信了！（喃喃地）我的可憐的蓓蓓。

梁：不，不，她不再是可憐的蓓蓓，她是幸福的蓓蓓。

何：（喃喃地）幸福的蓓蓓，幸福的蓓蓓。

梁：（平靜地）現在你聽我的，我們的時間已經

不多了！

何：（沈醉在一種迷惘之中）爲甚麼？

梁：假如來得及的話，我明天一早趕頭班火車就走，不過，在走之前，今晚我先送你回去。

何：妳是說送我回大監房。

梁：是的，我在荷花港等你。

何：妳等我那樣久——

梁：我能等，那怕十年，一百年，我都能等。

何：不，我不會讓你等那麼久的。

梁：你我說，我回到荷花港去，我在那兒等你，

我現在甚麼也不怕了，我再也不怕人家罵我，甚至指着鼻子罵我——

何：（堅定地）我不會讓別人罵你的，也不能讓別人欺負你。

梁：我們要學習忍耐與等待。

何：是的，我們要學習忍耐與等待。

梁：——遠處傳來汽車聲。

梁：真的沒有太多的時間了，或許等會兒警察就要來了。我想，潘浩昌會向警方報告的。

何：現在我還怕甚麼？

梁：但是我不希望你給警察逮捕，我們要先趕到大監房向監獄長認錯自首。

何：是的，我們自己去。

梁：我們既然改過自新，就要守法！

何：那麼，我們走吧！

梁：你的東西？

何：我有甚麼？除了你，只有這個小原子袋了。來，讓我來拿，我覺得我不是送你去監獄。

何：不是去大監房？

梁：我是送你去作一次長途旅行，把你的手挽着我，啊！對了，要像一個太太送丈夫似的。

何：那麼，那有讓太太拿行李的道理，還是我拿吧！

梁：走吧！

何：走。

——他們挽着手，一步一步從大廳門走出。

——响起一陣急促而高亢的音樂。

——樂聲戛然而止。

——警車聲，警笛聲大鳴。

——完！

盼

曠中玉

七月無痕 鵲橋無踪

森森銀河啊有侶飲無盡的蒼茫

迎來八月 而八月圓圓的明鏡裏

也未嵌入心暖着心的儼影

而彩虹路盡是晶圓圓的凝眸

尋夢者啊 在孤清的鳳凰木下

猶夢見虛掩着的滿園繽紛

飛上了伸展更伸展的嚮往的枝頭

蕉風日記

黃崖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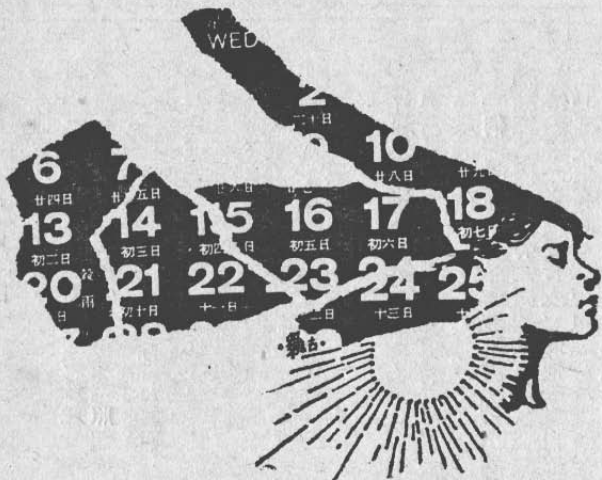
十一月一日

六七年沒有生過大病，今天突然發高燒，服下經常用來抵抗病魔的「可力斯定」，竟不發生效力，只好請醫生打了一針。

躺在床上，無意間想起「現代文學」，覺得一個患熱病的人的感受，與現代文學作品中所表達的內容，很有相似的地方。越想越覺得有趣，我想我的這個發現與事實不會有甚麼距離。

十一月四日

在病榻上已經躺了三天。在這三天中，我的思想一直在環繞着「自己」，我回憶着自己的過去，看看自己的現在，也預想着自己的未來。我很少能夠這麼接近自己。在這個時候，我對人生，對世界有一種與平常不同的看法。過去，我對某些歐美現代有名的作家有若干誤解，現在，這些誤解可說是消除了。現代作家所重視的是人的存在，他們相當能夠堅持這個原則，而在我們當中有些人（包括我自己）雖然也常常喊「人的存在」，但我們常常是連自己也不存在。這次生病，使我有一次真正的接近自己，探索自己，發現了自己的存在。這實在是非常有意義的。



十一月五日

新加坡吳青亭來信：

「文學應該是多姿多采的，作為文學一環的新詩也不例外。『蕉風』不宜強調『現代詩』，必須盡量容納新詩的各家各派；這也是爲照顧廣大讀者的欣賞水平，人各有志，胃口不盡相同。」

這看法和我向來的主張是相同的。

我這一次生病，使我感最痛苦的是：甚麼氣味，我聞到的都是同一個氣味；甚麼菜，我嘗起來全是同一個味道。這件事令我煩死了。我想，要是這種情形維持一個月，那我不死也活不下去了。

轉過頭來看文壇，情形也是一樣。如果文壇只是一家一派的作品，讀者不煩死氣死，那才是怪事！我向來沒有一心一意的擁護文壇上的那一家那一派，也不會全力批評某家某派，我認爲凡是文學上的任何一個派別，都有其存在的價值。我所極力反對的是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偽文學」——在本邦最明顯的例子是主張文學服從（附屬）於政治的那一派。

十一月六日

新加坡零零來信：

「我認爲一個人若是身體健康，那麼他（她）便應該感到滿足了，大可不必羨慕那些富翁，或者『全世界最美的女人』。不是嗎？」

「倘若得到全世界的財富所須付出的代價健康的話，那麼，我寧可做一個吹着口哨工作的健康的窮補鞋匠。因爲唯有健康的人才能夠真正享受到人生的樂趣——不論是物質上的或精神上的樂趣。」

零零一定是年青人，而他一定自己在生病。

一個人生病時，唯一的慾望是身體健康，可是，等到病癒後，他決不能滿足於他已獲得的健康，他會有許多許多新的慾望。這是人性！

作爲一個文藝作者，必須要深入的去探索人性，然後他才能夠寫出有永久性和普遍性的作品。一個星期來，我的日記一直記敘與病有關的東西。再寫下去，自己也要感到單調乏味了。

十一月十七日

有兩位青年作者來看我，他們很自卑，甚至對馬華文壇也抱悲觀的看法。

「我們的作品實在太差了！」A君感慨地說，B君附和着。

「你們看過馬來作家的作品嗎？」我問。

「看過的。」他們回答。

「你們看過香港和台灣的華文作品嗎？」我又問。

他們點點頭，還說：「看過很多。」

「那麼，你們應該對自己的寫作有信心了。」我說：「事實上，一般馬華作者的水準並不低，不過有些人很容易感到自卑，因為他們一直認為馬華文壇是中國文壇的殖民地。這種思想是極端錯誤的，僑民文學的階段早已隨着我國獨立而成爲歷史陳跡了，今天，馬華文壇是獨立的，而有它的一定地位的！我們的作品有我們的特色和價值，實在不用感到自卑。有人以爲香港和台灣的文壇勝過我們的，但我們必須注意一個事實：那邊是華人的聚居地，他們有較多的華文文藝寫作者，文壇繁榮是理所當然的事，並不值得驕傲！」

十一月十日

有幾位朋友告訴我，他們很愛看溫梓川兄寫的「文壇憶舊」，我有同感。從「文壇憶舊」中，我們可以看到本世紀中國文壇最熱鬧時期的情形，看那些文藝工作者的優衝優幹，我們獲得鼓勵不少。

假如馬華文壇也能有這麼多優衝優幹的人，也一定會搞得驚天動地的。

十一月十一日

今天，吉隆坡師範學院有一個辯論會，我受邀充數做一個評判員。在辯論會後，有一個座談會，在座的同學提出很多有關文藝創作的問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他們不但關懷馬華文壇，而且對馬華文壇的情形也十分熟識。在他們提出的問題中，比較重要的有：

- 一、近年來，有不少人爭論文學作品「馬來西亞化」的問題，我們對這個問題應該採取甚麼態度？
- 二、馬華的新詩人應該向那一方面努力？新詩有沒有前途？
- 三、馬來西亞的社會能不能負起培養文藝作家的責任？

十一月十四日

收到新加坡愛同學校校長許鍾祐先生寄來該校新出版的「愛同學生文選」一冊，其中選有詩文近

一百篇，洋洋大觀。以一個小學校，能够出版這麼像樣的文集，實在令人驚嘆。看完該書之後，發覺該校學生的寫作水準可與許多中學生比較。這決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們不難想像到該校的教師在講授華文方面，指導作文方面，鼓勵課外閱讀和寫作方面，都曾切切實實的盡了他們的責任。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也非常實際的模範。愛護華文教育單單喊口號是不够的，必須要付諸行動才能算數。有幾位在教育界服務的朋友曾對我談起，如果華校的華文教師真能盡責任，學生的華文水準是不會低落的。看了「愛同學生文選」，我想這幾位朋友的話說得很有道理。

十一月十六日

梁園從吉打來信：

「我想向你建議，召集全馬作家，組織『馬華寫作者俱樂部』，或『馬華筆會』，以便集合力量，進行馬華文藝運動。最好是召集年青一輩，他們更有活力！如果可能，出版中巫文字之文藝刊物，表示主人翁之姿態！」

十一月十七日

我個人是不贊成「組織」的，因為，「個人」很容易消失在「組織」中。我也不贊成「運動」，因為，「運動」常常會產生甚麼文藝路線或文藝政策。這兩者，對文藝創作都是最大的傷害。

但是，在某一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有「組織」，也可以有「運動」。我們可以稱之為「緊急狀態」。時期。非到不得已，不能宣佈「緊急狀態」，緊急狀態過後，便得宣佈結束緊急措施。

在我看來，馬華文藝復興，最重要的是每個文藝工作者的個人覺醒，個人不能覺醒，甚麼事情都難做好。目前馬華文壇的最大危機，可說是「信心」的問題。作者沒有「信心」，讀者沒有「信心」，「哀莫大於心死！」你說可怕不可怕？

十一月二十日

前天來檳城，今晚搭夜車返隆。溫梓川兄送我到北海的新火車站。我們談了許多中國老作家的軼事。我談起了黎烈文、靳以（已故）、王西彥（最近在大陸被清算）、黃源……等等。梓川兄談起了郁達夫、陳源、蘇雪林、凌淑華……等等；後來他提起了幾位以前在中國文壇的作家，他們原來都是馬來西亞人，目前也都在本邦居住；這的確是一個內幕消息。我感到很奇怪，為什麼十多年來我們都沒有見到這些作家的作品呢？